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蘇聯猶太人之研究—革命家、受害者與移民

A study of Soviet Jewry: revolutionaries,
victims and emigrants



指導教授：林永芳 博士

研究生：游箴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

謝辭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眼間，碩士生涯即將畫上句號，回首將近兩年在政大俄羅斯研究所就讀的日子，不只拓寬我的視野和眼界，也讓我更加確立人生目標以及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

我想要將這篇論文獻給最支持和最愛我的父母—游承諭和林芝青，魷魚和青青溫暖的關心成為我完成論文的主要動力，若沒有他們的鼓勵和陪伴，此篇論文將難以完成，另外，也要謝謝我的弟弟—游恩皿，願意把新買的電腦借給我寫論文，使我的寫作效率飆升，皿皿也時常在我心煩的時候，陪我聊天和打架讓我壓力瞬間解除，謝謝我最棒的魷魚一家人，我愛你們。

此篇論文能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的就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林永芳博士，永芳老師不只帥氣還很有耐心，在寫作過程中，給予我許多珍貴的建議，也教導我如何進行訪談，並分享其學術研究與處世之道，永芳老師，謝謝你！此外，也要特別感謝趙竹成與陳家韓老師，在百忙之中，擔任我的論文口試委員，不只給予我許多寶貴建議，還提供書單讓我的論文更加精彩且完整。

在此特別感謝我最要好的俄研拍檔—顏思嘉，雖然我們常常一起說玩笑話，但是你卻總在我需要安慰或意見的時候成為我的心靈導師，給予我滿分的支持，未來畢業後請繼續多多關照。在這邊還要感謝俄研四帥李寧、松宏、國仲、承諺，謝謝你們時常關心我的近況以及給予我在學術研究上正確的方向。另外，還要謝謝Alina、資閔、雅涵、向恩、紹恩、長育、昭敏、品萱、芝瓊、毓婷、佳恩、安儀，在我人生遇到瓶頸或困難的時候，在身旁陪伴、支持和逗樂我。

最後，我要感謝上帝，祂的恩典總是夠我用，將榮耀和頌讚都歸給祂。

中文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蘇聯時期的猶太人，在這段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中，蘇聯猶太人經歷了各種不同方式的統治，同時，也發生許多徹底改變蘇聯猶太人一生的重大事件，本文將重點探討其中三個影響蘇聯猶太人最深遠的事件—猶太人與1917年俄國革命、史達林統治後期大規模整肅境內猶太人以及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

1917年在推翻沙皇政權的二月革命中，可以發現許多猶太人的蹤影，他們參與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脫離沙皇時期被歧視和逼迫的命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黨接掌政權，猶太人原以為可以開啟嶄新的生活，但是，接替列寧之位的史達林卻在執政最後幾年大規模的整肅境內猶太人，那段日子被蘇聯猶太人稱為黑暗年代，史達林死後，整肅猶太人的行為才告一段落，但是，此時期被逼迫的記憶已深深刻在蘇聯猶太人的心版上，許多猶太人對蘇聯感到失望，並決定移民至國外。1970年代蘇聯政府放寬對境內猶太人的移民限制，大批猶太人移民至國外，截至1979年底，僅短短十年的時間，已有超過二十萬名猶太人移民國外，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其實，蘇聯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會直接影響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的態度，自1980年起，蘇美關係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而迅速降至冰點，蘇聯政府決定關閉移民大門，造成198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銳減，一直要到1987年蘇聯政府宣布放寬對境內公民的移民限制後，大批蘇聯猶太人才又再次開始移民至國外，並一直持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

關鍵字：蘇聯猶太人、俄國革命、列寧、史達林、蘇聯猶太移民潮

Abstract

In less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the Soviet Jews suffered different ways of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many events tha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life of the Soviet Jews.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re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events affecting the Soviet Jewry—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the massive purge of Jews in the late Stanley, and lastly, The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70s.

Many Jews participated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They wanted to separate from the fate of discrimination during the Tsarist period.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party led by Lenin took over the regime. The Jews thought they could start a new life. However, Stalin, who succeeded Lenin, did a large-scale purge of Jews in his last few years of ruling. Those days were called Dark Years by the later Soviet Jews. The memory of the Dark Years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ir hearts. Many Jews we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decided to emigrate abroad. In the 1970s, the Soviet government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emigration of Jews, and a large number of Jews emigrated to other countries, forming of The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irectly affect the attitud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o Jewish emigration. Since 198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rapidly dropped to the freezing point due to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Soviet government decided to close the door of emigration. As a result, the population of Jewish emigrants from Soviet Union dropped sharply in the 1980s. Until 1987,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relaxation of emigration restrictions on domestic citizens. A large number of Soviet Jewish continued emigration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Key words: Soviet jews, Russian Revolution, Lenin, Stalin, The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6
第五節 章節安排.....	27
第貳章 蘇聯猶太人—革命家.....	28
第一節 俄國猶太人與沙皇政權.....	29
第二節 猶太人與1917年俄國革命.....	41
第三節 列寧對猶太人之看法.....	56
第四節 小結.....	63
第參章 蘇聯猶太人—受害者.....	65
第一節 二戰前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	66
第二節 二戰時期史達林的猶太政策和猶委會的貢獻.....	75
第三節 二戰後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過程和原因.....	83
第四節 小結.....	94
第肆章 蘇聯猶太人—移民.....	96
第一節 蘇聯猶太移民潮.....	97
第二節 蘇聯猶太人移民動機.....	111
第三節 蘇聯猶太移民潮成因與影響.....	122
第四節 小結.....	131
第伍章 結論.....	134
參考文獻	140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下簡稱蘇聯）雖然只有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但是在這段期間蘇聯猶太人（Soviet Jewry；Советские евреи）卻經歷了各種不同方式的統治，同時，也發生許多徹底改變蘇聯猶太人一生的重大事件，例如：1917年俄國革命、史達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整肅境內猶太人以及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Евре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из СССР с 1970 года）等等，以上事件都是本論文將探討的重點。

在基輔羅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時代，猶太人和當地人和平相處，此時期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不存在著對猶太人的歧視或不滿，但是，到了沙皇時期，俄國的反猶傾向日益加重，到了18世紀後期，俄國境內猶太問題變得更趨複雜，葉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與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政府三次瓜分波蘭，¹而其中，又屬俄羅斯帝國佔領的土地幅員最大，因此，原本生活在波蘭的猶太人²大部分都落到了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下，使得俄國在一夕之間增加約五十萬名猶太人，1791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劃定一區域並將之命名為「猶太人定居點」（Pale of Settlement；Черта оседлости）³，甚至在定居點周圍設立柵欄，目的是隔離猶太人，避免他們和俄羅斯人接觸，猶太人必須改信東正教才能離開猶太人定居點。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廢除農奴制並實行許多改革，他放寬對境內猶太人在教育、職業和地域上的限制，因此許多猶太人遷居至俄羅斯各大城市開始從事貿易，此時，因為猶太人擅長經

¹ 三次瓜分波蘭時間分別是 1772 年、1793 年和 1795 年。

² 18 世紀生活在波蘭的猶太人非常多，因為波蘭國王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在位期間曾鼓勵猶太人移至波蘭，甚至提供特權給定居波蘭的猶太人，目的是希望藉由猶太人精湛的技術或經商手段，促進波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因此，從 14 世紀中期開始，波蘭的猶太人數量就不斷增加。

³ 猶太人定居點於 1791 年 1 月設立，直到 1917 年 3 月才廢除。

商的天性，很快就累積起財富，再加上猶太人會放高利貸給當地居民以此賺取暴利，種種行為都激起了俄國人民的反猶情緒。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後，俄國猶太人的命運急遽惡化，官方和民間聯合排擠猶太人，屠猶事件層出不窮。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俄羅斯帝國境內的猶太人高達500萬，約佔當時世界猶太人數量的40%，⁵而這些猶太人在俄羅斯帝國被推翻後，就成為了蘇聯猶太人。

猶太人對蘇聯當局來說一直是個難解的習題，蘇聯歷任統治者對猶太人的態度都不盡相同。在列寧（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時期，他發佈「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此宣言賦予蘇聯境內所有民族平等權以及自由權，猶太人原以為：終於可以結束被歧視和逼迫的日子了！但是，結果終究不如他們所願。史達林上任後，蘇聯猶太人的惡夢正式開始，雖然他曾對猶太人釋出善意，並在1934年宣布設立「猶太自治州」（Евре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⁶，但是在史達林統治的最後幾年，開始大動作整肅境內猶太人，1948～1953年，數以千計的猶太知識份子、科學家和國家官員遭到無情的審訊，還公開受到嘲弄甚至被槍斃，⁷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整肅猶太人的行為才告一段落。1955年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Хрущёв）上任，他對猶太人實行更嚴厲的俄化政策，並強迫蘇聯所有人民以俄語溝通，在1964年赫魯雪夫統治的最後一年，蘇聯政府首次批准境內4667位猶太人⁸以家庭團聚為名移民至以色列，⁹到了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逐年增加，短短十年內已有超過二

⁴ 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1。

⁵ Mordechai Altshuler, *Soviet Jew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1987), p. 53.

⁶ 猶太自治州現今依然存在，位於俄國遠東地區，是俄羅斯唯一一個自治州。

⁷ Jonathan Brent & Vladimir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p. 94.

⁸ 此處的4667位猶太人大多屬於老年人。

⁹ Zev Katz 著，費孝通譯，**蘇聯主要民族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540。

十萬名猶太人移民國外，¹⁰蘇聯猶太移民潮就此形成。蘇聯解體前幾年，境內猶太移民人數再度大幅增加，1989年約有71000位猶太人離開蘇聯，到了1990年移民人數更是飆升至184000人，¹¹從1970～1991年蘇聯解體期間，總計高達約七十萬名猶太人離開蘇聯。¹²

藉由研究蘇聯猶太人的歷史，可以更加了解蘇聯當局處理民族問題的手段，另外，也可以觀察出：蘇聯和世界列強的互動關係，史達林和布里茲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都曾利用境內猶太人向美國談條件，所以，此論文範疇不僅僅是民族問題研究，還跨足到國際政治領域。在2012年筆者曾到美國參加一個聖經夏令營，特別的是，這個夏令營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經過交流後，發現有許多人的父母都是曾在蘇聯生活的猶太人，後來才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國等地。另外，在筆者碩一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任教的外國教授，他曾說：雖然他在加拿大長大，但是他會一點俄文，因為他的父母曾在蘇聯生活過。以上種種都引起筆者的研究動機，並想要對蘇聯猶太歷史一窺究竟。

以下為本論文欲探討之問題：

- 一、猶太人在1917年俄國革命和列寧執政時期的布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 二、史達林統治時期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以及最後幾年整肅猶太人的歷程和原因為何？
- 三、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歷程、形成原因及影響為何？

¹⁰ Victor Zaxlavsky & Brym Robert,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p. 1.

¹¹ Zvi Gitelman,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1991), p. 155.

¹² Laurie Salitan,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p. 183.

Robert Cullen, "After the Summit: Soviet Jewry,"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15 (1986), p. 260.

Zvi Gitelman, op. cit., p. 155.

筆者透過以上文獻經自行加總後得出總數約七十萬人。

本文認為：猶太人參與1917年俄國革命主要目的不是要提升自身民族的影響力，更不是要創建猶太人統治，而是想要獲得較高的權力，並擺脫原先在沙皇時代被歧視的命運，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Большевики）（以下簡稱布黨）主張政經改革並重視基層人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布黨提出：任何人都可以入黨，代表著各族平等，一視同仁，所以，當時有一些已被俄化的猶太高知識份子選擇加入布黨，後來他們成為黨內核心人物並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針對史達林執政後期整肅猶太人之行徑，筆者的看法為：史達林的反猶行為，純粹是其政策所需，當時史達林認為蘇聯境內的猶太復國主義人士正在和美國聯手準備除掉蘇聯，其統治地位因此受到威脅，所以，他開始整肅境內猶太人，史達林死後，迫害猶太人的行為才告一段落，當時許多優秀的猶太高知識份子都被判刑甚至慘遭殺害，筆者認為這是蘇聯巨大的損失。另外，倖存的猶太人也不再相信蘇聯，許多人在1970年代紛紛逃離蘇聯，移民至國外。

1970年代許多蘇聯猶太人移民至國外，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筆者認為：蘇聯官方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國內外壓力所造成的結果，另外，蘇聯官方也希望透過准許猶太人移民來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取得資金援助，從1970～1991年共計約七十萬名猶太人離開蘇聯，對蘇聯經濟、藝術和文化層面都帶來不小的衝擊。

目前國外有許多研究蘇聯猶太人的著作，這些文獻大多屬於個別式探討，即針對其中一個和蘇聯猶太人有關的事件做深入的探討，欠缺統合整個蘇聯時期猶太人的相關文獻，因此，筆者決定統整這些文獻，對蘇聯時期的猶太人做

一個完整探討，藉由此研究大致了解蘇聯時期猶太人的生活與所經歷的重要事件。此外，透過本文可以更加理解蘇聯的民族政策、蘇聯領導人的外交手段以及蘇聯解體原因，同時，也可以理解蘇聯身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是如何處理民族問題，在國家處理民族問題時得以當作借鏡，另外，臺灣在研究蘇聯猶太人之文獻相對較少，更不用說綜觀整個蘇聯時期猶太人的研究，因此，研究蘇聯猶太人在學術和政策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西方以及俄國擁有許多對蘇聯猶太人相關議題探討的專書或期刊論文，但是，臺灣以及中國大陸對此議題的研究相對較缺乏，所以，筆者參考的文獻大多是俄文以及英文。

蘇聯解體前，由於資料取得不易，因此學術上研究蘇聯猶太人的文獻非常有限，而且往往都是回憶錄或日記等帶有個人色彩、無法經考證的文獻。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俄羅斯人民終於脫離高壓專制政權，並且能享有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此時期，許多前蘇聯保密的歷史檔案也隨之公開，因此，西方和俄國許多學者開始研究蘇聯猶太人的歷史，並撰寫成專書出版，這些文獻對此篇論文的助益非常大。

筆者將過去研究蘇聯猶太人之文獻依事件分類，可概括分成四大類，分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中猶太人所扮演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後，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原因與動機、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歷史背景與其原因、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形成原因。

一、1917年俄國革命中猶太人所扮演的角色

1917年俄羅斯人民經歷了兩個重大事件：二月革命（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和十月革命（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這兩個革命都是由布黨所領導，在十月革命中，列寧帶領布黨推翻克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Керенский）所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從此，布黨接掌原先俄羅斯帝國的疆域並統治俄國直到1991年。

關於猶太人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相關文獻可以大致分成兩類：

第一類文獻的作者們大都贊同「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Jewish Bolshevism；Те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аговора евреев）¹³之觀點，認為猶太人主導俄羅斯革命並試圖藉由布黨來操控俄國政權，目的創建猶太人統治，此外，有些文獻還提到：猶太人統治俄國只是第一步，接下來他們會將爪牙伸向德國，因為猶太人最終目的是：統治世界。以下為代表文獻：

〈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的猶太人角色與俄羅斯早期蘇維埃政權〉（The Jewish Role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s Early Soviet Regime）¹⁴，作者為韋伯（Mark Weber），他在此篇文章中提到：在布黨從俄羅斯帝國手中奪取政權的過程，俄國猶太人扮演了關鍵角色。

《20世紀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20th Century）¹⁵，作者為德國納粹的思想領袖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首位提出並宣導「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概念的人。

美國歷史學家拉帕珀特（Louis Rapoport）也曾在其作品《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戰爭》（Stalin's War Against the Jews）¹⁶中提到：在列寧的統治下，猶太人參與了俄國革命的各個方面。

¹³ 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支持者主張：猶太人是俄羅斯革命的主導者，並將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黨畫上等號。

¹⁴ Mark Weber, "The Jewish Role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s Early Soviet Regime,"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No. 1 (1994), pp. 4-22.

¹⁵ Alfred Rosenberg, *The Myth of the 20th Century* (Lutterworth: Black Kite Publishing, 2017).

¹⁶ Louis Rapoport, *Stalin's War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在《俄羅斯的鐵器時代》(Russia's Iron Age)¹⁷中，錢柏林(William Chamberlin)提到：1940年代許多美國人相信：俄羅斯革命是由猶太人主導，而從革命的第一天起，猶太人在布黨和蘇維埃政府中就發揮主導作用。¹⁸

《俄羅斯—來自美國大使館的報告(1916-1918)》(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1916-1918)¹⁹一書中提到：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弗朗西斯(David Francis)曾在1918年1月向華盛頓發出警告，他說道：布黨的領導人中，猶太人佔很大的比例，這些猶太人不在乎俄羅斯或其他國家，他們是國際主義者並試圖展開世界性社會革命。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寫的文章〈猶太復國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一場關乎猶太人民靈魂的戰鬥〉(Zionism versus Bolshevism: 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Jewish People)²⁰中提到：這些無神論的國際主義猶太人在俄羅斯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列寧以外，布黨的領導人物大多是猶太人。²¹

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My Struggle)²²和希特勒的導師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所著的《從摩西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阿道夫·希特勒

¹⁷ William Chamberlin, *Russia's Iron Age* (Whitefish: Literary Licensing LLC, 2012).

¹⁸ Давид Шу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850-ых—1920-ых гг.* (Москва: Новый Журнал, 1969), С. 353.

¹⁹ David Francis,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1916-1918* (New York: C. Scribner, 1921).

²⁰ Winston Churchill, "Zionism versus Bolshevism: 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Jewish People," *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 (8 Feb, 1920), p. 5.

²¹ 2011年5月位於莫斯科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一批新解密的檔案，其中包括列寧姐姐烏里揚諾夫(Анна Ульянова)寫給史達林的信，信中提到：他們的外祖父布蘭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анк)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人，為了躲避迫害和爭取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改信基督教，但是列寧一直隱瞞自己有猶太血統的事實，列寧過世後，烏里揚諾夫要求公開列寧有猶太血統的事，以扭轉反猶太意識興起的趨勢，史達林不認同，還命令烏里揚諾夫不能透露此事。直到2011年列寧擁有猶太血統一事才曝光。詳見：Мансур Мирвале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музей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еврейских корнях Ленина,"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https://inosmi.ru/history/20110524/169790051.html>, Accessed: Jan 6, 2018.

²² Adolf Hitler, *My Struggle* (Scotts Valle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6).

與我的對話》(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 A Dialogue Between Adolf Hitler and Me)²³，這兩本書中都提到猶太人在俄羅斯革命及布黨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在不遠的未來，猶太人將會把爪牙伸向德國，最終統治世界。

第二類文獻則主張：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猶太人並沒有想藉由布黨來壯大自身民族的影響力，此外，有些文獻還提出：不僅猶太群眾，甚至個別猶太人都沒有在俄羅斯革命或在推翻沙皇政權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以下為代表文獻：

《俄國政治家(1850-1920)》(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850-ых—1920-ых гг.)²⁴，作者為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家舒布(Давид Шуб)，他在書中提到：在布黨中擔任重要職位的猶太人，如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和加米涅夫(Лев Каменев)等人曾說過：「我不是猶太人，我是國際主義者(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他們除了猶太血統外，再也沒有其他與猶太相關的連結，²⁵所以舒布認為：這些擔任重要職位的猶太人並未想藉由布黨來壯大自身民族的影響力，更沒有要發起世界性革命或創建猶太人統治。

歷史學家繆勒(Jerry Muller)撰寫的《資本主義和猶太人》(Capitalism and the Jews)²⁶一書中提到：雖然許多猶太人參與俄國革命，但是如果說他們參與革命的目的是要發起世界性社會革命或創建猶太人統治，就是神話而非現實了。

²³ Dietrich Eckart, *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 A Dialogue Between Adolf Hitler and Me* (Hillsboro: National Vanguard Books, 1999).

²⁴ Давид Шу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850-ых—1920-ых гг.* (Москва: Новый Журнал, 1969).

²⁵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72-373.

²⁶ Jerry Muller,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在上述文獻中，筆者傾向支持第二類文獻之觀點，生活在20世紀初期尤其是居住在城市地區的猶太人已有很大的比例被俄化，許多富有的猶太人會送他們的孩子進入俄羅斯中學，畢業後便進入俄羅斯大學學習，在求學過程中，猶太人漸漸被同化成俄羅斯人，統計數字指出：1890年在聖彼得堡居住的猶太人中，有28%認為俄語是其母語，在1900年此數字上升至36%，在1910年更是達到42%，而認為其母語是意第緒語²⁷的俄國猶太人比例則下降至54%，²⁸從數據可以明顯看出許多猶太人已被俄化，在這些被俄化的猶太人中，高知識份子所佔比例最高，而參與俄國革命並擔任布黨重要職位的猶太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索科利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 Сокольников）等人，都是屬於高知識份子，自然的他們被俄化之程度也較高，猶太血統對他們來說意義並不大，所以筆者認為：他們參與俄國革命的目的並不是要提升自身民族的影響力，更不是要創建世界猶太人統治，而是單純想要獲得較高的權力，並擺脫原先在沙皇時期被歧視的命運。

但是，在第二類文獻中，筆者無法同意其中一本書的看法，舒布曾在書中提到：不僅猶太群眾，甚至個別猶太人都沒有在俄羅斯革命或在推翻沙皇政權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²⁹筆者認為：在1917年俄國革命中，猶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十月革命的前兩週，列寧在彼得格勒進行秘密會議，會議中，有四個俄羅斯人、一個喬治亞人、一個波蘭人以及六個猶太人，共計十二人參與，³⁰從此處可以發現：猶太人在俄羅斯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他們無意要創建猶太人統治，但是猶太人的參與是不能被否定的。

²⁷ 意第緒語為猶太人在流散期間創造出的一種語言，主要被東歐、中歐及後來美洲猶太人所使用，意第緒語屬於一種混合語言，採用希伯來字母拼寫，語法結構由日耳曼方言演變而來。詳見：徐新、凌繼堯，**猶太百科全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 665。

²⁸ Олег Будницкий,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5), С. 43.

²⁹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54.

³⁰ Mark Weber, "The Jewish Role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s Early Soviet Regime,"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No. 1 (1994), pp. 4-22.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原因與動機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進行表決並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方案」(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Plan for Palestine)，兩個臨時國家—猶太國和阿拉伯國就此建立，在此次表決中，蘇聯領導人史達林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坐擁聯合國中五個成員的票，³¹如果沒有史達林的支持，以色列建國將難以實現。

許多學者出版專書對二戰後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原因進行探討，以下是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拉克(Walter Laqueur)《蘇聯與中東》(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³²、金恩(Jon Kimche)和大衛(David Kimche)合撰《山的兩側》(Both sides of the Hill)³³、卡拉迪(Walid Khalidi)《巴勒斯坦的重生》(Palestine Reborn)³⁴、維克多(Fischl Viktor)《莫斯科和耶路撒冷：蘇以關係20年(1947-1967)》(Moscow and Jerusalem: Twenty years of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7-1967)³⁵、艾克曼(Lester Eckman)《蘇聯對猶太人和以色列政策(1917-1974)》(Soviet policy towards Jews and Israel, 1917-1974)³⁶、克拉瑪(Arnold Krammer)《被忘卻的友誼：以色列和蘇聯集團(1947-1953)》(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 1947-1953)³⁷、約瑟夫(Govrin Yosef)《以蘇關係 1964-1966》(Israel-Soviet relations: 1964-1966)³⁸、羅恩(Yaacov Ro'i)《實踐中的蘇聯決策：蘇聯和以色列(1947-1954)》(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³¹ 聯合國五個國家分別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蘭。

³² Walter Laqueu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59).

³³ Jon Kimche & David Kimche, *Both sides of the Hil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0).

³⁴ Walid Khalidi, *Palestine Reborn* (New York: I.B. Tauris, 1992).

³⁵ Viktor Fischl, *Moscow and Jerusalem: Twenty years of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7-1967* (London: Abelard-Schuman, 1970).

³⁶ Lester Eckman, *Soviet policy towards Jews and Israel, 1917-1974* (New York: Shengold Publishers, 1974).

³⁷ Arnold Krammer, *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 1947-1953*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³⁸ Govrin Yosef, *Israel-Soviet relations: 1964-1966* (Jerusalem: Hebrew Univ Jerusalem, Soviet & East European Res Center, 1978).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³⁹、拉克爾 (Laurent Rucker)《史達林、以色列與猶太人》(Staline ,Israel et les Juifs)⁴⁰、梅德維傑夫 (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史達林與「醫生案件」(新史料)〉(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⁴¹、伊薩耶夫 (Гумер Исаев)〈歷史的教訓：蘇以關係 (1948-1951)〉(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1948-1951гг)⁴²、姆列欽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為什麼史達林建立了以色列》(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Израиль)⁴³、《約瑟夫·史達林：以色列的締造者》(Иосиф Сталин—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⁴⁴、尚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⁴⁵。

在上述這些著作中，大部分都有描述蘇聯在以色列建國表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這些學者卻對於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原因抱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來說可以用以下四種說法概括分類：⁴⁶

(一)、疏忽說：其代表人物是英國著名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研究專家拉克，他在其著作《蘇聯與中東》中提到：二戰後，蘇聯的外交戰略重點首先是歐洲，再來是遠東，而中東地區在蘇聯的外交戰略中並非重點地區，蘇聯當局對此地也沒有太大的關注，因此，他推測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決定或許不是史達林本人做的，而是外交部門所做出的決策。

³⁹ Yaacov Ro'I, *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0).

⁴⁰ Laurent Rucker, *Staline ,Israel et les Juif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5).

⁴¹ 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Vol. 1 (2003), С. 78-86

⁴² Гумер Исаев,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1948-1951гг,”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 Vol. 3 (2006) , С. 114-130.

⁴³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Израиль* (Москва: Яуза, 2005).

⁴⁴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Иосиф Сталин—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 (Москва: Яуза, 2006).

⁴⁵ 尚瑜, 「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 (2009)。

⁴⁶ 筆者引自尚瑜博士的論文「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中所提到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四種說法：疏忽說、離間說、僕從說和報復說。

(二)、離間說：代表人物為美國學者卡拉迪、俄國學者梅德維傑夫與法國學者拉克爾，此派為目前學術上主流看法，拉克爾透過2000年發佈的蘇聯與以色列關係的原始檔案來驗證離間說的真實性，此派學者主張：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是史達林長遠謀劃後所做出的決策，一切都在史達林的掌控之中，目的要把英國勢力逐出中東地區，並利用歐洲猶太難民問題來離間英國與美國的關係，使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產生分歧，這樣一來史達林就可以一舉進軍中東，在中東建立蘇聯的龐大勢力。

(三)、僕從說：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克拉瑪，他認為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是希望在冷戰兩大陣營中，以色列可以選擇投靠共產主義陣營，並成為蘇聯在中東地區的眼線國，幫助蘇聯在中東地區擴張影響力。

(四)、報復說：代表人物是美國歷史學家金恩，他認為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是由於英國在此議題上只尋求美國的意見而把蘇聯排除在外的一種報復行為。

在上述的四種說法中，筆者較認同離間說的看法，但是在筆者閱讀中國大陸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肖瑜的博士論文〈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之後，筆者較認同肖瑜的想法，他認為：英美兩國的確在猶太難民問題以及阿猶分治問題上存在矛盾，但這些矛盾並非是史達林離間所致，恰恰相反，史達林是「利用」英美之間的矛盾，通過支持以色列建國，使蘇聯勢力得以進入中東，肖瑜之論點可以用一句話來表明：是英美矛盾給了蘇聯進入中東的機會，而離間英美兩國關係並非莫斯科的目的與主旨。所以，筆者認同離間說裡其中一個看法：支持以色列建國是史達林本人精心算計後所做出的決策，但是，如果說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是要離間英美兩國關係，此種說法必須要有

進一步相關文獻佐證，但是就如尚瑜所說的：目前檔案文獻並非提供任何有利證據。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將蘇聯比喻為鷸蚌相爭中的漁夫，而英國和美國則分別是鷸和蚌，英美兩國在當時產生分歧，剛好給了蘇聯一舉進入中東的機會，所以蘇聯是這次英美矛盾中的獲利者，此外，蘇聯進入中東地區後，勢力範圍逐漸擴大，這樣一來，以利其在冷戰期間能和美國相抗衡。

三、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歷史背景與其原因

史達林統治最後幾年開始整肅境內猶太人，進行一系列極其殘忍、恐怖程度僅次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反猶行為，這些可怕的行徑直到1953年3月史達林死後才結束。

史達林逼迫猶太人的行徑深深影響蘇聯猶太人的歷史，在蘇聯解體後，許多學者開始探討史達林逼迫猶太人的歷史背景與其原因，其相關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派論點：

第一派認為史達林本身就是個反猶主義者，所以他逼迫猶太人也是合理的，此類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詳細描寫史達林對猶太人的種種迫害，他們認為史達林主義繼承了俄國沙皇時代的反猶主義傳統，並將史達林主義跟反猶主義還有納粹主義畫上等號。⁴⁷以下為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瓦科斯基（Аркадий Ваксберг）《史達林反猶：可怕時代的秘密》（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 секреты страшной эпохи）⁴⁸、鮑爾夏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щаговский）《血的控訴》（обвиняется кровь）⁴⁹、科斯迪爾琴科（Геннадий Костырченко）《紅色法老的囚徒—斯大林的最後十年對蘇聯猶太人的政治迫害》（В плену у

⁴⁷ 尚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中山大學學報*，第52卷第2期（2012），頁112。

⁴⁸ Аркадий Ваксберг, *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 секреты страшной эпохи* (New York: Liberty Publishing House, 1995).

⁴⁹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щаговский, *обвиняется кровь*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4).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⁵⁰和《斯大林的秘密政策—當局與反猶主義》(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⁵¹、布列恩特(Джонатан Brent)和納烏莫夫(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合撰的《史達林的最後案件》(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Сталина)⁵²。

第二派則是認為史達林的反猶行為，純粹是其政策所需，史達林本身並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以下為學者觀點及其代表著作：

俄國著名歷史學家拉津斯基(Эдвард Радзинский)認為：史達林之所以逼迫猶太人，是因為他想要發動一場使世界蘇維埃化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藉著消滅猶太人當作靶子來激怒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⁵³拉津斯基的代表著作是《史達林祕聞》(Загадки Сталина)⁵⁴。

淮陰師範學院歷史文化旅遊學院的副教授高麥愛認為：史達林的反猶背景非常複雜，二次世界大戰後，史達林的地位看似牢固，實則暗藏威脅，史達林之所以反猶，與其老年的多疑、固執與狡詐的個人心理因素有一定關連，也與當時他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史達林要建立一個順民的國家，而猶太人在全球分布的廣泛性的特點與他們自身具備的強烈生存意識也刺激了史達林的懷疑心理。⁵⁵

⁵⁰ Геннадий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4).

⁵¹ Геннадий Костырченко,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⁵² Джонатан Brent и 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 *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Проспект, 2004).

⁵³ Эдвард Радзинский 著，李惠生譯，*斯大林祕聞*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 659。

⁵⁴ Эдвард Радзинский 著，李惠生譯，*斯大林祕聞*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⁵⁵ 高麥愛，「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猶太人的政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03)，頁 383。

肖瑜則認為史達林不是反猶主義者，歷史上的反猶主義往往與種族、宗教或日常生活習俗息息相關，但史達林的反猶行為，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種族的，更不是日常生活習俗的，而純粹是其政策的需要，在蘇聯時期從來就沒有單純為反對猶太人而存在的反猶主義，此外，史達林的秘書室裡有兩個猶太人，史達林的女婿、兒媳也都是猶太人，而史達林對此也並未堅決反對，對於史達林而言，反對他或者是威脅到他地位的人，就是他眼中的敵人，至於這個人是猶太人還是其他民族則並不那麼重要。所以，肖瑜認為不能將史達林政策性的反猶行為上升到民族或宗教層面的反猶主義的高度上去，史達林也許並不喜歡猶太人，但是作為一個大國領導人，他不可能以個人好惡行事，至於史達林主義中是否暗含著反猶主義的因素，這一點無法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證明。⁵⁶

上述文獻主要說明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原因，總共分兩派：第一派認為史達林本身就是一個反猶主義者，所以他逼迫猶太人也是合理的；第二派則是認為史達林的反猶行為，純粹是其政策所需，史達林本身並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筆者認為：就算史達林不喜歡猶太人，但是，史達林在做國家的重要決策時，總是優先考慮蘇聯的立場，穩固蘇聯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所以，筆者傾向支持第二派的說法。

四、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形成原因

1964年赫魯雪夫統治的最後一年，蘇聯官方首次允許境內猶太人移民，到了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逐年增加，短短十年內已有超過二十萬的猶太人移民國外，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如此大規模的遷徙引起當時國際社會的關注，許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猶太移民潮的經過和形成原因。

⁵⁶ 肖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頁 112。

探討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形成主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第二、蘇聯猶太人為何想移民？

第一部分探討之問題—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學術上相關文獻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的支持者認為：蘇聯官方之所以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因為外部壓力，如國際人權團體、以色列和美國向蘇聯政府施壓所造成的結果，當時，這些外部勢力採取激烈的抗議活動、積極或消極的制裁和提高猶太民族團結意識等方法，促使蘇聯政府放寬移民限制。另外，蘇聯也透過放寬或限制猶太移民當作處理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籌碼。以下為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吉特曼（Zvi Gitelman）《猶太名族與蘇聯政治》（*Jewish Nationalities and Soviet Politics*）⁵⁷、科瑞（William Korey）《蘇聯的牢籠：俄羅斯的反猶太主義》（*The Soviet Cage: Anti-semitism in Russia*）⁵⁸、貝克曼（Gal Beckerman）《當他們逼迫我們時，我們將會走向：拯救蘇聯猶太人的鬥爭》（*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⁵⁹、朱開芳〈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問題〉⁶⁰、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⁶¹。

第二類文獻則認為：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蘇聯官方內部自行下的決定，蘇聯當局試圖精簡該國龐大的科學官僚主義、抑制蘇聯中產階級人數的擴張、趁機清除蘇聯國內那些異議份子以及民主運動抗議份子，此外，也通過移民來緩解都市住房危機。以下為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薩利坦（Laurie Salitan）《當代蘇聯猶太移民中的政治與民族》（*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⁵⁷ Zvi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ies and Soviet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⁵⁸ William Korey, *The Soviet Cage: Anti-semitism in Russi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⁵⁹ Gal Beckerman, *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0).

⁶⁰ 朱開芳，「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問題」，*問題與研究*，第13卷第8期（1974），頁92-100。

⁶¹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

Jewish Emigration)⁶²、阿馬里克 (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蘇聯和西方在同條船上》(СССР и запад в одной лодке)⁶³以及梅德維傑夫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所著，劉明與洪歷建所譯《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⁶⁴。

第三類文獻的觀點為：蘇聯官方之所以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外部加內部壓力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第一類和第二類文獻觀點的綜合，此類文獻認為當時蘇聯確實受到來自國際組織、美國和以色列的壓力，同時，也希望透過准許移民來減少蘇聯境內民主運動人士和異議份子。以下為作者及其著作：扎斯拉夫斯基 (Victor Zaxlavsky)、羅伯特 (Brym Robert)《蘇聯猶太移民與民族政策》(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⁶⁵、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⁶⁶。

第二部分所要探討的問題為：蘇聯猶太人為何想移民？筆者認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扎斯拉夫斯基和羅伯特所撰的《蘇聯猶太移民與民族政策》，書中提到：1978～1979年間他們在義大利羅馬對155個蘇聯猶太移民進行訪問，此次調查希望了解的問題是：「什麼原因促使蘇聯猶太人離開蘇聯？」經過整理後，他們列出了21種可能造成移民的原因，最後再把21種原因分類成四個廣義動機，分別是政治和文化、經濟、種族、家庭，研究結果顯示：政治和文化此移民動機被提及最多次，再來依序是經濟、種族和家庭。⁶⁷

⁶² Laurie Salitan,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Berlin: Springer, 1992).

⁶³ 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 *СССР и запад в одной лодке* (London: OPI, 1978).

⁶⁴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著，劉明與洪歷建譯，*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 (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

⁶⁵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Berlin: Springer, 1983)

⁶⁶ 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 (2005)。

⁶⁷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49.

在第一部分的三個觀點中，筆者支持第三類文獻之觀點—蘇聯官方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外部加內部壓力所造成的結果，當時國際人權組織、以色列和美國政府都曾對蘇聯當局施壓，在內部方面，也有文獻證明蘇聯官方曾透過移民來消除境內民主運動積極份子，因此，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蘇聯官方准許猶太人移民是許多因素加起來的結果。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途徑 (approach) 可以指出研究的原則性方向，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一般指：用來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例如，政治學上的研究途徑有：哲學的研究途徑、歷史的研究途徑、法律的研究途徑以及行為的研究途徑等，它使研究的方向大致確定，並進一步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⁶⁸本論文採取的研究途徑為「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研究途徑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評鑑過去所發生事件之相關資料，以檢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和解釋，進而解釋現況和預測未來的一種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比較起來，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從歷史資料中，如日記、信函、官方文件或遺物等，發現研究問題的相關資料。⁶⁹

本論文將利用歷史研究途徑探討以下問題：猶太人在1917年俄國革命和列寧執政時期的布黨所扮演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的原因、史達林統治時期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以及最後幾年整肅猶太人的歷程和原因、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歷程、形成原因及影響。藉由歷史研究途徑從而了解整個蘇聯時期猶太人命運的緣起、演變與發展。

研究方法 (method) 一般指用來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手段，以及其進行的程序，⁷⁰本論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以及「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⁶⁸ 朱宏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中正書局，1999），頁 155-156。

⁶⁹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606>（20180929）。

⁷⁰ 朱宏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頁 155-156。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⁷¹

文獻資料可分為第一手資料（Primary Source），是指關於某一主題的最原始、最基本、最具權威性的文件，例如：當事人的手稿、日記、自述、照片、錄影帶、錄音帶等；以及第二手資料（Secondary Source），指資料的內容並非取自於原始的文獻記載或第一手資料，而是引用原始文獻所編纂而成的資料，例如：論文與期刊、專書、報章新聞及網路資料等。⁷²

在此篇論文中，筆者將會探討過去有關蘇聯猶太人之專書、期刊、論文以及網路資訊，⁷³並進一步加以整理、分析及判斷，期盼最終能得出自身觀點、看法及結論。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用的一種資料蒐集方法，主要是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話與互動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⁷⁴訪談者必須仔細聆聽受訪

⁷¹ Thomas Herzog 著，朱柔若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1996）。

⁷²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090/>（2018092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089/>（20180929）。

⁷³ 猶太電子百科全書（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對筆者研究蘇聯猶太人歷史的助益非常大。

者的回答並且提問，詮釋出受訪者的想法、動機、信念和態度等，⁷⁵進而獲得研究所需之資料。此外，訪談者必須事先熟讀所有跟訪談內容相關的資料或文獻，並對訪談內容有一定的理解，再進行訪問，事前的準備至關重要，它將有助於訪談者理解訪談內容的重要性，並在訪談的同時，有效識別過往文獻與受訪者所陳述的異同，從中發現新觀點。⁷⁶

筆者於2019年二、三月期間至俄羅斯親自與九位猶太人進行訪談，以深入訪談為主，研究實施如下：

(一) 半結構式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表1-1為筆者事先設計的訪談大綱，共有九個問題，由筆者一一向受訪者提問，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不斷修改或提出新問題。半結構式訪談法可以使訪談更具有彈性、反覆性及持續性，⁷⁷並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此外，筆者也可以透過提出新問題獲得更多資訊，並從中發現新觀點或先前疏忽的議題。

⁷⁴ Earl Babbie 著，林秀雲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6），頁 481。

⁷⁵ 林秀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頁 482。

⁷⁶ Janet Buttolph Johnso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6TH edition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08), p. 340.

⁷⁷ 林秀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頁 480。

表 1-1 訪談大綱

<p>1.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p> <p>請問您叫什麼名字？</p>
<p>2. Вы еврей, который проживает в России?</p> <p>您是現居在俄國的猶太人嗎？</p>
<p>3. Сколько вам лет?</p> <p>請問您今年幾歲？</p>
<p>4. Дальше я задам вам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просов, можно ли мне употреблять ваши ответы и Ф.И.О в моей магистер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будет защищаться на Тайване?</p> <p>接下來我將向您詢問幾個問題，請問我可以將您的完整姓名和訪談過程記錄在我的論文裡嗎？這個論文將會在台灣進行答辯。</p>
<p>5. Знаете ли вы, что с начала 1970-х г.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из СССР?</p> <p>請問您知道在1970年代蘇聯曾發生過大規模的猶太移民潮嗎？</p>
<p>6.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почему так много евреев тогда захотели уехать из СССР?</p> <p>那以您的角度來看，為什麼當時有這麼多的猶太人想要離開蘇聯？</p>
<p>7. А почему тогда ваши родители (или вы сами) не уехали из СССР?</p> <p>請問在1970年代為什麼您或您的父母沒有離開蘇聯呢？</p>
<p>8.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данная больш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принесла евреям и СССР?</p> <p>您認為這波大規模的猶太移民潮為猶太人或蘇聯帶來哪些影響？</p>
<p>9.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какова история жизни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p> <p>您認為如何總結蘇聯整個時期猶太人的生活？</p>

(二) 訪談時間

共九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從二十分鐘到七十分鐘不等。

(三) 研究工具

錄音機：在訪談開始前，筆者會事先告知受訪者本次訪談將全程錄音，徵詢其同意後，使用手機內建錄音機記錄訪談內容，以便日後編寫訪談記錄。

(四) 研究倫理

在訪談開始前，筆者會向受訪者說明此次訪談內容僅做為學術研究用途，在訪談剛開始時，筆者詢問是否可以將他們的姓名記錄於本論文中，也得到九位受訪者的一致同意。在訪談過程中，筆者會盡力保護受訪者的權益，避免侵害其隱私權。

(五) 訪談對象一覽表

名字	年紀	職業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Светлана 斯韋特蘭娜	86歲	退休人士	2019/2/24 13:20-14:10	猶太博物館與 寬恕中心
Борис Архипов 阿爾希波夫	69歲	心理醫生	2019/2/24 16:20-16:55	莫斯科
Борис Эльконин 艾爾科寧	69歲	心理學教授	2019/2/24 17:00-17:35	莫斯科
Александр 亞歷山大	64歲	工程師	2019/3/11 13:30-14:00	電話訪談 莫斯科
Иосиф Гольман 戈爾曼	62歲	心理醫生	2019/3/11 14:20-15:05	電話訪談 莫斯科
Ирина Гольман 伊里娜	59歲	家管	2019/3/11 15:10-15:30	電話訪談 莫斯科
София Хрусталёва 克魯斯塔萊娃	82歲	退休人士	2019/3/11 15:40-16:50	電話訪談 莫斯科
Алексей Гонтаренко 戈塔倫科	35歲	心理學博士生 (在學)	2019/3/11 17:00-17:30	莫斯科
Ева 夏娃	34歲	心理學博士生 (在學)	2019/3/11 17:40-18:10	電話訪談 莫斯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主題為蘇聯猶太人之研究—革命家、受害者與移民，研究範圍時間始於1917年俄國革命，終於1991年12月蘇聯解體。雖然1922年蘇聯才正式成立，但是筆者認為1917年俄國革命奠定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執政地位，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猶太人在俄國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故筆者認為將研究時間設定為1917～1991年較恰當。

本論文時間設定範圍較廣，故屬於宏觀研究，在整個蘇聯時期中，境內猶太人發生之歷史事件眾多，筆者將會著重描述與本論文研究目的相關之事件，其他在時間軸上發生與蘇聯猶太人相關之事件，將只能以重點方式進行描述。

此篇論文資料來源多採用國外學者之專書（英、俄文）、當事人的日記、期刊論文、相關演講以及網路資料，而這些文獻大多屬於第二手資料，二手資料雖取得方便，但是有時難以保證其準確性，此外，二手資料中，對於事情的了解可能會因為分析者的感情因素而有些偏頗。綜合上述的研究限制，筆者將會努力蒐集資料、多方進行比對，最終找出中立之說。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總共分為五章，以下為章節安排：

第壹章為緒論，內容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章節安排。

第貳章為蘇聯猶太人—革命家：本章主要探討俄國猶太人與沙皇政權、猶太人與1917年俄國革命以及列寧對猶太人之看法。首先第一節筆者將敘述猶太人在沙皇時代曾經歷的重大事件以及簡述各沙皇對猶太人的態度；第二節筆者將探討1917年俄國革命中猶太人所扮演的角色，當時，在布黨中許多擔任要職的官員都是猶太人；最後則是探討列寧對境內猶太人的看法。

第參章為蘇聯猶太人—受害者：本章主要探討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以及其統治最後幾年整肅猶太人的歷程和原因。在此章第一節將探討二戰前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以及此時期蘇聯猶太人的發展；第二節筆者將探究二戰時期史達林的猶太政策和「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以下簡稱猶委會）的貢獻；最後將敘述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過程和原因。

第肆章為蘇聯猶太人—移民：本章主要探討1970年代開始的蘇聯猶太移民潮。筆者在第一節將會探討整個蘇聯猶太移民潮的歷程；第二節則是本章的重點：筆者會針對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動機進行分析，並加入訪談資料；在第三節筆者將敘述影響蘇聯當局猶太移民政策的內在和外在因素以及蘇聯猶太移民潮帶來之影響。

第五章為結論，筆者將總結研究發現，並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貳章 蘇聯猶太人—革命家

西元11世紀，許多哈札爾猶太人（Khazar Jews）和西方猶太人遷居至基輔羅斯生活，而這些猶太人就成為了蘇聯猶太人的祖先，幾世紀以來，基輔羅斯猶太人與當地斯拉夫人和平相處。但是，到了15世紀末，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開始逼迫被視為異教徒的猶太人，因此，在16世紀初期，俄國境內陸續出現許多排猶事件。到了羅曼諾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統治時期，俄國境內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的反猶情緒都日益增長，處處可見對猶太人的限制法令和歧視待遇，1881年俄國反猶情緒達到巔峰，各鄉鎮陸續爆發激烈的屠猶事件，造成許多猶太人無家可歸甚至被殺害。沙皇時代對猶太人長期的壓制和逼迫，造就猶太人想藉由參加革命，推翻沙皇專政來脫離被歧視之苦，因此，在20世紀初期許多猶太人加入革命運動，並分散至不同革命團體，其中，有一群已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加入布黨，後來成為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重要領袖，列寧也對這些猶太人十分信任，並將他們擺在黨內重要位置。雖然列寧重用許多猶太人，但是，他堅持認為：猶太人缺少構成民族的條件，所以不能視其為一個民族，在20世紀初期，列寧發表了許多自己對民族議題的觀點，而其中也有談到他對猶太人的想法，在本章第三節將會對此進行闡述。

本章將探討三大主題，分別是：在沙皇政權底下的俄國猶太人、俄國革命中猶太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列寧對猶太人的看法。

第一節 俄國猶太人與沙皇政權

美國猶太歷史學家布魯克（Kevin Brook）提出：哈札爾猶太人和來自西方的猶太人都是俄國猶太人的祖先，11世紀哈札爾汗國（Khazar kingdom）被自己最信任的盟友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和基輔羅斯消滅後，原汗國裡大部分的猶太人被迫散居各地，而這些哈札爾猶太人在其汗國滅亡後，就以西里爾字母（Кирилл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⁷⁸代替希伯來字母（Hebrew alphabet）並開始講東斯拉夫語（East Slavic），根據考古證據顯示，在11至13世紀有許多講斯拉夫語的哈札爾猶太人居住在基輔羅斯。此時，來自西方，尤其是德國、波西米亞和中歐等講意第緒語的猶太人也開始湧入東歐和基輔羅斯，人數甚至超過哈札爾猶太人，幾個世紀以來，哈札爾猶太人和來自西方的猶太人相互通婚、共同生活，最終他們都成為了俄國猶太人的祖先。⁷⁹

上述提及，在基輔羅斯時代哈札爾猶太人和許多西方猶太人選擇移入俄國，他們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四點：一、俄國地廣人稀且自然資源豐富；二、在基輔羅斯居住的猶太人可以自由從事貿易，因而吸引許多熱衷經商的猶太人移居此地；三、俄國自古以來就屬於多民族國家，對於少數民族來說，生活在多民族國家會比在單一民族國家中容易生存；⁸⁰四、也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基輔羅斯境內生活的猶太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雖然弗拉基米爾大公（Владимир Святославич）在十世紀已宣布東正教為俄國國教，但是仍然允許猶太教在境內發展，猶太人是個將信仰擺在首位的民族，所以當時很多在歐洲其他地區受到逼迫的猶太人選擇移至俄國，並將俄國視為他們的避難所。從以上四點可以發現，基輔羅斯猶太人的地位跟西歐猶太人相比來得優渥許多，⁸¹猶

⁷⁸ 西里爾字母又稱斯拉夫字母，是許多斯拉夫民族廣泛採用的字母書寫系統。

⁷⁹ Kevin Brook, "Are Russian Jews Descended from the Khazars?," <http://www.khazaria.com/khazar-diaspora.html>, Accessed: Nov 3, 2018.

⁸⁰ 徐向群、余崇健，**第三聖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 18。

⁸¹ Thomas Sawyer, *Jewish Min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p. 103.

太人擅長經商的特性也為國家帶來不少利益，雙方互利互惠，猶太人甚至還曾受到大公的庇護。⁸²幾世紀以來，猶太人與俄羅斯人和平相處，此時期不論是官方或民間，歧視或不滿猶太人的氛圍都還未出現，基輔羅斯時代可視為境內猶太人的蜜月期。⁸³

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統治時期揭開了俄國官方逼迫猶太人的序幕，15世紀中期在俄國境內興起信奉猶太教的風潮，莫斯科大公國（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許多官員、高知識份子甚至神職人員都改信猶太教，有一段時間，莫斯科公國的政府甚至是由猶太人和其同情者所組成，猶太人影響力與日俱增，此狀況嚴重威脅俄國東正教的文化以及其正統地位，導致傳統東正教人士開始敵視猶太人，甚至將猶太教視為邪說，在15世紀末，興起了「猶太異端邪說」（Judaizing heresy）運動，而當時的大公伊凡三世決定支持東正教會，並於1504年下令對異教徒進行殘酷迫害，導致16世紀俄國境內開始出現許多排猶事件，15世紀末興起的猶太異端邪說運動對境內猶太人影響深遠，也埋下了俄國反猶主義的種子。⁸⁴

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對境內猶太人更加嚴厲，他說道：為那些願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猶太人洗禮，其餘猶太人一律淹死，⁸⁵這句話也是沙皇對境內猶太人態度的最佳代表，1558年俄國開啟與波蘭、瑞典和丹麥長達25年的利窩尼亞之戰（Livonian War），伊凡四世用許多殘忍手段折磨在戰爭中被俘虜的波蘭猶太人。另外，波蘭國王曾經出於商業目的要求伊凡四世接納猶太商人過境俄國，但是伊凡四世予以回絕，他認為猶太人總是把毒藥輸入俄國，而且讓俄國人對其信仰產生質疑。1563年沙皇俄國佔領原屬波蘭—立陶宛聯邦

⁸² 郭宇春，「簡析俄國對猶太人政策的歷史演變」，**西伯利亞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15），頁 79。

⁸³ 劉心華，「蘇聯境內猶太人的問題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25 卷第 7 期（1986），頁 80-81。

⁸⁴ Thomas Sawyer, op. cit., p. 104.

⁸⁵ Thomas Sawyer, op. cit., p. 102.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的波洛茨克 (Polotsk)，此地區擁有許多猶太人，伊凡四世強迫他們皈依東正教，不從者即斬，並宣布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可以擺脫原本對猶太人的法律限制，當時約有300位猶太人仍堅持信仰猶太教最終遭到处決。⁸⁶上述事件可說明沙皇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他們只接納那些願意洗禮並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兒子的猶太人，對其他仍堅持自身信仰和文化的猶太人一律處以重刑。

1598年起，俄國進入混亂時期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對猶太人的禁令也隨之放鬆，許多猶太人移入莫斯科，在假德米特里一世 (Лжедмитрий I) 統治時期，取消外國人進入俄國的一切限制，允許外國人在俄國境內自由通商，此時也有許多猶太商人前來莫斯科。⁸⁷

1667年莫斯科與波蘭的十三年戰爭 (Thirteen Years War) 結束，雙方簽訂安德魯索弗休戰協定 (Truce of Andrusovo)，決議共同劃分勢力範圍，俄國得到得聶泊河 (Днепр) 東岸的土地，在這之後，沙皇政府開始迫害居住在此地的猶太人，當時許多猶太人被驅逐到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國，有些甚至被殺害，其中也有部分猶太人改信東正教，沙皇政府反猶傾向越趨明顯。

在18世紀彼得大帝 (Пётр I Великий) 統治時期，他歡迎各國工匠、技師和教育家等優秀人才來到俄國，但是卻拒絕猶太人移入，他曾說：「猶太人全是流氓和騙子，我想消除他們而不是增加」。⁸⁸從此處可以發現自16世紀以來俄國的反猶傾向，使彼得大帝對猶太人早已懷有偏見和既定印象。

⁸⁶ Salo Baron, *The Russian Jews Under Tsars & Sovie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p. 7-8.

⁸⁷ 郭宇春，「簡析俄國對猶太人政策的歷史演變」，頁 80。

⁸⁸ Salo Baron, op. cit., p. 9.

伊莉莎白女皇（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逼迫境內猶太人手段更加嚴厲，她在1742年下令嚴格執行「將猶太人趕出俄國兼併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地區」法令，伊莉莎白說道：

所有猶太男女，無論從事什麼職業，在法令頒布時，立即帶著全部財物離開我們的帝國，包含大、小俄羅斯的城市、鄉村和村落。除了皈依東正教以外，不能以任何藉口、目的進入我們的帝國。⁸⁹

18世紀後期，葉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政府三次瓜分波蘭，俄國獲得大片領土，導致俄國在短時間內增加約五十萬名猶太人，⁹⁰這些來自波蘭的猶太人使沙皇俄國的猶太問題更趨複雜，沙皇政府認為猶太人是寄生蟲，是前波蘭地區遺留下的一個沉重包袱，應當予以隔離不讓其影響俄國的社會發展，⁹¹所以為了方便管理以及避免猶太人和俄羅斯人接觸影響社會秩序，1791年1月23日葉卡捷琳娜二世頒布「定居點法」(Law of the Pale of Settlement)，在現今立陶宛、俄國西部邊境和克里米亞等地周圍設立柵欄，限定猶太人的移動範圍，但是居住在定居點內的俄羅斯人卻可以自由移動，法令中甚至還規範定居點內的猶太商人和工匠要繳交雙倍稅款，猶太人在定居點中地位極低，大多從事俄羅斯人不願做的工作。⁹²

隨著俄國領土疆界不斷擴展，猶太人定居點範圍也隨之擴大（可參見圖2-1），1882年猶太人定居點範圍包括15個省，分別是比薩拉比亞省（Бессараб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維爾紐斯省（Виле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維捷布斯克省（Витеб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沃利尼亞省（Волы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格羅德諾省（Гродненская

⁸⁹ Salo Baron, op. cit., p. 11.

⁹⁰ Thomas Sanders, *Historiography of Imperial Russia: The Profession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London: M.E. Sharpe, 1999), p. 397.

⁹¹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頁12。

⁹² 周雪舫，「俄國的反猶太主義」，*輔仁歷史學報*，第25卷第7期（1990），頁126。

губерния)、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 (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基輔省 (Кие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⁹³、科夫諾省 (Кове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明斯克省 (Ми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莫吉廖夫省 (Могилё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波多利亞省 (Под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波爾塔瓦省 (Полт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塔夫利省 (Тавриче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⁹⁴、赫爾松省 (Херсо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⁹⁵、切爾尼戈夫省 (Черниг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18世紀大批猶太人的到來，使沙皇政府必須用強制隔離手段來對待猶太人，設立猶太人定居點一方面管理便利，另一方面，其實沙皇政府也懼怕猶太民族會影響俄羅斯人的東正教信仰或是搶奪他們的經濟利益，但是沙皇俄國的猶太人問題並沒有因定居點的設立而有所解決，18世紀後期開始，俄國官方和民間的反猶傾向日益加劇。



⁹³ 此處的基輔省不包括基輔市，沙皇政府規定一般猶太人不能在基輔市居住，但是猶太學者除外。詳見：Валентин Дяки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ЛИСС, 1998), С. 172-173.

⁹⁴ 此處的塔夫利省中，不包括塞瓦斯托波爾 (Севастополь) 和雅爾達 (Ялта)。

⁹⁵ 此處的赫爾松省中，不包括尼古拉耶夫 (Николаев)。

圖 2-1 猶太人定居點地圖



資料來源：筆者於莫斯科的猶太博物館與寬恕中心（Еврейский музей и центр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и）拍攝，2019/2/24。

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繼位時，歐洲工業革命和自由主義正蓬勃發展，亞歷山大一世也跟隨自由主義風潮實行一系列改革，並採取較寬鬆的治理制度，他不只致力改善俄國農民處境，也在猶太人問題上付出努力，亞歷山大一世主動承諾將減輕猶太人的負擔，並在1802年11月9日簽署關於組建猶太人委員會（Евре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的法令，設法改善境內猶太人的生活條件，經過兩年的調查和討論後，1804年亞歷山大一世頒布有關於猶太人的新法令，允許猶太人在無人居住的土地上耕種並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此外，從事農業的猶太人可獲得國有土地和購買種子和設備的貸款，並在幾年內都不用向政府繳稅。關於工商業的部分，法令中也有提到允許猶太人在定居點內設立工廠，並廢除猶太商人和工匠要繳交雙倍稅款的規定。在教育的部分，不僅准許猶太學生到俄羅斯帝國境內所有學院或大學就讀，還同意猶太人開設自己的學校，但是規定在猶太學校內，拉比（Rabbi）⁹⁶必須教授猶太學生其中一種歐洲語言，如：俄語、波蘭語或德語。⁹⁷

新法令看似都有利於俄國猶太人，但是其中也有提及一些規定：禁止猶太人在村莊中開設酒館或旅館，並宣布自1807年1月起，村莊的猶太人必須搬到都市，當時約有六萬戶猶太家庭被迫遷往城市居住，1807年2月帝國政府暫停驅趕村莊猶太人，因為當局害怕猶太人將在俄法戰爭中支持拿破崙，但是就在「提爾西特和平條約」（Treaties of Tilsit）簽訂後不久，亞歷山大一世隨即釋出法令，宣布：從1808年1月1日開始，帝國將嚴格執行村莊猶太人移往都市的命令，並規定在三年內完成所有搬遷事宜，但是因為法令執行上的重重困難和人民抗議浪潮，例如：原住在村庄的猶太人在城市找不到居住地和工作的、大批村莊猶太人的到來擾亂城市秩序等，在內務部長庫賴金（Алексей Куракин）向亞歷山大一世報告情況後，1808年12月宣布停止強迫猶太人遷移至都市的法令。

⁹⁶ 猶太人的教師或教士統稱為拉比。

⁹⁷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1807年亞歷山大一世曾在赫爾松省博布羅維庫特（Бобровый Кут）創立第一個「猶太農業殖民地」（Еврейские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е колонии），並用許多優惠條件吸引猶太人移入，但是因為當地官員中飽私囊，造成此地區農場產出低落，人民生活條件極差，當地甚至還有傳染病疫情肆虐，於是，在1810年，政府決定暫時停止將猶太人移往農業殖民地計畫。⁹⁸總的來說，雖然亞歷山大一世統治初期主張自由主義並放寬對境內猶太人的限制，但是在1812年衛國戰爭後，其作風改為保守，也逐漸收回之前給予猶太人的優惠，1825年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繼位後，猶太人的悲慘時代也悄悄來臨。

尼古拉一世是個保守主義者，其統治時期被稱為：對猶太人無情的三十年，⁹⁹在打擊走私貿易的藉口下，1825年他規定猶太人只能居住在鄉村邊界五十俄里（верста）¹⁰⁰以外的地區，當時許多猶太人被迫遷居。同年八月也成立了一個由司法部、內政部、財政部和教育部各部長組成的委員會，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此委員會在制定沙皇對猶太人的政策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27年尼古拉一世頒布「猶太義務兵役法」（указ 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на евреев воинской повинности），規定12至18歲的未成年猶太人必須在義務兵營服預備役，之後再跟其他俄國青年一樣進軍隊服役，沙皇政府設立此法是希望在猶太孩童成長階段盡早向他們灌輸東正教信仰，這樣一來便能真正達到俄化之目的，¹⁰¹當時猶太青年被徵召從軍的比例遠高於俄羅斯民族，在軍中猶太人也長期被同袍以及長官歧視，在服役過程中，他們肉體和心靈都遭受折磨，也有許多猶太人在軍中被迫受洗改信東正教。¹⁰²尼古拉一世認為猶太人是可怕的吸血

⁹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⁹⁹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02。

¹⁰⁰ 一俄里大約是 1.0668 公里，所以 50 俄里大約是 53.34 公里。

¹⁰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¹⁰² 譚靜，「俄國猶太人問題的由來和發展」，**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第 7 卷第 3 期（2007），頁 50。

鬼和寄生蟲，¹⁰³所以，應該用極端的俄化手段對付猶太人，讓他們無法對俄羅斯帝國產生影響。

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的統治被稱為偉大改革時代，也讓境內猶太人的地位大獲改善，¹⁰⁴首先亞歷山大二世在1856年8月頒布法令，內容為：在徵兵的程序上，猶太青年被徵招的比例應和其他公民一樣、廢除未成年猶太青年預備役制度、¹⁰⁵特許部分猶太商人、醫師、知識份子和工匠可以離開猶太定居點，在外界自由居住。¹⁰⁶在1858年，亞歷山大二世宣布廢除長達三十年猶太人不能居住在鄉村邊界五十俄里以內地區的法令。¹⁰⁷儘管亞歷山大二世著手減輕對猶太人的壓迫，但是卻無法消除俄國長期以來對猶太人的歧視氛圍，猶太人在政治上的無權地位和經濟上的貧困狀況仍然沒有改變。¹⁰⁸

1881年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繼位，他根據神聖宗教會議首席檢察長（обер-прокурор Святейшего синода）波塞多諾斯圖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的理論，對帝國的民族與宗教少數團體採取歧視政策，並針對猶太人制定更嚴格的法律，波塞多諾斯圖夫甚至提到：俄國境內所有猶太人中，三分之一將要死亡，三分之一將要融入東正教人民，最後三分之一將要移民。¹⁰⁹1881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遭暗殺後，基輔秘密組織在各地大肆散佈猶太人殺死亞歷山大二世的謠言，並謊稱亞歷山大三世誓言為父親報仇，下令除掉境內所有猶太人。謠言迅速傳至帝國每一個角落，俄國人民將猶太人

¹⁰³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02。

¹⁰⁴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and Soviet* (New York: Dorsey Press, 1984), p. 400.

¹⁰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¹⁰⁶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 401.

¹⁰⁷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¹⁰⁸ 孟君、孫慧宗，「簡論沙皇政府的對猶政策」，*西伯利亞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2011），頁 82。

¹⁰⁹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p. 401-402.

視為害死沙皇的罪魁禍首，於是1881年4月起各地，如：葉利沙維特格勒（Елисаветград）¹¹⁰、敖得薩（Одесса）和科諾托普（Конотоп）都開始興起屠猶暴動，1881年底已有約200個城鎮爆發屠猶事件。¹¹¹沙皇政府雖然有採取措施制止屠猶行為，但是他們也認為屠猶暴動是猶太人長期剝削當地居民的結果，¹¹²一切都是猶太人咎由自取。

1882年5月俄羅斯帝國內政部長伊格那提耶夫（Николай Игнатьев）公告「五月法規」（Майские правила），其內容為：禁止猶太人擴大定居點範圍、禁止猶太人定居在城市以外的地區、禁止猶太人在城市以外建造或購買房屋、禁止猶太人透過購買、租賃、抵押等方式擁有或使用城市以外的土地、禁止猶太人在村莊中進行酒類交易、限制猶太學生的入學人數等。¹¹³五月法規的內容，幾乎是把猶太人當作外星人看待，所以當時許多猶太人選擇移民，有些則加入革命運動，為1905與1917年的革命貢獻己力。¹¹⁴從五月法規的內容可以發現：在1881年屠猶暴動後，沙皇對猶太人的態度從一開始的俄化轉向了歧視、隔離和逼迫，而這針對猶太人的歧視法規一直持續到1917年沙皇政府被推翻才廢除。¹¹⁵

1894年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繼位，當時境內的猶太人因為五月法規的緣故生活變的非常艱辛，有高達40%的猶太人失去工作，勉強靠救濟度日。¹¹⁶1897年進行全俄人口普查，當時境內共有5215805名猶太人，約

¹¹⁰ 葉利沙維特格勒為舊稱，現名為克洛佩夫尼茨基（Кропивницкий）是烏克蘭中部的一個城市。1881年的屠猶暴動首先在葉利沙維特格勒展開，當時城裡約有32000人，其中猶太人約佔一半人口，4月15日反猶暴動開始，許多猶太人遭受攻擊甚至被殺害，4月17日軍隊抵達才平息這場暴動。詳見：周雪舫，「俄國的反猶太主義」，**輔仁歷史學報**，第25卷第7期（1990），頁122-123。

¹¹¹ 周雪舫，「俄國的反猶太主義」，頁122-125。

¹¹² 孟君、孫慧宗，「簡論沙皇政府的對猶政策」，頁82。

¹¹³ Benjamin Pinkus, *The Jews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

¹¹⁴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 402.

¹¹⁵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24.

¹¹⁶ Cecil Roth 著，黃福武譯，**簡明猶太民族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頁189。

佔當時俄羅斯帝國人口的4%¹¹⁷。在1905年10月俄羅斯帝國部長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主席維特（Сергей Витте）向沙皇提交一份備忘錄，內容為：賦予所有公民平等權力，無論其民族或出生為何，維特認為：猶太人應當獲得平等權力，但是為了避免其他俄羅斯公民反對，必須採用漸進釋放權力的方式進行，但是此議題遭擱置，直到1915年8月部長會議上才再次進行討論，會議中，贊成繼續行反猶太法令的人士與主張給予猶太人更多自由的官員們進行辯論，會議最終決定：除了首都和軍隊控制的地區以外，猶太人可自由居住在俄羅斯帝國任一地區，猶太人定居點已喪失其實質存在意義，但廢除猶太人定居點的法律則是要到1917年二月革命後才釋出。¹¹⁸

20世紀初期，俄國境內革命抗議事件頻傳，尼古拉二世和一些反猶派人士認為猶太人是主導革命的核心人物，在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後，人民開始對沙皇政府失去信心，各地怨聲四起，此時沙皇政府認為必須設法轉移民眾的注意力，所以開始捏造猶太人將要掌控俄國政治權力，最終目的是搶奪俄國政權等不實謠言，並用報紙或文章中傷猶太人，並大肆宣傳他們是殘酷的剝削者，以上行為成功煽起人民對猶太人的仇恨，¹¹⁹俄國猶太人再度變成眾矢之的，20世紀初期俄國境內掀起第二波的排猶風潮，由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所組成的「黑色百人團」（Черносотенцы）¹²⁰領頭，他們瘋狂的逼迫猶太人，甚至在1913年還爆發著名的「貝利斯事件」（Дело Бейлиса）¹²¹，讓反猶運動達到巔峰，俄

¹¹⁷ Олег Будницкий,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С. 33.

¹¹⁸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27.

¹¹⁹ 列寧，「中國的戰爭」，**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0012.htm>（20181126）。

¹²⁰ 黑色百人團是 1905~1907 年沙皇俄國警察當局和一些君主派團體為鎮壓革命運動、殺害進步人士和製造反猶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裝暴徒組織，黑色百人團的主要參加者為小資產階級的反動階層、店鋪老闆、無業遊民以及刑事犯罪份子等等。詳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506-07/index.htm>（20181127）。

¹²¹ 貝利斯（Менахем Бейлис）是一位在基輔郊區附近磚頭工廠上班的猶太人，1911 年 3 月他被指控殺害一名 12 歲的烏克蘭男孩尤辛斯基（Андрей Ющинский），並傳聞猶太人貝利斯要用尤辛斯基的血進行宗教神秘儀式。此案件調查了兩年半，1913 年 10 月宣布無罪釋放貝利斯，

國各地相繼爆發大規模屠猶暴動。1881年猶太人被允許移居國外，1881～1914年共有一百九十八萬猶太人離開俄國，移民可以做為俄國猶太人生活遇到危難的客觀指標，可見沙皇時代將近400年的統治，已對境內猶太人烙下不可抹滅的傷痕，一有機會他們便爭先恐後離開俄國。



審判發佈後，俄國境內開始掀起大規模的反猶暴動。詳見：Андрей Дики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С. 23.
Vladimir Danilenko, “The Beilis Case Papers,” <https://www.bsb-muenchen.de/mikro/lit471.pdf>, Accessed: Nov 5, 2018.

第二節 猶太人與1917年俄國革命

列寧曾說過：「由於沙皇政府的長期壓迫，導致猶太人非常憎恨政府，因此在革命運動的領導人中，猶太人佔了極大的比例」，¹²²沙皇時代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存在著對猶太人的歧視與不滿，而此種排猶情緒隨著時間日益加深，1881年和20世紀初爆發的兩次大規模屠猶暴動就是最好的例證，而俄國猶太人就成為其中最悲慘的受害者，此情況造就他們想要藉由參加革命來翻轉自身命運，當時許多受過教育的猶太知識份子紛紛投身於民族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¹²³1917年的俄國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俄國猶太人的生活，¹²⁴猶太人也成為俄國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導者。

一、19世紀70至80年代

在1860和1870年代對俄國革命知識份子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有：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彼薩列夫（Дмитрий Писарев）、杜勃羅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Добролюбов）、拉夫羅夫（Пётр Лавров）和巴枯寧（Михаил Бакунин）等人，他們都是反抗沙皇專制的先驅革命家，在他們的影響下，1870年代有一些猶太學生開始接觸革命運動，但是，總的來說，在1870~1880年代只有少數猶太人參與革命，其中比較著名的革命家為彼得堡軍事醫學院的猶太大學生納塔松（Марк Натансон），他是1870年代優秀的民粹主義革命家，曾和柴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айковский）一同創立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小組（кружок чайковцев）¹²⁵，並在小組中扮演重要角色，柴可夫斯基小組的影響力隨著時間日益擴大，在彼得堡、

¹²² 劉心華，「蘇聯境內猶太人的問題探討」，頁84。

¹²³ 孟君、孫慧宗，「簡論沙皇政府的對猶政策」，頁83。

¹²⁴ Nora Levin, *The Jews in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New York: I.B. TAURIS&Co Ltd, 1988). p. 1.

¹²⁵ 柴可夫斯基小組是以其領導人柴可夫斯基所命名的民粹主義組織，小組成員曾在1860年代奔赴農村宣傳社會革命。

莫斯科和許多城市都可見其蹤影，¹²⁶但是1872年納塔松被捕，並流放至阿爾漢格爾斯克省（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也因為這樣，他許多年都無法直接參與革命行動。1873年民粹主義份子推行「到民間去運動」（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以實際行動幫助農民，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並鼓勵農民一同加入革命推翻沙皇專制，但是，此運動遭到沙皇軍隊鎮壓，最終以失敗作收，1874年5月被逮捕的民粹主義份子受到法庭審判，史稱「一九三人訴訟案」（Процесс ста девяноста трёх），被判決的193人中，有九位猶太人。¹²⁷

1880年代起陸續出現一些新的年輕猶太革命家，第一位是埃米爾·阿布拉莫維奇（Эмиль Абрамович），他是俄羅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同時也是第一位在猶太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¹²⁸第二位是安娜·愛波斯坦（Анна Эпштейн），她是第一位進入聖彼得堡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猶太女學生，後來成為第一位在維爾紐斯宣傳革命思想的革命家，當時維爾紐斯約一半的人口為猶太人，這個城市還曾被稱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¹²⁹當時西方革命書籍或報刊都會經由維爾紐斯運至莫斯科或聖彼得堡，所以此地居民相對其他地區的人民更熟悉社會主義和革命運動。¹³⁰1874年維爾紐斯成立第一個革命小組，當時領導者是兩位猶太人—利伯曼（Арон Либерман）和祖傑李維奇（Арон Зунделевич），後來這個革命小組也成為「全世界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運動」（всемирное еврей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的前身。¹³¹

¹²⁶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56.

¹²⁷ Олег Будницкий, *Евре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Гешарим, 1999), С. 56.

¹²⁸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67.

¹²⁹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18世紀末～1917年）」，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頁167。

¹³⁰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68.

¹³¹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66.

在1870~1880年代參與革命的猶太人大多出身於富裕家庭，而且是受過教育的高知識份子，所以，他們參與革命的動機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是為了達成遠大且博愛的目標，那就是：從貧困和奴役中解放全人類，此種思想源於世界主義，而當時有一些民粹派的猶太人受到世界主義的影響，決定拋棄自身猶太傳統和信仰，並將全人類的福祉視為自身的責任。¹³²

二、19世紀90年代至1917年俄國革命

隨著社會民主運動在俄羅斯開展，1890年代起，許多猶太勞工和學生開始積極加入革命運動，1896年俄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曾誇獎猶太社會民主運動是俄國工人的先鋒隊。¹³³在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先驅者當中，猶太人佔了很高的比例，其中比較著名的人士有：埃米爾·阿布拉莫維奇、金斯伯格（Борис Гинзбург）、馬爾托夫（Юлий Мартов）、克勒默（Аркадий Кремер）、但（Фёдор Дан）、阿德爾曼（Борис Эйдельман）、斯捷克洛夫（Юлий Стеклов）、梁贊諾夫（Давид Рязанов）、維諾庫爾（Моисей Винокур）、阿克塞爾羅德（Люба Аксельрод）、索科洛夫斯卡雅（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коловская）和古爾維奇（Евгения Гурвич），¹³⁴上述這些猶太人都為俄國革命運動打下了重要基礎。到了20世紀初期，猶太人已在革命人數上佔有非常可觀的比例，¹³⁵1903年俄羅斯帝國部長委員會主席維特曾說：在俄國所有的革命份子中，猶太人佔了約一半的比例，¹³⁶此比例也隨著時間日益增加，1880年被沙皇政府逮捕的政治犯中，只有6.5%是猶太人，但是在1901~1903年的政治犯裡，猶太人已佔29.1%，到了1903年3月~1904年11月被捕的政治犯中，猶太人已超過半數，佔53%。¹³⁷

¹³²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61。

¹³³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67。

¹³⁴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66.

¹³⁵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53.

¹³⁶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52-53.

¹³⁷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53.

杜布諾夫（Семён Дубнов）是一位經歷過1917年俄國革命的猶太歷史學家，他在其傳記中提到：

1917年3月春天即將來臨，陽光普照各地，但卻不溫暖，一切都很混亂，臨時政府一舉摧毀了所有不平等現象，我們的痛苦、猶太人的苦難已經結束了，夢想和希望在此時此刻已經實現了。¹³⁸

1917年二月革命前，隨處可見因為糧食短缺所導致的罷工和抗議活動，越來越多厭煩戰爭的士兵和警察離開沙皇政府並加入革命的一方，眼看推翻沙皇專制的革命一觸及發，但是，此時沙皇尼古拉二世並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仍讓妖僧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 распутин）操控政權，1917年3月彼得格勒的工人發起大規模罷工，並發起：給我麵包、結束專政和停止戰爭等口號，二月革命終於爆發，3月15日沙皇宣布退位，以資產階級為首的臨時政府正式接管政權，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從自由派議員中所選出來的，¹³⁹在1917年3月22日臨時政府頒布平等協議，猶太律師伯朗松（Леонтий Брамсон）在協議的起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¹⁴⁰此協議賦予全體公民言論、新聞、集會和宗教自由，並規定地方政府官員改為民選，¹⁴¹臨時政府也宣布取消所有對猶太人的限制法令和規範，並正式廢除猶太人定居點，此外，臨時政府也賦予猶太人和其他俄羅斯公民一樣平等的權利，¹⁴²此一動作帶給俄國猶太人無限希望，猶太雜誌甚至將二月革命比喻為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為境內猶太人帶來無限的喜悅和解放。¹⁴³

¹³⁸ Семён Дубнов, *Книга жизни* (Москва: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 гешарим, 2004).

¹³⁹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724-739。

¹⁴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1503/>,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⁴¹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 538.

¹⁴² Андрей Дики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С. 25.

¹⁴³ Nora Levin, op. cit., pp. 1-3.

雖然臨時政府帶給人民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自由，但是它仍堅持繼續參戰，此一決定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列寧甚至發表「四月論文」（Апрельские тезисы），譴責臨時政府是徹徹底底的帝國主義，並提出工人代表蘇維埃必須是革命政府唯一的代表。¹⁴⁴從此處可以發覺，列寧正準備在未來發起另一場由無產階級工人所主導的革命，在1917年5月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Павел Миллюков）發表「五月日照會」（Нота Миллюкова），讓厭倦戰爭的士兵和勞工對臨時政府徹底失望，許多人轉向支持列寧所領導的布黨，在1917年10月12日列寧發表文章「危機已經成熟」（Кризис назрел），說道：我們正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關頭，布爾什維克必須出來領導。10月23日晚間，列寧與十一名布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密會，討論是否要發起革命推翻臨時政府，¹⁴⁵當時與會者中共有六位猶太人，佔總人數的一半，他們分別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斯基、索科利尼科夫、斯維爾德洛夫（Яков Свердлов）和烏里茨基（Моисей Урицкий），¹⁴⁶可見猶太人在布黨領導高層佔有重要地位，11月5日托洛斯基對彼得格勒駐軍發表長篇大論，成功說服他們投降，在11月7日召開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後，革命軍隨即佔領冬宮，布黨和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宣布將建立一個全布爾什維克政權，列寧宣讀和平政令，籲求不兼併、不索賠的立即和平，同時結束秘密外交，並公佈所有秘密條約，布黨從此掌權，史稱十月革命。¹⁴⁷

上述提及，在20世紀初期的革命運動中，處處可見猶太人的蹤跡，到了1917年，猶太人參與革命運動的比例已非常高，當時，在任何一個俄國革命團體或委員會中，都可以找到至少一位猶太人。¹⁴⁸因為觀點不同，猶太人各自分

¹⁴⁴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p. 542-543.

¹⁴⁵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p. 543-549

¹⁴⁶ Mark Weber, "The Jewish Role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s Early Soviet Regime,"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No. 1 (1994), pp. 4-22.

¹⁴⁷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p. 550-552.

¹⁴⁸ Андрей Дики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С. 28.

散在不同的革命派系中，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一推翻沙皇專制政權。筆者將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期參與革命運動的猶太人分為三類，分別是：

(一)、猶太復國主義者；(二)、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猶太工人總聯盟成員；

(三)、已被俄化並加入俄羅斯政黨的猶太知識份子。

(一) 猶太復國主義者

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 又稱為錫安主義，是猶太人發起的一個民族主義運動，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此地將成為在世界各地流浪或受逼迫的猶太人的最終居所，在這個國家中，猶太人就像得到重生，可以不受限的自由發展其宗教和文化，所有政府機關都由猶太人管理。¹⁴⁹在19世紀沙皇政府並沒有禁止境內猶太人發起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因為政府認為這是符合猶太人自身利益的活動，1897年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 (первый сионистский конгресс) 在瑞士巴塞爾 (Базел) 舉行，當時的197位代表中，有66位是俄國猶太人，佔總數三分之一，¹⁵⁰可見俄國猶太人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俄國猶太人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人數逐年增加，1897年俄國境內共有373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到1904年已增加至1572個，比較著名的俄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伯恩斯坦 (Яков Бернштейн-Коган)、烏希舍金 (Менахем Усышкин)、坦金 (Овсей Темкин)、曼德斯塔姆 (Михаил Мандельштам)、莫茨金 (Лео Моцкин)、席金 (Нахман Сыркин) 和茨沃斯基 (Владимир Жаботинский)。

20世紀初期俄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紛紛成立政黨，比較著名的為「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Сионистск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社會主義猶太工人黨」(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和

¹⁴⁹ Kemper Fullerton, "Zionism,"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4 (1917), p. 318.

¹⁵⁰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32.

「錫安工人黨」（Поалей Цион），這些黨的成員開始為俄國猶太人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和基本權益，例如：在1906年的杜馬選舉中，就有五位猶太復國主義者當選，他們提出：希望賦予猶太人基本公民權、准許猶太人用意第緒語和主張俄羅斯行民主體制等要求，此時，沙皇政府發現猶太復國主義份子試圖透過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以影響政府政策，所以開始禁止他們參政，並宣布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非法運動，¹⁵¹甚至到後來政府開始迫害猶太復國主義者，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只好將組織活動移到地下秘密進行，在1915年，俄羅斯帝國境內只剩不到18000位積極的猶太復國主義份子。¹⁵²

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專制被推翻，猶太復國主義再次興起，1917年五月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社會主義猶太工人黨宣布合併為「聯合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Объединё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並呼籲賦予猶太民族自治權，此黨在烏克蘭特別受到歡迎，並和社會革命黨（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以及孟什維克（Меньшевики）保持良好的關係，聯合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人數約為13000人。¹⁵³

錫安工人黨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為波羅霍夫（Бер Борохов），他是一位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波羅霍夫提出一個理論，試圖將馬克思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相結合，創造出一種世俗的猶太復國主義（Secular Zionism），他主張社會革命無法改善猶太無產階級的生活，猶太人必須前往巴勒斯坦進行階級鬥爭，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其經濟和生活條件，最終使猶太人的生活正常化，波羅霍夫的主張吸引了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加入，這些人通常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無法接受普遍俄國社會對於猶太人問題的觀點

¹⁵¹ Nora Levin, op. cit., p. 7.

¹⁵²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32-33.

¹⁵³ Nora Levin, op. cit., p. 5.

以及對猶太人的困境視而不見的行為。同樣的，錫安工人黨也和聯合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一樣為猶太民族權益發聲，例如：為猶太人爭取政治和一般公民權利、提倡組建猶太工會和罷工運動、建立猶太學校以及支持希伯來文和意第緒語文化。¹⁵⁴但是，以上的政黨在十月革命布黨掌權後都遭到鎮壓。

（二）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猶太工人總聯盟成員

1883年普列漢諾夫和伊格納托夫（Василий Игнатов）等人在瑞士日內瓦成立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¹⁵⁵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俄羅斯流傳，當時有一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名叫馬爾托夫，後來成為孟什維克的領袖，馬爾托夫是一位猶太人，他曾在1895年編寫立陶宛、波蘭和俄國猶太工人總聯盟（Всеобщ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в Литве, Польше и России, БУНД，以下簡稱崩得）的思想和組織綱要，他認為：要使馬克思主義廣為流傳，必須讓俄國的各民族都能理解此主義的真正意涵，而馬爾托夫自身是猶太民族，他希望透過意第緒語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傳達給猶太民族，尤其是猶太工人，所以馬爾托夫決定創立崩得，並希望崩得可以成為猶太無產階級的領導者和教育者，¹⁵⁶帶領猶太工人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1897年崩得在維爾紐斯正式成立，為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政黨和最大的猶太政治團體，崩得是一個組織良好、紀律嚴明的猶太無產階級團體，¹⁵⁷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其成員大多來自俄國西部的猶太人。崩得作為猶太工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目的是成為俄羅斯政黨的一部分，為革命事業服務，¹⁵⁸崩得著名領導人為：拉菲爾·阿布拉莫維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利伯（Михаил

¹⁵⁴ Nora Levin, op. cit., pp. 5-6.

¹⁵⁵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632。

¹⁵⁶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67。

¹⁵⁷ Nora Levin, op. cit., p. 4.

¹⁵⁸ Nora Levin, op. cit., p. 11.

Либер)、威因斯坦 (Арон Вайнштейн) 和阿姆斯特丹 (Александр Амстердам)，他們認為：若要解決當前俄國的猶太問題，勢必要進行一場革命，隨著沙皇制度被推翻和資本主義的消失，俄國社會對猶太民族的歧視也將隨之消失，¹⁵⁹崩得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運動的發展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¹⁶⁰但是，崩得的走向顯然跟馬爾托夫原提出的組織綱要背道而馳，崩得原來的目的應該是向猶太工人傳遞馬克思主義思想，主張各民族不分你我，一齊為共同目標而努力，但是崩得卻向民族主義靠攏，¹⁶¹開始為猶太民族爭取權益，並呼籲沙皇政府取消對猶太人的歧視法規、主張俄國實行社會主義聯邦制以及實現猶太民族自治等，¹⁶²為猶太人發聲的舉動使崩得不僅受到猶太工人的熱烈支持，還得到俄國猶太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認同，從1901年起，崩得成為俄國工人運動中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代表。¹⁶³但是崩得傾向民族主義的行為引起了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反彈，他們認為：猶太人不能構成一個民族，因為猶太人沒有共同生活的土地，此狀況迫使崩得更加強調猶太民族中的文化基礎。¹⁶⁴此外，崩得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所以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仇視崩得，並不承認其為猶太代表政黨。¹⁶⁵

20世紀初沙皇尼古拉二世助長的第二波排猶風潮中，崩得代表號召群眾拿起武器反抗沙皇政府，當時崩得約有23000位成員，¹⁶⁶此行動得到了烏克蘭地區工人的支持，抗議聲浪越演愈烈，沙皇政府試圖藉由武力消滅崩得，但是沒成功，1903年夏天，崩得聯合烏克蘭各省的工人舉行大規模罷工抗議，並希望他

¹⁵⁹ Nora Levin, op. cit., p. 4.

¹⁶⁰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C. 33.

¹⁶¹ Salo Baron, op. cit., p. 142.

¹⁶² 張娟，「簡述猶太人與20世紀初俄國革命」，*井岡山學院學報*，第30卷第3期（2009），頁91。

¹⁶³ 列寧，「怎麼辦？」，*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03.htm>（20181127）。

¹⁶⁴ Salo Baron, op. cit., p. 142.

¹⁶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⁶⁶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C. 53.

們能共同加入社會革命運動。¹⁶⁷雖然崩得受到革命人士特別是支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士批評，但是此政黨卻賦予俄國猶太人滿滿的希望，因為崩得讓他們明白，即使是猶太人也有能力抵抗專制政權的壓迫，並透過計畫性的罷工或抗議來改善生活條件。¹⁶⁸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05 года）期間，崩得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並開始藉由出版日報傳遞革命訊息給民眾，報名隨著時間有所變換，例如：維克爾（Векер）和人民報（Фолксцайтунг）都曾是其報名。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崩得主張賦予所有少數民族文化自治權，並為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少數分散民族提供域外文化自治。在1913年爆發貝利斯事件後，崩得號召猶太工人罷工並上街抗議，當時大約有兩萬名猶太人共同響應。¹⁶⁹20世紀初期，跟俄羅斯其他政黨或革命組織相比，崩得擁有更多的工人和大眾支持。

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成立，其創始人當中有三位是崩得的成員，¹⁷⁰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崩得成員集體入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會議上，崩得代表提出三點訴求：第一、希望黨承認崩得是猶太無產階級的唯一代表；第二、希望按照聯邦制原則建黨；第三、承認猶太人構成一個民族。但是崩得的提案卻遭到列寧和托洛斯基等代表拒絕，因為建立聯邦制與列寧想創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意願相違背，¹⁷¹而且聯邦制將會降低黨的團結力，也因為提案被拒，1903年崩得成員集體退黨，在崩得退黨後，黨內再次進行投票，列寧與其支持者變成多數派，馬爾托夫與其支持者則從多數派變成少數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

¹⁶⁷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68。

¹⁶⁸ Nora Levin, op. cit., p. 5.

¹⁶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⁷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⁷¹ Nora Levin, op. cit., p. 12.

克。¹⁷²在1906年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崩得成員又再次入黨，¹⁷³並在1912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最後一次分裂中，表態支持馬爾托夫所領導的孟什維克黨，¹⁷⁴崩得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雙方之間對立越來越深。¹⁷⁵1917年6月召開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中通過一項決議，賦予少數民族文化自決的權利，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加劇了波蘭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民族抱負和分裂傾向，1905年崩得提出的文化自治計畫因此受到除了布黨以外的各黨青睞，此計畫在1917年的五月和八月先後被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採納，這些革命家試圖通過對少數民族的讓步來獲取支持和維持俄國的統一。

除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以外，崩得成員也加入1902年由民粹派組織成立的「社會革命黨」（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共同發起許多革命活動，其著名人物為里斯（Соломон Рысс）。¹⁷⁶1917年底崩得約有33700名成員，¹⁷⁷1920年崩得分裂為左派和右派，許多右派代表選擇移民至國外，而左派成員在1921年宣布崩得正式解散，部分的左派成員在後來加入了蘇聯共產黨，¹⁷⁸如拉菲斯（Моше Рафес）、弗魯基娜（Эстер Фрумкина）和哥薩漢斯基（Шмуэль Гожанский）等人。¹⁷⁹

總結來說，崩得不論是在俄國猶太史上，或是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運動的發展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引導許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加入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為1917年二月革命的成功立下奠基石。

¹⁷² Salo Baron, op. cit., p. 143.

¹⁷³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45.

¹⁷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⁷⁵ Nora Levin, op. cit., p. 12.

¹⁷⁶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70。

¹⁷⁷ Nora Levin, op. cit., p. 5.

¹⁷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¹⁷⁹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74.

（三） 已被俄化並加入俄羅斯政黨的猶太知識份子

猶太人長期生活在俄羅斯社會中，其生活和宗教難免會受到斯拉夫民族的影響，此狀況對於居住在城市的猶太人尤其明顯，居住在城市的猶太人被俄化的比例逐年上升，統計數字指出：1890 年在聖彼得堡居住的猶太人中，有 28% 認為俄語是其母語，在 1900 年此數字上升為 36%，在 1910 年更是達到 42%，而認為其母語是意第緒語的俄國猶太人比例則下降至 54%。¹⁸⁰許多富有的猶太商人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羅斯大學就讀，最終成為知識份子，他們在求學期間已漸漸被同化成俄羅斯人，猶太文化和宗教對他們來說意義並不深，在 20 世紀初期，許多被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改變原來的猶太名，並與舊有的猶太社區和社群切斷聯繫，毅然決然加入如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等俄國革命政黨，並在黨中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之所以加入革命政黨，並不是為了幫猶太民族爭取權益，相反的，他們是為了要逃離原本悲慘的生活並在更大的非猶太世界中尋求認可。¹⁸¹

立憲民主黨於 1905 年成立，由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所構成，立場偏向保守，是唯一沒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黨，主張行君主立憲，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和反對革命，¹⁸²許多猶太人尤其是猶太知識份子支持立憲民主黨，俄羅斯帝國大臣會議主席維特曾說：幾乎所有畢業於高等院校的猶太知識份子都加入立憲民主黨，該黨允諾盡快給予他們平等權力，立憲民主黨在很大的程度上因為有猶太人才擁有了影響力，猶太人用自己的智力和實質勞動來壯大這個黨。猶太人在立憲民主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05~1907 年，立憲民主黨的 54 名中央委員中，共有 7 名猶太人，猶太律師維那韋爾（Максим Винавер）曾任黨主席，另外，同是立憲民主黨的黨員蘭德（Арон Ланде）和弗雷克爾

¹⁸⁰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op. cit., С. 43.

¹⁸¹ Nora Levin, op. cit., p. 9.

¹⁸²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655-660。

(Захарий Френкель) 都曾當選為第一屆國家杜馬代表。立憲民主黨不只志在保障俄國公民基本權利，它也為猶太人能擁有基本權益以及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努力，為此其曾經受到右翼人士的攻擊，稱立憲民主黨為猶太人的政黨。¹⁸³

在 20 世紀初期，有許多已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深深的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並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 1903 年此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後，雖然大部分猶太人選擇加入孟什維克，但還是有部分人選擇布黨，例如：李維諾夫 (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¹⁸⁴、戈登伯格 (Иосиф Гольденберг)、澤姆利亞奇卡 (Розалия Землячка)、利亞多夫 (Мартын Лядов)、古謝夫 (Сергей Гусев) 和杜布羅文斯基 (Иосиф Дубровинский)，以上這些猶太人都沒有進入第一屆布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影響力有限。

1909~1910 年間，列寧和一些布黨中央委員意見不合，因而斷絕往來，這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塔拉圖塔 (Виктор Таратута) 等猶太人才開始進入布黨領導階層，¹⁸⁵而領導十月革命的猶太人托洛斯基則是 1917 年才正式加入布黨，後來成為黨內僅次於列寧的重要人物，他曾說過：「我不是猶太人，我是國際主義者」，¹⁸⁶托洛斯基和其他在布黨擔任重要職位的猶太人，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卡岡諾維奇 (Лазарь Каганович)、斯維爾德洛夫和拉德克 (Карл Радек) 等都是已被俄化的猶太人，在以前也從未加入過猶太團體，他們被證實為國際主義者，並對猶太民族文化、猶太復國主義和宗教傳統抱持懷疑態度，¹⁸⁷對他們來說，除了猶太血統外，再也沒有其他與猶太相關的連結了。

¹⁸³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70。

¹⁸⁴ 李維諾夫於 1930~1939 年擔任蘇聯外交事務人民委員，相當於蘇聯的外交部長。詳見：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著，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921-923。

¹⁸⁵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71-372.

¹⁸⁶ Давид Шуб, *op. cit.*, С. 372-373.

¹⁸⁷ Nora Levin, *op. cit.*, p. 10.

而列寧非常相信這些在布黨中的猶太國際主義者，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仍被貼上猶太人的標籤，而且猶太人所組成的崩得長期與布黨呈現對立局面，所以布黨的其他成員自然對猶太人心生不滿，此種不滿情緒自然就轉移至布黨內的猶太人。在 1917 年 7 月第六屆布爾什維克大會所選出來的中央委員以及蘇維埃政權初期黨的最高領導階層中，猶太人佔了非常大的比例，¹⁸⁸例如：在布黨的 21 位中央委員中，猶太人佔了 6 名，他們分別是：托洛斯基、加米涅夫、索科利尼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和烏里茨基，¹⁸⁹而他們在後來的十月革命也都扮演重要角色並領導布黨成功奪下政權，當時參與十月革命的許多布黨高級指揮官都是猶太人，例如：領導革命武裝部隊的加馬尼克（Ян Гамарник）。另外，在十月革命期間，布黨內所有重要組織，如：委員會（комитет）、革命黨組織（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和中央委員會等的領導人物都是猶太人。¹⁹⁰也因為如此，國際上開始流傳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並將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畫上等號。

其實在 1903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後，大部分猶太人選擇加入孟什維克，其中一些人在後來也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如：克莫爾（Виктор Крохмаль）、欣丘克（Лев Хинчук）和馬丁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ртынов）。¹⁹¹猶太人會選擇加入孟什維克而不是布黨的原因在於：猶太人的宗教信仰和做法顯然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不符，然而，這些文化卻形成了猶太人生活的本質，所以猶太人和崩得盡可能的抵制布黨，¹⁹²此外，孟什維克也答應給予猶太人民族、宗教和文化自治的權利，所以，許多猶太人願意為孟什維克效力。在 1919～1920 年間，許多原本領導孟什維克的猶太人都改而加入布黨，如：馬丁諾夫、

¹⁸⁸ Nora Levin, op. cit., p. 11.

¹⁸⁹ 劉心華，「蘇聯境內猶太人的問題探討」，頁 84。

¹⁹⁰ Андрей Дики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С. 25-29.

¹⁹¹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頁 169。

¹⁹² Nora Levin, op. cit., p. 3.

葉爾曼斯基（Осип Ерманский）、谢姆柯夫斯基（Семён Семковский）等人，
但是這些猶太人最終都沒有成為黨內的核心份子。



第三節 列寧對猶太人之看法

二月革命沙皇政權被推翻後，俄國處處可見爭取民族解放的民主自由運動，但是，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卻不願意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他們認為民族運動終將導致國家分裂，而且保持對民族邊疆地區的統治是臨時政府的經濟、政治統治基礎，所以臨時政府仍採取和沙皇政權一樣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並遵循大國沙文主義（Chauvinism）原則，認為俄羅斯是統一且不可分割的大國。臨時政府的打壓態度，激起了俄國各民族，如：波蘭、芬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不滿情緒，他們開始發起民族解放運動，並要求臨時政府賦予各民族自決權以及恢復其民族的獨立國家地位，而此時列寧領導的布黨選擇為各民族發聲，譴責臨時政府的作為是徹徹底底的帝國主義，並試圖阻撓俄國各民族行使民族自決權。¹⁹³

1917年4月召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議中重申並闡述列寧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理念，主張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自由分離和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只有承認民族分離權，才能促進各民族真正實現民主，¹⁹⁴除了發佈宣言外，布黨也以實際行動證明和各民族站在一起的決心，1917年列寧和史達林紛紛支持且幫助芬蘭、愛沙尼亞和烏克蘭擁有分離的自決權，並號召無產階級群眾和農民一齊反對帝國主義的臨時政府，布黨的民族自決宣言和實際行動使他們得到大批群眾的支持，最終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

筆者將列寧對猶太人之看法分為兩個時期：1897～1917年十月革命以及1917～1924年列寧逝世。

¹⁹³ 趙常慶、陳聯壁、劉康岑、董曉陽等著，**蘇聯民族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2-25。

¹⁹⁴ 同前註，頁 25-26。

一、1897~1917年十月革命

在20世紀初期，列寧寫了許多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他始終堅持各民族平等的原則，當時列寧曾批評亞美尼亞人、波蘭人、高加索人以及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思想。¹⁹⁵1902年列寧起草了第二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草案，提出建立擁有民主憲法的共和國，而憲法草案總共有十一條，而其中的第六和七條與民族議題最為相關，分別是廢除等級制，全體公民不分性別、宗教信仰和種族一律平等以及承認國內各民族都有自決權。¹⁹⁶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是源於馬克思主義裡關於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和獨立運動的原理之一，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則，列寧的民族自決理念有以下三點：¹⁹⁷

- (一) 被壓迫的各民族擁有政治獨立自主權，擁有擺脫民族壓迫並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權利。
- (二)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民族可以實行區域自治。
- (三) 賦予各民族有決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務的平等權利和民主權利。

1903年崩得退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後，列寧在同年10月於「火星報」(Искра)上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崩得在黨內的地位」(The Bund's Position within the Party)，列寧將崩得提出的猶太民族自治要求視為猶太復國主義，譴責崩得試圖製造對立，並提到：俄國猶太人所面對的問題是：俄化或是隔離，而崩得所提出的猶太民族自治概念顯然是選擇隔離而不是俄化，所以列寧認為：猶太民族自治的要求將與猶太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而此篇文章可以作為日後列寧與布黨在處理猶太人問題上的基本立場。¹⁹⁸

¹⁹⁵ Nora Levin, op. cit., p. 15.

¹⁹⁶ 列寧著，中共中央編譯局譯，**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95。

¹⁹⁷ 趙常慶、陳聯壁、劉康岑、董曉陽，**蘇聯民族問題研究**，頁35。

¹⁹⁸ Nora Levin, op. cit., pp. 17-18.

在一戰爆發以前，列寧將重心擺在增加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影響力，所以較少關注民族問題，¹⁹⁹但是1913年列寧在其文章中提到：民族問題在現今俄羅斯社會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民族主義的思想在各個不同民族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如波蘭、猶太和烏克蘭等人中間迅速發展，以至達到破壞黨綱的地步，上述現象迫使列寧更加注意民族問題。²⁰⁰其實，列寧處理民族問題和猶太問題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他試圖利用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等方式來獲得民眾支持，最終達到獲取政權的目的，基本上列寧對於民族主義和猶太問題的觀點仍是遵守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²⁰¹

20世紀初期的奧地利帝國（Austrian Empire）是一個實行聯邦制並賦予各民族文化自治權的國家，列寧將其視為參考範本，並派遣史達林前往維也納，為列寧即將發表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蒐集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後，1913年春天史達林在「啟蒙」（*Просвещение*）報發表一篇文章，名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Маркс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在文章中史達林重申列寧對崩得所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批評，並首次針對「民族」（*Нация*）給了明確定義，史達林提出：要構成一個民族，必須要具備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等四個條件，缺一不可，在文章中，史達林特別提及猶太人，他認為猶太人不能構成一個民族，雖然他們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經濟上彼此隔離以及各自使用不同的語言，所以猶太人並不是一個民族。²⁰²此概念成為列寧和史達林統治時期對猶太人的基本觀點。

¹⁹⁹ Nora Levin, *op. cit.*, p. 15.

²⁰⁰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10-12.htm>（20181127）。

²⁰¹ Thomas Sawyer, *op. cit.*, p. 6.

²⁰²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20181126）。

1913年列寧發表一篇文章，名為「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у），此篇文章非常符合共產黨的精神，他說道：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是兩個敵對的口號，其代表著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互不相容，馬克思提出用國際主義也就是各民族不分你我共同團結起來的方式代替一切的民族主義，這種模式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增長。此外，列寧也批評各民族，如大俄羅斯、烏克蘭、猶太和波蘭的資產階級假借「民族文化」之名，實際上是在分裂無產階級工人和削弱民主，同農奴主進行出賣人民權利和人民自由的骯髒交易，此外，也會加大各民族之間既有的差距，²⁰³所以列寧極力反對崩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想法，他甚至說：誰直接或間接提出猶太民族文化的口號，誰就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和資產階級的幫兇，所以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崩得自然就成為列寧眼中無產階級的敵人，列寧認為崩得的作為實際上就是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傳播給無產階級工人。²⁰⁴針對猶太民族文化自治一事，列寧也提到：這個口號對於猶太人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引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考茨基（Karl Kautsky）所說過的話：「俄國的猶太人與其說是民族，不如說是幫會²⁰⁵，而企圖把猶太人組成一個民族，就是企圖保存幫會」。²⁰⁶從此處可以發現，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對於猶太民族自治和猶太人是否構成一個民族的觀點持反對意見。雖然列寧強烈抨擊猶太代表崩得，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稱讚具有革命熱忱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積極參與社會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並

²⁰³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51.

²⁰⁴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10-12.htm>（20181127）。

²⁰⁵ 幫會的定義為：一群人為某種利益或目的結合成的組織或團體。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幫會」，<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eb.cgi>（20181128）。

²⁰⁶ 列寧，「民族問題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06.htm>（20181128）。

將俄國人民的幸福擺在第一位，列寧稱讚他們的猶太文化和行為是非常先進且值得效仿的。²⁰⁷

雖然列寧不承認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但是他仍非常關心俄國猶太人的權益，並譴責沙皇政府對猶太人的逼迫。例如：1914年列寧在他的文章「關於民族政策問題」（К вопросу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中提到：貝利斯事件揭露了俄國各種可恥的制度，也因為俄國沒有明確的法制系統，所以行政當局和警察機關可以肆無忌憚、厚顏無恥的迫害猶太人。²⁰⁸列寧明確感受到沙皇政權腐敗的政治氣氛，並呼籲人民勇敢站出來反抗專制政權，齊力使俄國翻轉為民主共和國，也如他所願，後來二月革命爆發，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接管政權的臨時政府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國，但是，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臨時政府，他們做的許多決定都令俄國人民感到失望，此時，列寧意識到必須再次發起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使無產階級帶領俄國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史稱十月革命。

二、1917~1924年列寧逝世

十月革命勝利後，1917年12月2日列寧簽署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並宣布廢除沙皇時期對猶太人的歧視和逼迫等條款，²⁰⁹此宣言可以代表列寧時期蘇俄政府對於民族政策的基本理念：²¹⁰

- （一）俄國各族人民享有平等及自主權。
- （二）俄國各族人民享有自治且組織獨立國家之權利。
- （三）廢除任何民族及宗教之一切特權與限制。

²⁰⁷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10-12.htm>（20181127）。

²⁰⁸ 列寧，「關於民族政策問題」，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040406.htm>（20181128）。

²⁰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陝西師範大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18。

²¹⁰ 青覺、栗獻忠，**蘇聯民族政策的多維審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 64。

(四) 居住在俄國領土上各少數民族和族群有自由發展之權利。

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是列寧解決俄國民族問題的兩個基本原則，²¹¹但是如上述所提到的，列寧並不承認猶太人構成一個民族，他採用考茨基（Карл Каутский）的觀點，認為猶太人缺少自己的土地和語言，所以無法構成一個民族，列寧認為：猶太人只是反猶主義所延續的歷史生存，隨著時間的推移，猶太人將會漸漸被同化成俄羅斯人，但是在猶太人俄化的過程中，必須賦予他們和蘇聯其他民族一樣的政治、教育、文化和宗教信仰權利，當時蘇聯政府機構和大學都歡迎猶太人加入。雖然列寧賦予猶太人跟其他民族一樣的權利，但是他對於「猶太人不是一個民族」抱有非常堅定的立場，列寧曾出手迫害猶太復國主義以及崩得，因為這些團體堅持猶太人應當被視為一個民族。²¹²

十月革命後，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議（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主席並成立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列寧希望此委員會可以成為中央和各民族之間的溝通橋樑，當時，史達林被任命為第一屆民族委員。²¹³基本上，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就將大部分的民族事務全權交給史達林處理。其實，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蘇聯猶太人有受到一些限制，一切獨立的猶太人團體、政黨以及出版、教育和宗教機構都被取締和禁止，²¹⁴但是蘇聯官方也為境內猶太人設立一個猶太人官方機構—「猶太委員會」（Еврейски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1918年1月20日由迪曼斯坦（Шемён Диманштейн）所領導的猶太委員會正式成立，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組成的一部分，此委員會主要負責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и)）的猶太政策，猶太委

²¹¹ Thomas Sawyer, op. cit., p. 13.

²¹²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50.

²¹³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Curran, op. cit., p. 552.

²¹⁴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04。

員會中有許多來自錫安工人黨的成員主張猶太民族自治，但是此提議遭到否決，1918年底猶太委員會已在俄國各地開設13個地區猶太委員會（местные еврейские комиссариат），²¹⁵主要處理地方上的猶太事務和保障猶太人權益。

除了猶太委員會之外，還有一個負責處理猶太事務的機構—「猶太分部」（Евсекция），於1918年7月在奧廖爾（Орёл）創立，跟其他民族分部一樣隸屬於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猶太分部的**主要任務就是用意第緒語向俄國猶太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動員猶太人一齊參與建造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以及幫助貧困的猶太人改變生活現況等**，另外，猶太分部也表明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思想，並與崩得和其他猶太社會主義政黨進行對抗。1918年10月20日在莫斯科舉行猶太分部第一次大會，共有64名代表出席，猶太分部的創立象徵著解決蘇聯猶太問題的權力從政府機關轉變成為黨的職責。²¹⁶但是，1930年1月猶太分部被迫解散，許多領導人都在史達林殘酷的大清洗中喪生。

1920年代蘇聯政府內部就猶太人問題產生了爭論，以史達林為首的一派認為必須將猶太人完全俄化，而以加里寧（Михаил Калинин）為首的另一派則反對將猶太人俄化，²¹⁷而列寧則傾向將猶太人俄化，因為他認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方法不是將其視為獨立的民族而是將其完全俄化，列寧提倡對境內猶太人實行平等政策，直到他們完全俄化為止，²¹⁸而反對將猶太人俄化的聲浪則在史達林上台後完全消失。

²¹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1917–21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5/#01>, Accessed: Dec 8, 2018.

²¹⁶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секция,”<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life-in-ussr/11538/>, Accessed: Dec 8, 2018.

²¹⁷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52.

²¹⁸ Thomas Sawyer, op. cit., p. 10.

第四節 小節

在基輔羅斯時代，哈札爾猶太人和西方猶太人相繼遷入俄國，成為了俄國猶太人的祖先，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擁有信仰和工作自由，幾個世紀以來，哈札爾猶太人和西方猶太人互相通婚也與當地俄羅斯人和平相處。

15世紀末伊凡三世統治時期，揭開了俄國官方逼迫猶太人的序幕，同時也在俄國社會中種下反猶主義的種子，接下來的五百多年，俄國猶太人的命運日益艱辛，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在瓜分波蘭的協議中獲得大片領土，使俄羅斯帝國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五十萬名猶太人，為了方便管理，葉卡捷林娜二世頒布定居點法，限制境內猶太人的移動範圍。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曾帶給俄國猶太人短暫的希望，他承諾減輕猶太人的負擔，並著手進行許多改革，但是在亞歷山大二世遭到暗殺後，猶太人的命運急轉直下，1881年在俄國境內掀起大規模的屠猶暴動，許多猶太人都無辜受害，1882年沙皇政府頒布著名的五月法規，這是一個嚴重歧視且打壓猶太人的法令，法規內容增加許多對猶太人的限制，也因為沙皇政府變本加厲的逼迫，許多猶太人選擇加入革命運動或移民至國外。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下，俄國爆發第二波屠猶暴動，而且這一次是由沙皇政府所主導，因為沙皇想要將人民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轉嫁至猶太人身上，所以捏造了許多謠言，煽起俄國人民對猶太人的仇恨，在1913年爆發貝利斯事件，使俄國社會反猶情緒達到巔峰。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許多猶太人參與其中，沙皇專制終被推翻，其實早在1870年代就有猶太學生參與革命運動，只是數量不多，其影響力有限，到了20世紀初，猶太人已在革命份子中佔有很大的比例，而筆者將這些猶太人分成三大類，分別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崩得成員和已被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雖然因觀點不同而分散至不同革命團體，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推翻沙皇

政權。二月革命後，布黨的領導階層中，猶太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國際上還因此流傳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這些猶太人都是屬於上述第三類已被俄化的知識份子，更準確的來說，他們稱自己為國際主義者，猶太血統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而列寧也十分相信這些猶太國際主義者，並將他們擺在布黨重要位置上，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仍然被貼上猶太人的標籤。

從列寧過往的文章可看出，他認為猶太人缺少構成民族的條件，所以不能被定義為一個民族，此外，俄國猶太人各自分散在境內各處並和當地俄羅斯人相處，所以列寧認為對猶太人最好的政策就是將其完全俄化，但在達到目標以前，必須賦予所有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樣平等的權利，讓他們免於再一次經歷沙皇時代被歧視和逼迫的惡夢。



第參章 蘇聯猶太人—受害者

史達林統治時期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拉攏（1925～1939年）、打壓（1939～1941年）、利用（1941～1946年）和整肅（1946～1953年），²¹⁹每一時期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都不盡相同。史達林執政初期，為要使蘇聯經濟快速發展，決定提出五年計畫（Пятилетки СССР），但是這些大型計劃必須有人民來共同響應，而且，當時猶太人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對五年計劃的推行助益很大，所以史達林開始拉攏境內猶太人，並促使許多猶太人進入公部門任職。1939年史達林開始打壓境內猶太人，許多猶太官員都悄悄被撤換掉，但是，打壓時期僅維持兩年，1941年6月納粹入侵蘇聯後，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轉為親切，並決定利用猶太人向世界各國尋求支援，筆者將之稱為利用時期，在此時期史達林准許猶太人舉辦集會和創立組織。二戰結束後，史達林一改先前和善態度，開始整肅境內猶太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到逮捕，此段日子被稱為蘇聯猶太人的黑暗年代。1953年史達林過世後，逼迫猶太人的行為才告一段落。

在本章中，筆者將會詳述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態度的變化，並探討史達林統治後期整肅猶太人的歷程和原因。

²¹⁹ 高麥愛在其文章「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猶太人的政策」中提到：史達林對猶政策分成四個階段：同化、打壓、利用和消滅，但筆者在此稍作修改，改為：拉攏、打壓、利用和整肅，之所以將第一階段改成拉攏是因為：1920年代史達林推出五年計畫，希望蘇聯經濟能夠快速發展，這時他必須拉攏所有民族的人共同為蘇聯經濟而努力，所以筆者認為在1925～1939年這段期間中，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較接近拉攏而不是同化。

第一節 二戰前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

此節主要探討：二次世界大戰前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筆者將之分為兩個階段：拉攏時期（1925～1939年）和打壓時期（1939～1941年）。

一、拉攏時期（1925～1939年）

1921年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旨在恢復因戰爭而受到衝擊的蘇聯經濟，並放寬原本國家對經濟施加的壓力，如：賦予農民經濟自由權、鼓勵私人進行小規模農耕以及准許私人進行貿易等，²²⁰當時，尤其是在大城市，猶太商人的數量明顯增加，在1920年代，猶太人的商業活動快速發展，1926年在白俄羅斯共和國的商人中，高達90%都是猶太人，²²¹先前內戰（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所帶來的衝擊也隨著時間逐漸恢復²²²。另外，當時有很多猶太人在各級政府機關任職，根據1926年的調查，全蘇聯最多猶太人從事的行業就是公務人員（參見表 3-1），據統計，1920年代，在556名布黨、政府和軍隊的高層領導人中，共有448名猶太人，²²³可見猶太人的政治地位顯著提升。

²²⁰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789-792。

²²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9, 2018.

²²² 在 1918～1922 年的內戰中，蘇維埃俄國（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宣布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猶太人財產總數的三分之一都被沒收，而且私人買賣也遭到禁止，當時約有一百萬猶太人成為難民，內戰著實對境內猶太人造成很大的影響。詳見：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10, 2018.

²²³ 余建華、康璇，「蘇聯對猶政策的歷史考察」，*史林*，第 2 期（2007），頁 158。

表 3-1 1926 年蘇聯猶太人從事職業調查 (%)

公務人員	23.4
手工業者	19.0
工人	14.8
商人	11.8
無工作者	9.3
農夫	9.1
無特定行業者	7.8
自由業者	1.6
其它	3.2

資料來源：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10, 2018.

1924年列寧過世後，開啟了史達林和其他中央委員一系列的黨內鬥爭，第一次黨內鬥爭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組成的「三人執政團」（Триумвират）成功迫使托洛斯基辭職，也因為托洛斯基是猶太人，許多黨內的俄羅斯人將其視為支持孟什維克的叛徒和偏離正道者，列寧過世後，托洛斯基在黨內的影響力快速下降。1925年三人執政團宣告決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轉往向托洛斯基靠攏，而史達林則加入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為首的溫和派，第二次黨內鬥爭就此展開。在第14屆黨代表大會上，加米涅夫質疑史達林出任新領袖的資格，此時，布哈林支持史達林並為其辯護，此舉賦予史達林統治的正當性，1926~1927年史達林在布哈林派的協助下，成功迫使政治局將左派人士，如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及其黨羽解職。而在第三次黨內鬥

爭中，史達林把其餘反對勢力徹底清除。²²⁴在進行了三次黨內鬥爭後，史達林於1929年確立自己在蘇聯的領導地位，但是這一系列政治鬥爭也進一步讓史達林對猶太人態度產生變化，因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反史達林的政治人物大多都是猶太人。²²⁵

1923年6月在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第四次會議中，史達林提出要清洗國家機關和布黨中的民族主義份子，首先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民族份子和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份子，再來是其他民族主義份子，²²⁶其實史達林此處提到的民族主義份子很大部分就是暗指猶太人，另外，他認為在一個俄羅斯人的國家應該讓俄羅斯人而不是猶太人來領導人民委員會，²²⁷也因為史達林的施壓，在1924年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юр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把擔任人民委員會代理主席的加米涅夫撤換掉，改由俄羅斯人李科夫（Алексей Рыков）替補其位，史達林曾對李科夫說：「我們將擺脫猶太人了」，²²⁸雖然史達林看似對猶太人擁有很高的敵意，並著手清除在黨內和國家機關擔任重要職位的猶太人，但是此時期他對猶太人的壓迫，僅限於政治層面。

1928年史達林下令以五年計畫取代新經濟政策，旨在使蘇聯經濟快速發展，史達林宣布將在蘇聯境內推行農業集體化和迅速工業化，為了要有效推動這些大型國家計畫，史達林必須拉攏各民族，特別是猶太人，因為他們在蘇聯是教育程度和識字率第二高的民族（參見表3-2），而史達林的五年計畫正好需要大量受過教育的人員以擔任如：記簿員、管理員、官員、宣傳工作者、工程

²²⁴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798-801。

²²⁵ 余建華、康璇，「蘇聯對猶政策的歷史考察」，頁 159。

²²⁶ 史達林，*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242。

²²⁷ Feliks Chuev 著，王南技、孫瑞玉譯，*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談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頁 239。

²²⁸ Aron Katsenelinboigen, *The Soviet Union: Empire, Nation and syste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p. 169.

師、教師和科學家等職位，²²⁹因此，此時期史達林對猶太人還是採取拉攏的態度，使猶太人願意為了蘇聯經濟建設而效力。²³⁰

表 3-2 1926 年蘇聯人口普查各民族之識字率²³¹

各民族	識字率
卡拉伊姆人	83.5
猶太人	81.9%
拉脫維亞人	79.4%
立陶宛人	78.8%
芬蘭人	77.8%
捷克斯洛伐克人	75.9%
波蘭人	75.6%
伊喬里亞人	60.9%
沃茨人	59.9%
德意志人	58.9%
保加利亞人	56.3%
白俄羅斯人	54.7%

²²⁹ 費孝通，頁 497，**蘇聯主要民族手冊**。

²³⁰ 高麥愛，頁 381，「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猶太人的政策」。

²³¹ 此處筆者只將識字率前二十大民族列出。詳見：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7 декабря 1926 г., Вып. 5: Возраст и грамотно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часть РСФСР.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СР. (Москва: ЦСУ СССР, 1928), С. 75.

希臘人	51.2%
俄羅斯人	46.1%
烏克蘭人	43.3%
卡累利阿人	41.4%
科米人	39.1%
維普森人	35.7%
韃靼人	32.9%
楚瓦什人	32.4%

資料來源：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7 декабря 1926 г., Вып. 5: Возраст и грамотно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часть РСФСР.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СР. (Москва: ЦСУ СССР, 1928), С. 75.

五年計畫的推行促使大量猶太人進入公部門，1930年代猶太人已在蘇聯的管理、技術機構和政治、文化部門佔有很高的比例²³²，另外，在推行五年計畫的同時，史達林開始針對「階級敵人」（Лишениец）²³³，如富農、放高利貸者、販賣私貨的商人和神職人員等進行迫害，史達林認為他們都是不勞而獲的人，無產階級有義務要消滅他們，而在這些階級敵人當中，猶太人佔的比例最高，當時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城鎮地區生活的猶太人中，有高達60~70%被官方定義為階級敵人，他們不只喪失政治權力，還被剝奪社會福利權、工作權和教育權，有些猶太人甚至還被沒收財產並驅逐出境。但是，史達林上述逼迫階

²³² 1930年代猶太人佔蘇聯總人口比例約2%，但卻佔醫生和文化部門工作人員總數高達16%，也佔蘇聯科學家總數的13%。詳見：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497。

²³³ 階級敵人（Лишениец）指：1918年蘇俄憲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СФСР 1918 года）第65條中所提到不得參加選舉以及被選舉的人員，而這些人員大多都是放高利貸者、僧侶、宗教祭司、販賣私貨的商人以及有罪之人。詳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1918年蘇俄憲法」，<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ussia-19180710.htm>（20181210）。

級敵人的舉動並沒有特別針對猶太人，他主要目標是想要把資產階級從蘇聯社會清除，相反的，此時期蘇聯官方還曾立法幫助過境內猶太人，1929年11月蘇聯人民委員會（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СССР）通過一項法令，名為「改善猶太人經濟條件措施」（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еврейских масс），旨在幫助失業的貧困猶太人尤其是手工業者就業。²³⁴

20世紀初期，約有六百萬猶太人居住在蘇聯，²³⁵佔了世界猶太人口的一半，²³⁶所以，為要解決境內龐大猶太人口的壓力，1928年3月30日史達林宣佈遠東的比羅比詹（Биробиджан）地區為猶太人自治區，1934年5月更進一步將比羅比詹更名為猶太自治州，史達林設立猶太自治州的目的為：一、緩解境內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強烈復國情緒；二、幫助猶太人恢復正常生活並擁有真正的家園；三、滿足猶太人極大的經濟需求；四、促進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五、透過對猶太人釋出善意，從而獲得美國富有猶太人的經濟援助；六、降低日本擴張其勢力到遠東地區的可能性²³⁷；為要達到上述目的，史達林積極號召全世界的猶太人移往此地居住，另外，因為當時居住在比羅比詹地區的人口只有約三萬人，所以大批猶太人移入帶來的衝擊也較小，蘇聯政府可以從而省去許多麻煩。²³⁸但是設立猶太自治州的政策效果不彰，因為此地區非常遙遠、自然條件極差且土壤不適合耕種，所以許多住在都市的蘇聯猶太人都不願意搬到猶太自治州生活。

²³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12, 2018.

²³⁵ Андрей Дики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С. 21.

²³⁶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03。

²³⁷ 1931年日本曾入侵中國東北滿州，史稱九一八事變，此事件使蘇聯政府更加注意遠東地區的攻防戰略，並時刻將1905年與日本作戰失敗的慘痛教訓銘記在心，對於蘇聯來說保護遠東地區免受外來威脅是首要之務，所以當時蘇聯部署了許多軍隊常駐在遠東地區，但也因為遠東日益升溫的情勢，使許多俄國猶太人打消移民至比羅比詹地區的想法。詳見：Salo Baron, *The Russian Jews Under Tsars & Sovie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 195.

²³⁸ Salo Baron, op. cit., pp. 194-195.

1930 年代史達林發起大整肅（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運動，旨在摧毀可能改建一個新政權或批判其政策的人士，當時，許多黨先前的領袖，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科夫和托洛斯基等都遭到判刑或處死，²³⁹雖然此時期的大整肅並沒有特別針對猶太人進行迫害，但是，因為當時許多猶太人在各級政府機關和文化部門任職，所以影響也很深遠。

史達林曾針對反猶主義提出自身看法，1931 年他接受美國猶太電信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記者訪問時曾強烈譴責反猶主義，並宣稱反猶運動是與蘇維埃制度完全敵對的現象，²⁴⁰另外，在自傳中，史達林也曾提到：「反猶主義是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的極端形式，依照蘇聯法律，積極的反猶主義者應判處死刑」，²⁴¹史達林清楚表達蘇聯當時對猶太人的立場，並且強調沒有壓制境內猶太人，到「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前，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大多維持拉攏態度。

二、打壓時期（1939~1941 年）

1939 年 5 月史達林將原擔任蘇聯外交事務人民委員的猶太人李維諾夫撤換掉，改由史達林的忠實秘書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接掌其位，此舉顯示史達林準備在外交政策上做重大改變，在第 18 屆黨大會的演講上，史達林指控西方欲挑起蘇聯和德國之間的戰爭，並宣布不會為了他國而讓蘇聯捲入戰爭，這一番話明確表達蘇聯的立場，其實此時史達林認為英法等西方陣營實力將不敵德國納粹，所以試圖和他們劃清界線，並向德國靠攏。1939 年 8 月蘇聯開始

²³⁹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822-825。

²⁴⁰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34。

²⁴¹ 史達林，*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28。

與德國進行密集談判，同年 8 月 23 日，德國外交部長李本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納粹／蘇聯公約」（Nazi-Soviet Pact），此公約包含兩部分：公開條款與秘密條款，公開條款就是後人熟知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它保障德國東側的安全，並鼓勵希特勒入侵波蘭，導致後來發生震驚世界的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針對希特勒大肆殺害波蘭猶太人的暴行，蘇聯官方當時也並未發表意見，雖然在此時期蘇聯政府並沒有明顯的反猶舉動，但是卻完全無視與猶太人相關的一切事情。²⁴²而秘密的版圖議定書則是劃分德蘇勢力範圍，雙方決議共同瓜分波蘭，蘇聯從而獲得波蘭東部約三分之一的領土，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與白俄羅斯也被劃入蘇聯版圖，用以交換蘇聯軍隊原先佔領的一些波蘭版圖，²⁴³後來比薩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和北布科維納（Северная Буковина）也被併入蘇聯，二戰期間領土的擴張使蘇聯在短時間內增加約 217 萬名猶太人，蘇聯猶太人總數上升至 525 萬，²⁴⁴成為世界上最多猶太人居住的國家。²⁴⁵

簽訂納粹／蘇聯公約後，史達林隨即開始打壓境內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²⁴⁶首先，針對在政府部門和黨內任職的猶太官員們進行搜查，史達林對剛上任的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說：除去所有在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裡的猶太人，²⁴⁷莫洛托夫立即對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官員進行種族身份確認，當時，在蘇聯的外交人員和大使中，猶太人佔了絕對多數，也因為這樣，為數眾多的猶太人遭到免職，例如：蘇聯駐德國的大使蘇利茨（Яков Суриц），因為是猶太人而被召回，一批擔任重要職位的猶太裔官員全被撤換，有些猶太官員甚至還無罪

²⁴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23, 2018.

²⁴³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24-926。

²⁴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26, 2018.

²⁴⁵ Zvi Gitelman, op. cit., p. 155.

²⁴⁶ Laurie Salitan, op. cit., p. 17.

²⁴⁷ 王南枝、孫瑞玉，*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談話*，頁 331。

被捕，在當時，許多中央委員會裡的猶太人也悄悄消失，另外，蘇聯官方還曾提出：要對猶太官員和職工進行配額限制，²⁴⁸管制他們進入政府或公家機關任職的人數。到了 1941 年，蘇聯政府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崩得成員、猶太宗教人士和猶太作家再次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²⁴⁹當時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被放逐至俄羅斯東部甚至被驅逐出境，蘇聯當局也在此時期開始積極進行反宗教宣傳，嚴禁宗教祭司出售祈禱書（Молитвенник）或宗教相關物品，當時許多猶太會所被迫關閉，猶太拉比也遭到逮捕，²⁵⁰史達林的打壓行為使蘇聯猶太人對未來感到堪憂，但是打壓時期僅持續兩年，在 1941 年 6 月德國入侵蘇聯後，出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史達林停止打壓境內猶太人，甚至還打出親猶牌，對猶太人態度產生巨大變化。



²⁴⁸ Aron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The Red Book: 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Jews and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New York: Enigma, 2003), p. 127.

²⁴⁹ Martin Gilbert, *The Jews of Russia: their history in maps and photographs* (Oxford: Merton College, 1976), p. 33.

²⁵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28, 2018.

第二節 二戰時期史達林的猶太政策和猶委會的貢獻

在前一節筆者已針對二戰前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進行探討，而此節將闡述二戰時期史達林對蘇聯猶太人的政策和猶委會的貢獻。在戰爭期間史達林一改先前對猶太人打壓的態度，因為他想要利用蘇聯猶太人向世界尋求援助，因此筆者將其稱為利用時期（1941~1946 年），另外，此節的另一個重點將會探討在二戰時期創立的猶委會對蘇聯的貢獻。

1941 年 6 月 22 日清晨，德國撕毀先前所簽訂的條約向蘇聯進攻，當時約三百萬名納粹士兵穿過蘇聯邊界，陣線長達兩千英里，德軍的入侵開啟了史上最大的地面戰爭，而蘇聯則稱之為「偉大的衛國戰爭」（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²⁵¹當時德國對蘇聯展開攻擊，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除掉所有蘇聯領土上的猶太人，希特勒將猶太人視為德意志民族的敵人，²⁵²並將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黨畫上等號，希特勒認為要除掉蘇聯所有的猶太人第一步必須先將猶太人的大本營—布黨剷除，所以決定撕毀條約入侵蘇聯，1941 年 7 月 2 日德國親衛隊國家安全部（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部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令射殺帝國的敵人—也就是所有在蘇聯領土上的政治委員、共產黨員和猶太人。²⁵³

戰爭初期，史達林沒料到德國會發動攻擊，蘇軍因準備不足而處於極度弱勢，²⁵⁴納粹軍隊迅速佔領立陶宛、拉脫維亞和白俄羅斯西部等地並殺害許多當

²⁵¹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40。

²⁵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Dec 29, 2018.

²⁵³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Dec 29, 2018.

²⁵⁴ Salo Baron, op. cit., p. 252.

地猶太人²⁵⁵，²⁵⁶在 7 月 20 日，離開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德國的坦克部隊已進入離莫斯科僅 225 英里的城市斯摩棱斯克（Смоленск），²⁵⁷蘇聯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眼看德軍步步逼近莫斯科，1941 年 7 月 3 日史達林以兄弟姊妹們、朋友們等親切的稱呼向蘇聯全民發表談話，他說道：軍事上的失利是因為德軍的突擊，並直指希特勒是個背信忘義的人，²⁵⁸另外，史達林也提到：此次戰爭不僅涉及蘇聯的存亡，也關乎蘇聯境內每一個人民的未來，如果此次戰爭失利，蘇聯廣袤的土地將成為德國納粹的殖民地，蘇聯各族人民將淪為奴隸，無一倖免，²⁵⁹史達林試圖激發蘇聯人民的愛國心理並呼籲他們和紅軍一齊反抗敵人、保衛祖國並捍衛自己的權利，他將此次戰爭視為：全體蘇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偉大戰爭，在這場偉大的戰役中，蘇聯不是孤獨的，美國和歐洲各國人民將成為蘇聯可靠的同盟，²⁶⁰也因為當前戰爭的需要，史達林對各族人民包含蘇聯猶太人的態度轉為親切，蘇聯政府停止對教會的迫害以及暫停對無神論的宣傳，並重新開放關閉了 20 多年的教堂。²⁶¹

德國入侵蘇聯後，截至 1941 年 12 月，已有五十萬蘇聯猶太人遭殺害，²⁶²納粹士兵徹底滅絕佔領地區上的所有猶太人，也因為納粹軍隊殺害同胞的殘忍暴行，激起了蘇聯猶太人全力對抗德國的決心，當時許多猶太人義無反顧的投入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甚至還有 120 名猶太士兵在戰爭期間獲得了「蘇聯英雄」

²⁵⁵ 當時德軍殺害許多蘇聯猶太人，詳細人數和被殺害猶太人之居住地可參見：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Jan 1, 2019.

²⁵⁶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24。

²⁵⁷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40。

²⁵⁸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著，秦順新譯，**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下）**（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頁 4-5。

²⁵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25。

²⁶⁰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文集 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292-293。

²⁶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25-26。

²⁶² Nora Levin, op. cit., p. 401.

²⁶³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的稱號，他們分別是維廉斯基斯 (Вольфас Виленскис)、烏什波利斯 (Григорий Ушполис)、欽傑里斯 (Борис Цинделис)、舒拉斯 (Калманис Шурас)、別林斯基 (Ефим Белинский)、布馬金 (Иосиф Бумагин)、卡爾多斯基 (Шика Кордонский) 和卡圖寧 (Илья Катунин) 等人，²⁶⁴蘇聯猶太著名詩人克維特科 (Лев Квитко) 也在動員令發佈之後，自願加入軍隊，²⁶⁵蘇聯猶太人在衛國戰爭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之中許多人擔任軍官並指揮軍隊作戰，當時約有 525000 名蘇聯猶太人參戰，其比例遠高於猶太人在蘇聯總人口中的佔比，²⁶⁶而且猶太人在此戰役中因功受獎的人數，在蘇聯各民族中高居第四。²⁶⁷另外，當時也有很多猶太人加入蘇聯淪陷區的游擊隊 (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бригада)²⁶⁸例如：在「列寧游擊隊」 (Ленинская 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бригада) 的 1728 位隊員中，猶太人佔了 366 位，以及在 678 位「前進」 (Вперёд) 游擊隊成員中，有 103 位猶太人。²⁶⁹以上種種數據都可以證明猶太人將蘇聯的存亡與自身利益看為同等重要。

德國入侵蘇聯後，蘇聯政府開始大肆批評納粹軍隊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暴行，²⁷⁰也在此時，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產生明顯的變化，他決定利用蘇

²⁶³ 1934 年 4 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創立蘇聯英雄此稱號，它是蘇聯最高榮譽的勳章，通常授予在戰爭中對蘇聯有貢獻的士兵。詳見：Награды России,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http://ordenf.ru/geroi-rossii/geroi-sssr/>, Accessed: Jan 1, 2019.

²⁶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Jan 1, 2019.

²⁶⁵ 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С. 97.

²⁶⁶ Salo Baron, op. cit., p. 259.

²⁶⁷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49。

²⁶⁸ 蘇聯游擊隊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創建的，是一個有組織的武裝行動，而成員則是由蘇聯淪陷區的人民所組成。詳見：每日頭條，「二戰時蘇聯游擊隊是歐洲最強大的人民武裝 德軍損失 150 萬」，<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5o9k3r.html> (20190101)。

²⁶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Jan 1, 2019.

²⁷⁰ Nora Levin, op. cit., p. 403.

聯猶太人向國際尋求支持，並盡早開闢第二戰線，²⁷¹所以史達林對猶太人態度轉為親切。1941年8月16日，蘇聯猶太導演兼演員米霍埃爾斯（Шломо Михоэлс）、猶太作家貝格爾森（Давид Бергельсон）、猶太詩人馬爾基什（Перец Маркиш）和猶太新聞記者愛波斯坦（Шахно Эпштейн）等八位猶太名人寫信給蘇聯情報局（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副局長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Лозовский），提倡舉辦一個邀請美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猶太人參加的猶太人代表大會，目的為要說服他們支援並協助蘇聯和德軍對抗，信中列出了將在大會上發言的猶太院士、作家和演員名單，這些猶太名人相信此大會將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²⁷²後來，洛佐夫斯基批准了這一請求。

1941年8月24日「猶太人代表大會」（митинг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在莫斯科中央公園舉行，並透過電台同時向全世界的人民直播，在大會上許多蘇聯猶太知名人士都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說，如米霍埃爾斯、貝格爾森、馬爾基什、愛波斯坦和著名猶太作家愛倫堡（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等人，²⁷³他們控訴希特勒帶領的納粹軍隊在戰爭中殘暴殺害上百萬猶太同胞，演講的最後，他們呼籲：全世界的猶太兄弟們一齊加入戰爭，並支援正在努力奮戰的蘇聯。此次猶太人代表大會影響力超乎想像，不僅讓許多蘇聯猶太人都願意參戰，也讓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猶太人留下深刻印象並開始出錢援助蘇聯，當時蘇聯駐美大使烏曼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Уманский）說道：猶太人代表大會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所有的媒體都爭相報導，甚至原本那些對蘇聯持敵對態度的媒體也對此次大會有所反應。²⁷⁴猶太人代表大會結束後，美國猶太人成立了一個「猶太人委員會」（Еврейский совет），此委員會由猶太著名物理

²⁷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Jan 1, 2019.

²⁷²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26-27。

²⁷³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Jan 2, 2019.

²⁷⁴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33。

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領頭，目的是在戰時向蘇聯提供協助，另外，1941年9月28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創立「公共委員會」（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以援助正在對抗法西斯份子的蘇聯，²⁷⁵從上述可得知，蘇聯猶太人在大會上的演講和呼籲，感動了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使他們願意慷慨解囊並支援蘇聯對抗納粹的戰爭。其實，此次大會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因為蘇聯政府允許境內猶太代表向全世界猶太同胞喊話，代表蘇聯政府承認全世界猶太人是一體的、是同一個民族，²⁷⁶此次大會標誌著蘇聯否認猶太人構成一個民族的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是自蘇聯創立以來，蘇聯官方首次允許境內猶太人與西方猶太同胞進行聯繫。²⁷⁷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後，二戰的戰火正式延燒至蘇聯，在當時危機重重的情況下，蘇聯確實需要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猶太人在政治、精神和金錢方面的支持，²⁷⁸西方猶太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是眾所皆知的，再加上先前猶太人代表大會的成功，讓史達林決定繼續打出親猶牌，1942年4月宣布成立猶委會，史達林創立猶委會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利用蘇聯猶太人向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猶太人尋求支持和金錢援助，²⁷⁹第二、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史達林希望透過創立猶委會在國際上製造輿論，使其他同盟國盡早開闢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聯的壓力。²⁸⁰猶委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由蘇聯情報局局長謝爾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Щербаков）、軍事委員亞歷山德羅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和洛佐夫斯基嚴格審查後所批准的，²⁸¹大多是在1941年8月參加猶太人代表大

²⁷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state-and-anti-semitism/10244/>, Accessed: Jan 4, 2019.

²⁷⁶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28。

²⁷⁷ Aron Lustinger, op. cit., p. 99.

²⁷⁸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108.

²⁷⁹ Nora Levin, op. cit., p. 379.

²⁸⁰ 李惠生，*斯大林秘聞*，頁573。

²⁸¹ 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 op. cit., C. 149.

會的猶太名人和知識份子，²⁸²當時幾乎所有在蘇聯有名望的猶太人都加入了猶委會，²⁸³其成員的組成非常多樣化，有作家、詩人、生物學家、科學家、電影導演、醫生、畫家、雕塑家音樂家和航空工程師等，²⁸⁴此委員會的第一屆主席由米霍埃爾斯擔任，而愛波斯坦則被任命為書記。

雖然蘇聯紅軍在 1942 年初的冬季會戰中稍有扭轉戰局，但是希特勒仍不放棄，在同年 4 月下達第 41 號指令 (Directive No. 41.)，他希望在氣候回暖後，東線德軍能再次贏得此戰役的主導權，迫使蘇聯就範，²⁸⁵果然不出所料，1942 年 5 月中旬德軍大敗蘇聯紅軍取得刻赤半島 (Керче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並在隨後的「哈爾科夫戰役」(Харьков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中重創紅軍，蘇聯再度陷入危機，此時，史達林命令莫洛托夫立刻前往英國和美國，說服他們盡早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在此情況下，為了增加英美援助蘇聯的可能，1942 年 5 月 24 日猶委會獲准召開第二次猶太人代表大會，²⁸⁶他們透過廣播向世界猶太人募款，希望為紅軍添購 1000 輛坦克車和 500 架飛機，另外，自 1942 年 7 月 6 日起，猶委會開始以意第緒語²⁸⁷發行報紙，名為「團結報」(Эйникайт)，此報每個月出版三次，主要報導德軍在蘇聯領土上的種種暴行，²⁸⁸以及闡釋猶太人的生活和文化。²⁸⁹1943 年底，史達林派遣米霍埃爾斯和猶太詩人費菲爾 (Ицик Фефер) 至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國進行宣傳，上述這些國家的猶太人熱烈歡迎他們的到來，此次訪問被視為蘇聯猶太人重建和世界猶太人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²⁸² Nora Levin, op. cit., p. 379.

²⁸³ 李惠生，**斯大林祕聞**，頁 607。

²⁸⁴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39-40。

²⁸⁵ 瓦爾特·胡巴奇，「4 月 5 日第 41 號指令(東線作戰)」，**戰史資料**，http://warstudy.com/history/world_war/hitler_orders/041.xml (20190105)。

²⁸⁶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45-46。

²⁸⁷ 「團結報」之所以用意第緒語出版，筆者認為是要讓世界其他的猶太人方便閱讀，進一步出資援助蘇聯。

²⁸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state-and-anti-semitism/10244/>, Accessed: Jan 5, 2019.

²⁸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39。

²⁹⁰第三次猶太人代表大會於 1944 年 4 月 2 日在莫斯科召開，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猶太教首席拉比施利費爾（Шломо Шлифер）第一次出席，在大會中，猶委會主席米霍埃爾斯指出：德軍對猶太民族的罪刑是無法被赦免的，已有四百多萬的歐洲和蘇聯猶太同胞慘死在德軍的刀劍下，佔了大約全世界猶太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大會的最後，費菲爾呼籲世界的猶太人以蘇聯猶太人為榜樣，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戰爭。²⁹¹在蘇聯猶太人和各方的努力下，1944 年 6 月英國和美國等國發起諾曼地登陸（Invasion of Normandy），第二戰線終於開啟，蘇聯的壓力得以減輕，此時同盟國趁勝追擊，1945 年 4 月蘇聯元帥朱可夫（Георгий Жуков）對柏林展開攻擊，4 月 25 日希特勒自殺，德國於 1945 年 5 月 28 日無條件投降，²⁹²二戰正式宣告結束。

在這場衛國戰爭中，猶委會的努力是蘇聯能夠戰勝德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戰爭期間，猶委會積極的透過各種管道在國內外進行宣傳，在對內宣傳上，猶委會激發了蘇聯猶太人的愛國熱情，²⁹³上述已提過許多猶太人奮力投身於反法西斯戰爭中，其比例遠超過猶太人在蘇聯總人口的佔比，除了參與戰爭外，蘇聯猶太人也透過踴躍的捐款表達對祖國的支持，1943 年 4 月史達林曾親自致電猶委會並說道：蘇聯猶太人的捐款已達 33,294,823 盧布，希望猶委會幫忙轉達史達林和紅軍對蘇聯猶太人的謝意。²⁹⁴從上述可知曉，在衛國戰爭中，猶太人傾盡全力的提供蘇聯紅軍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由此可見，他們將蘇聯視為其真正的祖國。而在對外宣傳上，截至 1946 年為止，猶委會發至國外的文章已高達 15000~16000 篇，²⁹⁵猶委會的宣傳不僅贏得了西方猶太人在金錢和物資上

²⁹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state-and-anti-semitism/10244/>, Accessed: Jan 5, 2019.

²⁹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48-49。

²⁹²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49-950。

²⁹³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80。

²⁹⁴ Arkadi Vaksberg, op. cit., p. 116.

²⁹⁵ 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 op. cit., С. 150.

的支持，也有效配合蘇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行動。²⁹⁶戰後猶委會開始更積極的出版「團結報」，其成員數量也隨著時間日益增長，1942年剛創立時人數為23人，到了1948年成員數已增加至123人。²⁹⁷另外，一般蘇聯猶太民眾也將猶委會視為可信任的機構，並希望猶委會向政府提出訴求，協助解決蘇聯境內日益增加的反猶主義氛圍²⁹⁸，但是針對這件事蘇聯官方並沒有做出任何回應，²⁹⁹甚至到後來蘇聯政府還助長了境內反猶太主義氛圍。

綜上所述，1942年成立的猶委會確實在二戰期間為蘇聯作出了許多努力，猶委會的創立也標誌著史達林對猶太人態度的轉變，這是自從1930年猶太分部被迫解散後，蘇聯猶太人首次擁有一個由中央授權專屬猶太人的組織，³⁰⁰也是自從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第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猶太人團體。³⁰¹在衛國戰爭期間，猶委會沒有辜負蘇聯的期望，奮力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爭取援助，使蘇聯能夠從原本的劣勢一舉扭轉戰局，最終成功擊敗納粹。但是二戰結束後沒多久，史達林就開始整肅猶委會，後來更進一步將範圍擴大至蘇聯每一個猶太人，自1946年開始，迎向蘇聯猶太人的是無止盡的逼迫和痛苦。

²⁹⁶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79-80。

²⁹⁷ 同前註，頁40。

²⁹⁸ 1945年7月和9月在基輔和魯布佐夫斯克（Рубцовск）等地都有發生反猶暴動。詳見：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13, 2019.

²⁹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state-and-anti-semitism/10244/>, Accessed: Jan 5, 2019.

³⁰⁰ Nora Levin, *op. cit.*, p. 380.

³⁰¹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506。

第三節 二戰後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過程和原因

此節將敘述二戰結束後，史達林整肅猶太人的歷程和原因。戰勝納粹後不久，史達林開始在蘇聯境內掀起一波逼迫猶太人的浪潮，其嚴重程度僅次於納粹消滅猶太人，因此，筆者將之稱為整肅時期（1946~1953 年）。但是，矛盾的是，史達林卻在整肅蘇聯猶太人的同時於聯合國會議上支持以色列建國，史達林這看似奇怪且矛盾的舉動，筆者將會在此節用自己的看法盡力解開謎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的危機正式解除，史達林將焦點轉回國內並開始整頓內政，而此時的他已漸漸對蘇聯猶太人產生不信任感，1946 年起，史達林開始監視境內猶太人，並悄悄進行整肅猶太人的前置準備工作，³⁰²例如：史達林開始清除在政府機關中特別是外交部、對外貿易部、軍隊和蘇聯情報局任職的猶太人，³⁰³當時中央委員會曾指責蘇聯情報局局長洛佐夫斯基任用過多猶太人，因此，1946 年許多在蘇聯情報局任職的猶太官員被解雇，而原本隸屬於蘇聯情報局的猶委會也於 1946 年 8 月 1 日改由中央委員會對外關係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ЦК）負責監管，當時猶委會被蘇聯中央抨擊為專門處理猶太人事務的組織，並指責猶委會成員過度同情那些準備在巴勒斯坦建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中央委員會對外關係部甚至提議關閉猶委會和停止出版團結報，但是，史達林認為如果戰後立即開始鎮壓境內猶太人，將導致蘇聯在國際的聲望下降，也將影響蘇聯和美國、英國的關係，因此，在 1947 年 2 月蘇聯中央放鬆了對猶委會的逼迫，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лов）對費菲爾說：猶委會可以像以前一樣繼續運作，並稱讚猶委會在戰時出版的文章和

³⁰²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著，李惠生等譯，**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 359。

³⁰³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141.

作品充滿著蘇聯愛國主義思想，但是，蘇聯官方並沒有真正放棄反猶主義，只是因為考量其利益後才暫時停止對猶太人的逼迫。³⁰⁴

1947 年底，史達林再度有意解散猶委會，並針對在蘇聯文化和政治機關任職的猶太菁英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史達林已開始籌畫在蘇聯境內掀起一波大型的反猶太運動。³⁰⁵但是，矛盾的是，史達林卻在迫害境內猶太人的同時，積極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上建國，³⁰⁶並主張猶太人有權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平平都是猶太人，但為什麼史達林對蘇聯境內和境外猶太人的態度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呢？筆者認為：史達林並未把蘇聯猶太人和世界其他的猶太人視為同一個族群看待，他堅定相信境內猶太人的祖國和效忠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所以史達林認為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此政策和蘇聯猶太人毫無關聯，但是這步棋卻走錯了，史達林萬萬沒想到此政策會為境內猶太人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

1947 年 4 月 28 日正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收到一封電報，信中明確表明蘇聯針對「巴勒斯坦分割方案」的立場，蘇聯決定支持將巴勒斯坦地區分割成阿拉伯國和猶太國的提案，³⁰⁷同年 5 月 14 日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著名演說，首先他針對在二戰中喪生的六百萬猶太人表示哀悼之意，接著他表明猶太民族充分擁有建立國家的權利，在演講的最後，他強調把巴勒斯坦分割為猶太國和阿拉伯國是諸多現存方案中最妥當的，葛羅米柯此次演講引發巨大迴響，美國猶太人的報紙和媒體也爭相報導，此演講不只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有重大歷史意義更是對世界每一個

³⁰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16, 2019.

³⁰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16, 2019.

³⁰⁶ Nora Levin, op. cit., p. 471.

³⁰⁷ 尚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頁 111-112。

猶太人都意義非凡。³⁰⁸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方案」，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就此確立。

按照第一任以色列駐蘇聯大使梅爾（Golda Meir）的說法，蘇聯會支持以色列建國有兩個原因：第一、排擠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利益；第二、出於對二戰中被折磨的猶太人的同情。³⁰⁹但是筆者有另外的看法，筆者認為：蘇聯會支持以色列建國主要是考量到自身利益，當時蘇聯對阿拉伯國家戰時親德之舉感到失望，在利益權衡之下，蘇聯決定將目光轉向猶太人，史達林希望透過支持以色列建國讓蘇聯勢力範圍擴大至地中海地區，並將英國勢力逐出中東，另外，當時英美兩國存在的矛盾³¹⁰也給了蘇聯能夠在中東建立自身立足點的機會，並能有效強化蘇聯在聯合國和國際上的地位。³¹¹綜上所述，蘇聯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國並不是出於對二戰中被殺害的猶太人的同情，而是仔細考慮其利益後所做出的決策。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國，隔日長達七十多年的以阿戰爭就此開始，雙方衝突至今（2019年）尚未平息，在以色列建國後，猶委會收到成千上萬封來自蘇聯猶太人的信件，他們希望能夠前往以色列參加以阿戰爭，為猶太人的新國家貢獻己力，許多蘇聯猶太人也開始為此戰募款，希望為以色列軍隊籌措購買武器的資金，甚至著手組建一支軍隊希望能到以色列支援，³¹²從上述可得知，以色列建國和以阿戰爭的爆發都讓蘇聯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一夕之間被喚醒。1948年9月史達林開始對支持以色列建國的態度產生動搖，主因有兩個：第一、以色列建國後，新政府和美國關係非常緊密，對正在和美國冷戰的

³⁰⁸ Nora Levin, op. cit., pp. 473-474.

³⁰⁹ 邵麗英，「俄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趨勢」，**西亞非洲**，第4期（1999），頁36。

³¹⁰ 當時英國和美國在歐洲猶太難民問題和阿猶分治上存在嚴重矛盾。詳見：肖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歷史考察」，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頁78-90。

³¹¹ Nora Levin, op. cit., pp. 474-475.

³¹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3, 2019.

蘇聯來說形成一大隱憂，而且當時蘇聯偵察機關記載的文件也驗證了上述的情況：以色列政府採取親美但敵視蘇聯的立場，正在拋棄蘇聯同美國、英國進行秘密結盟，³¹³對蘇聯來說以色列已選擇投靠西方陣營，這樣的狀況讓史達林感到極度不安，並促使他重新思考對以色列的政策走向。

第二個原因，也是筆者上述已提到的：在蘇聯的支持下，1948 年以色列正式建國，此舉激發了蘇聯猶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成千上萬名猶太人視以色列為真正的祖國，要求放棄蘇聯國籍並移居以色列，當時猶太會堂外發放的傳單也寫道：「我們的家—在巴勒斯坦」（наш дом — в Палестине），除了一般蘇聯猶太百姓外，民族主義情緒也擴散至蘇聯政府機關和布黨，當時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Ворошилов）的妻子戈爾布曼³¹⁴（Голда Горбман）對親戚說：「我們現在終於有自己的祖國了！」（Вот теперь и у нас есть родина），³¹⁵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日娜（Полина Жемчужина）也對以色列駐蘇聯大使梅爾說：「希望你們健康，如果你們那裡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猶太人都會好了」，³¹⁶以上的情況都讓史達林感到擔憂，當時他對自己的女兒阿利盧耶娃（Светлана Аллилуева）說：「你不知道，猶太復國主義者整整感染了上一代人，而現在他們又在感染年輕一代，猶太復國主義者還為你挑選了第一任丈夫」。³¹⁷

史達林懼怕猶太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會對蘇聯造成威脅，他認為此時必須透過特殊手段來減緩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於是 1948 年 9 月 21 日史達林授權愛倫堡在「真理報」（Правда）上撰寫一篇文章，名為「關於一封

³¹³ 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итянин, 1996), С. 268.

³¹⁴ 戈爾布曼是一位資深的布黨黨員。

³¹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4, 2019.

³¹⁶ 尚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頁 116。

³¹⁷ 尚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頁 141-142。

信」(По поводу одного письма)，信中提到：以色列是專為資本主義國家中，被反猶主義所逼迫的猶太人所設立的避難所，蘇聯猶太人不需要移民至以色列，因為在蘇聯境內並不存在著反猶主義，另外，在信中他指控以色列是資本主義陣營的一份子，並勸告蘇聯猶太人不要和以色列太過親近，最後，愛倫堡希望猶太人能夠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因為蘇聯猶太人唯一能信任的國家就只有蘇聯，³¹⁸同年 9 月 25 日「團結報」也刊登了這封信，史達林藉由愛倫堡的文章對猶太人喊話，呼籲他們不要和以色列關係過度緊密，因為以色列和蘇聯猶太人是毫無關聯的，以色列只是西方陣營所控制的一顆棋子，不可能成為世界猶太人最終的居所，史達林希望猶太人能 and 蘇聯全體人民站在同一陣線。³¹⁹愛倫堡的這封信可視為蘇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開始，而在此時，猶委會也站出來澄清立場，甚至公開聲明：猶委會從未表達對以色列領導人或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情，³²⁰猶委會希望藉由此舉遏止蘇聯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渴望，但是，史達林的柔性勸說和猶委會的聲明卻得到反效果，要求移居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數量激增，而許多猶太人也喪失對猶委會的信任，他們認為猶委會儼然變成一個對蘇聯政府唯命是從的組織，並不是真正為蘇聯猶太人著想，再加上戰後猶委會一再的拖延和漠視猶太人的要求，種種跡象都令猶太人對此委員會感到失望，猶委會已漸漸被猶太人所唾棄。

從上述可得知，史達林的柔性勸說沒起到任何作用，因此 1948 年底史達林決定實行激進的反猶行動，1948~1953 年被蘇聯猶太人稱為黑暗年代，³²¹在這段期間數以千計的猶太復國主義者、³²²猶太知識份子、科學家、作家和官員都

³¹⁸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По поводу одного письма,” *Правда*, 21/09/1948.

³¹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132。

³²⁰ 同前註，頁 134。

³²¹ Nora Levin, op. cit., p. 513.

³²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5, 2019.

遭到逮捕，甚至最後被槍斃，³²³他們被控訴的罪名不外乎都是與外國敵人聯繫，並心懷強烈復國主義。³²⁴1949年2月史達林簽署解散蘇聯猶太作家在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輔的協會的法令，過了不久，許多蘇聯作家被逮捕，其中包括猶委會的編輯和記者，如：尼斯基勒（Дер Нистер）、達布申（Иехезкель Добрушин）、剛達里（Аврам Гонтарь）和別爾梭夫（Шмуэль Персов）等人，這些猶太作家被指控與美國合作出賣蘇聯，當時許多猶太劇院、博物館和意第緒語廣播電台都被關閉。³²⁵另外，在二戰期間的蘇聯軍隊高官中，猶太人所佔的比例很高，其中也有許多人獲得「蘇聯英雄」稱號，但是在1940年代後期其比例逐年遞減，1953年在一百多名蘇聯高層軍官中已經沒有任何一位猶太人了，除了軍官外，在蘇聯中央任職的猶太行政人員和黨員也一一被清除，只要他們被發現屬於猶太民族，其職業生涯立即結束，在1939年政治局有卡岡諾維奇和九位猶太裔中央委員，但是到了1952年的黨代表大會中，只有卡岡諾維奇再次當選，其餘黨內重要部門，如中央委員會、經濟、工業和服務等部門已不見任何猶太人的蹤影。有證據顯示：蘇聯政府是營造國內反猶主義氛圍的主要推手，史達林的得力助手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ленков）在當時積極製造反猶主義輿論，進一步使整個蘇聯充斥著反猶氛圍。³²⁶

針對蘇聯猶太教授和學生，政府也進行大規模的清掃，1950~1952年許多猶太教授、大學生³²⁷、研究所學生、醫學院學生和飛行學校學生都被迫休學或退學。³²⁸蘇聯政府大動作的整肅境內猶太人，主因是：史達林認為猶太復國主

³²³ Jonathan Brent & Vladimir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p. 94.

³²⁴ Nora Levin, op. cit., p. 531.

³²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5, 2019.

³²⁶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218.

³²⁷ 在二戰之前，蘇聯猶太人佔莫大語言系學生比例高達40%，但到了1951年此系錄取的250名學生中，只有3位猶太人。詳見：Nora Levin, *The Jews in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New York: I.B. TAURIS&Co Ltd, 1988). p. 1.

³²⁸ Nora Levin, op. cit., pp. 531-532.

義將會威脅到蘇聯的存亡，當時甚至連克里姆林宮內的猶太人都支持復國主義，可見其勢力已擴散到國家重要的政治核心地帶，因此，史達林對蘇聯人民表示：將會立即除掉所有懷抱著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不容許任何威脅蘇聯的因子存在。³²⁹此外，雖然猶委會已經表達支持蘇聯的立場，但是他們和美國的關係仍十分緊密，讓多疑的史達林對此委員會極度不信任，而且史達林認為：要消滅一個民族，首要的任務必須先剷除此民族優秀的菁英和文化，³³⁰1948年11月20日蘇聯國家安全部收到上層指示，命令其立即解散猶委會，因為有證據顯示，猶委會是反對蘇聯的宣傳中心，並定期向國外情報機構報告蘇聯的資訊，隔一天，猶委會所在地遭到清查，團結報也被禁止出版，猶委會的領導人和成員，如：克維特科、馬爾基什、貝格爾森和希米里歐維奇（Борис Шимелиович）等人幾乎全部被判刑，³³¹此時期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的壓迫，嚴重程度僅次於二戰時期納粹消滅猶太人。

到了史達林晚年，他敵視和懷疑猶太人的傾向又更加劇烈，1952年12月1日他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

任何一個猶太人都是民族主義者，都是美國情報機關的間諜。猶太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拯救了他們的民族，他們認為自己欠了美國人的情，醫生當中有許多猶太民族主義分子。³³²

從上述史達林的發言可以發現，他已將境內所有猶太人視為蘇聯的敵人，而且在此處他特別指明蘇聯猶太醫生，筆者認為是為了1953年1月爆發的「醫生陰謀案」（Дело врачей-вредителей）所鋪路，醫生陰謀案讓蘇聯全境的反猶

³²⁹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136。

³³⁰ 同前註，頁137。

³³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5, 2019.

³³² 李惠生，**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頁359。

情緒達到最高點，1953年1月13日蘇聯政府在真理報上刊登文章，說道：國家安全部的調查發現，在克里姆林宮內部有一個由醫生所組織的恐怖小組，他們受到美國和英國等資產階級國家的指使，透過有害的治療方式縮短蘇聯重要領導人如：日丹諾夫（Андрей Жданов）、馬林科夫、謝爾巴科夫和史達林的生命，³³³而被指名的醫生分別是：沃維希（Мирон Вовси）、史達林私人醫生維諾格拉多夫（Владимир Виноградов）、米哈伊爾·高根（Михаил Коган）、鮑里斯·高根（Борис Коган）、葉戈羅夫（Пётр Егоров）、費爾德曼（Александр Фельдман）、埃廷格（Яков Этингер）、格林斯坦（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нштейн）和馬約羅夫（Георгий Майоров），在這九位醫生當中，高達六位是猶太人，這些蘇聯猶太醫生被指控與國際資產階級猶太組織有聯繫，在蘇聯蒐集情資並進行恐怖活動。³³⁴消息出來以後，蘇聯政府立即逮捕上述這些醫生，醫生陰謀案所牽連的層面非常廣：第一、蘇聯人民的反猶情緒如火山爆發般噴發出來，³³⁵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正在毒殺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並使蘇聯陷入危機；第二、蘇聯各地的猶太醫生都被牽連，他們不敢去上班，患者也不敢給其治療，³³⁶成千上萬的猶太專家和醫療專業人員從其工作崗位被驅離，甚至連猶太醫學專家研制的藥品也被禁用。³³⁷

醫生陰謀案爆發後，猶太人的生活更加艱辛，蘇聯處處可見反對猶太人的群眾，許多猶太人因此失業並淪為無家可歸的貧民，蘇聯政府主導的反猶太行動在國際上引起討論，許多西方國家譴責蘇聯，甚至發起集會抗議蘇聯逼迫猶太人的行為，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和英國領導人也發表聲明：

³³³ ПРАВДА, “Подлые шпионы и убийцы под маской профессоров-врачей,” *Правда*, 13/1/1953.

³³⁴ Nora Levin, op. cit., p. 541.

³³⁵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頁 179。

³³⁶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7, 2019.

³³⁷ 尚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頁 119。

他們從未與名單上的醫生接觸過，更沒有向他們下達任何指示。³³⁸1953年3月5日史達林逝世，同年4月4日蘇聯內務部發表聲明：「經查證表明，逮捕醫生是不正確的，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³³⁹並將那些被監禁的醫生釋放，但已有許多猶太醫生在審訊過程中，因不堪折磨而身亡，醫生陰謀案後，在蘇聯的所有官方機構中，都看不見任何一個猶太人的蹤跡。

針對1946~1953年史達林大規模整肅境內猶太人的原因眾說紛紜，筆者認為有三個主要原因³⁴⁰：第一、蘇聯猶太人和美國關係過從甚密，讓史達林倍感威脅—在二戰對抗納粹期間，猶委會的成員積極向美國猶太人募款，猶委會主席米霍埃爾斯甚至還親自到美國進行宣傳並在當地受到熱烈歡迎，猶委會的努力使蘇聯最終成功戰勝納粹，也因為這樣，開啟了蘇聯猶太人跟美國之間聯繫的渠道，二戰結束不久，1947年美蘇冷戰正式開始，而此時和美國關係緊密的蘇聯猶太人就成為了史達林的眼中釘，史達林認為這些猶太人是美方的間諜，他們聽從美國的指令，並籌劃要把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到了史達林統治後期，他變得更極端，將每一位蘇聯猶太人都當作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美方間諜，並認為猶太人的存在將對蘇聯造成極大的威脅，也因為史達林猜忌多疑的個性，蘇聯猶太人成為最可憐的犧牲品；第二、反世界主義運動（*Борьба с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ом*）的興起，讓史達林更有理由整肅境內猶太人—冷戰爆發後，為了能與美國相抗衡，1948~1953年史達林在蘇聯推動反世界主義運動，³⁴¹希望透過控制蘇聯人民的思想來整肅紀律和加強與外界的隔絕，並趁機清除那些

³³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27, 2019.

³³⁹ 徐新、凌繼堯，*猶太百科全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297。

³⁴⁰ 在這邊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個原因或許會讓讀者認為是同一個原因，因此筆者在這稍作說明：第一個史達林逼迫猶太人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猶太人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份子和美國的間諜；而第二個原因則是史達林認為猶太人是世界主義者，將無法只效忠蘇聯，因此決定對他們發起整肅。雖然上述兩個原因有其相似性，但是從時間上來說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區隔。第一個原因的起始點是從二戰結束，也就是1946年。而第二個原因的起始點則是1948年，雖然可能從1948年後，史達林逼迫猶太人的原因是上述兩個原因的結合，但筆者還是認為必須將這兩個原因分開論述。

³⁴¹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145.

與蘇聯政府持反對意見的異議者，世界主義者被認定為沒有國家概念的人，他們拋棄自身國家的傳統和文化，此時，和西方頻繁聯繫的蘇聯猶太人再次成為箭靶，被列為史達林的首要剷除對象，當時被逮捕的世界主義者當中，猶太人佔了很高的比例，³⁴²甚至在蘇聯社會中，很多人將世界主義者與猶太人或猶太復國主義者劃上等號，當時很多猶太作家、演員、學者和藝術家遭到一般民眾批評和毆打，反世界主義運動對猶太人的攻擊顯然比起一般人高出許多，³⁴³史達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也承認其父親發起的「反世界主義運動」明顯存在著反猶太主義性質，當時蘇聯政府和人民都認為境內猶太人無法只忠於蘇聯，因為他們贊同西方猶太人的世界觀，也因為反世界主義運動，大批猶太人遭到逮捕或免職，³⁴⁴如：尤佐夫斯基（Иосиф Юзовский）、古爾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Гурвич）、波什格拉斯金（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щаговский）、奧爾特曼（Натан Альтман）、達寧（Даниил Данин）和雅科夫列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等人；³⁴⁵第三、以色列建國喚醒蘇聯猶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識，³⁴⁶猶太人日益漸增的復國主義情緒令史達林感到憂心—1948年5月在蘇聯的支持下以色列宣布建國，史達林從沒料想到此舉會對境內猶太人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當時不只一般猶太百姓連在蘇聯政府機關任職的猶太人都將以色列視為真正祖國，因此，經過全盤考慮後，史達林決定一次性除掉境內所有猶太人。筆者認為：對於史達林而言，反對他或是威脅到其統治地位的人，就是他眼中的敵人，史達林將會不顧一切的消滅所有可能的威脅，至於這個人是猶太人還是其他民族則並不那麼重要。

1953年3月史達林死後，蘇聯官方的反猶行動才告一段落，但是這幾年的殘忍行徑已在猶太人心中烙下不可抹去的傷痕，在黑暗年代所受的遭遇深深影

³⁴²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155.

³⁴³ Ibid., p. 157.

³⁴⁴ 尚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頁143。

³⁴⁵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158.

³⁴⁶ 尚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頁138。

響了猶太民族的歷史記憶，³⁴⁷史達林的整肅行動使猶太人對蘇聯已沒有任何歸屬感，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失去信任，大批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和美國，甚至在1970年代還出現了大規模的猶太移民潮，蘇聯猶太人決定逃離這個曾經給他們希望又在一夕之間讓他們絕望的蘇聯。



³⁴⁷ 白玉廣、宋正，「試析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形成及影響」，*史學月刊*，第4期（2002），頁91。

第四節 小節

此章的內容主要圍繞在史達林統治時期對境內猶太人的態度和政策，筆者用二次世界大戰當作分水嶺，將史達林統治的三十年切割成三大部分進行論述，分別是二戰前、二戰時期和二戰後，以構成本章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節。

在史達林統治初期，他想要快速提升蘇聯的經濟和國力，因此決定推行五年計畫，為了要有效推動這些大型國家計畫，史達林必須拉攏各民族共同為蘇聯經濟效力，因此，在統治初期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釋出善意，當時許多猶太人也進入公部門任職，史達林甚至還在1934年5月將比羅比詹更名為猶太自治州，希望為世界猶太人建立一個屬於他們的家園。但是，在1939年8月蘇聯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一夕之間改變，並將原擔任人民委員的猶太人李可夫撤換，緊接著在蘇聯進行一系列打壓猶太人的舉動，當時許多猶太官員、復國主義者、崩得成員、宗教人士和作家都遭到逮捕或免職，蘇聯政府一系列的打壓行為讓蘇聯猶太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堪憂。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後，史達林隨即暫停一切打壓猶太人的行動，因為此時蘇聯正受到納粹軍隊極大的威脅，為了使蘇聯脫困，史達林決定打出親猶牌，希望利用蘇聯猶太人的影響力向世界尋求援助，1941年史達林允許境內猶太人舉行猶太人代表大會，並向世界猶太同胞尋求支援，史達林此舉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代表著蘇聯政府首次承認全世界猶太人是一體的、是同一個民族，而此次大會也使蘇聯得到來自世界各國人士的金援，史達林從而發現利用猶太人尋求協助此方法非常有效，因此，在1942年史達林准許猶太知識份子成立猶委會，並希望他們更頻繁的舉辦集會，甚至准許他們到世界各地進行宣傳，最終，在猶委會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蘇聯成功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結束後，蘇聯的危機正式解除，史達林開始將目光轉回國內，此時他發現猶委會的許多成員和美國之間有著很頻繁的聯繫，多疑的史達林開始懷疑境內猶太人的忠誠，自1946年起，他開始清除在政府機關任職的猶太人，冷戰開始後，史達林變得更加極端，他認為猶太人將會威脅到其統治地位和國家的存亡，因此從1948年起，史達林在蘇聯發起反世界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針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整肅，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判定為世界主義者並遭到槍決。但是，矛盾的是，史達林卻在整肅境內猶太人的同時積極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筆者認為：史達林並未把蘇聯猶太人和其他國家的猶太人視為同一個群體看待，所以他認為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此政策和境內猶太人毫無關聯，但是史達林萬萬沒想到，此政策會在一夕之間喚醒境內猶太人的民族意識，當時許多猶太人將以色列視為其祖國並希望移民至以國，史達林發現時已無法挽回境內猶太人的心，在多方考量下，他決定除掉境內所有的猶太人，徹底清除任何可能威脅蘇聯的因子，1953年3月史達林死後，蘇聯猶太人才得以結束這可怕的惡夢，但是，1948~1953年的黑暗年代，已在蘇聯猶太人心中烙下永遠的痛，他們爭先恐後的離開蘇聯，並在1970年代形成大規模的蘇聯猶太移民潮。

第肆章 蘇聯猶太人一移民

1964 年赫魯雪夫統治的最後一年，蘇聯政府首次允許境內猶太人以家庭團聚之名移民至以色列，到了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逐年增加，短短十年內已有超過二十萬名猶太人移民國外，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如此大規模的遷徙引起當時國際社會的關注，其實，蘇聯猶太移民潮的形成是許多因素綜合出來的結果，其帶來的影響也非常深遠。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經歷了許多波折，蘇聯政府曾經多次開關移民的大門，而影響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態度的因素有很多，可以大致分成外部和內部因素，在本章將會逐一探討，在這些因素中，筆者認為：美蘇關係是影響蘇聯政府對猶太移民態度最關鍵的因素，甚至可以透過蘇聯是否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來驗證當時的美蘇關係。另外，在本章也會針對蘇聯猶太人移民的動機進行探討，筆者將加入與俄國猶太人的訪談內容共同進行分析。在本章的最後，將針對蘇聯猶太移民潮所帶來的影響進行探究。

第一節 蘇聯猶太移民潮

一、蘇聯猶太移民潮歷程

史達林死後，蘇聯猶太人悲慘的命運也隨之改善，可以從以下幾點觀察之：一、蘇聯政府宣告無罪釋放醫生陰謀案中被控訴的猶太醫生；二、許多在監獄或集中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猶太政治犯重獲自由；三、原先被史達林定罪為世界主義者的猶太人逐一被釋放；四、政府停止發表反猶太主義文章；五、放寬對猶太宗教活動的限制；³⁴⁸六、先前因反猶主義被解雇的猶太人得以重回職場；七、1953年7月蘇聯恢復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³⁴⁹；³⁵⁰八、先前在黑暗年代被殺害的猶太人得以恢復名譽。³⁵¹也因為上述政府對猶太人短暫的「解凍」（оттепель）使得境內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再次興起，團體中的成員通常都與以色列的親友保持密切聯繫，而當時知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為：雷切爾·古貝爾曼（Рахель Губерман）、謝馬力·古貝爾曼（Шмарьяху Губерман）、摩西·蘭德曼（Моше Ландман）、亞伯拉罕·蘭德曼（Аврахам Ландман）、威斯曼（Борис Вайсман）和羅澤漢斯基（Иван Рожанский）等人，上述這些猶太人士成功吸引許多猶太青年參與復國主義運動。

但是，蘇聯猶太人短暫安穩的日子終將結束，自1955年起，赫魯雪夫所領導的蘇聯政府開始逮捕猶太復國主義者，並指控他們正在從事反蘇聯的民族主義運動，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在1960年代紛紛被判刑。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蘇聯政府開始更積極的宣傳無神論，猶太教在當時

³⁴⁸ Benjamin Pinkus, op. cit., p. 217.

³⁴⁹ 1953年2月蘇聯駐以色列大使館被炸，蘇聯以此為由，宣布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詳見：邵麗英，「俄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趨勢」，*西亞非洲*，第4期（1999），頁36。

³⁵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4, 2019.

³⁵¹ 梁中芳，頁1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

也受到打壓，許多猶太會所被迫關閉，到了 1966 年，全蘇聯只剩下 62 座猶太會所，當時許多媒體和報章雜誌撰文指控猶太知識份子和拉比與國外人士會面並秘密傳遞訊息，³⁵²針對猶太人的偏見和歧視與日俱增，新一波的反猶主義正在蘇聯全境悄悄醞釀。

史達林死後，1956 年 2 月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屆黨大會上發表一篇秘密演講，他抨擊史達林的惡行，同時揭露史達林先前不為人知的惡劣行徑，在大會上，赫魯雪夫指控史達林在蘇聯興起個人崇拜、無緣由的殺害數千名黨員和軍事領袖，以及降低蘇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等等，此篇演講使赫魯雪夫贏得地方上年輕一輩共黨領袖的支持，並奠定了他在蘇聯的統治地位。³⁵³1960 年代初期，赫魯雪夫認為蘇聯境內的民族問題已大致解決，並在 1961 年 10 月舉辦的蘇共第二十二次黨大會上宣布：蘇聯各民族正進入一個新的共產主義建設階段，在不久的未來將形成具有共同特徵的歷史共同體，那就是一蘇聯人民，由此可見，赫魯雪夫對蘇聯各民族的態度還是保持著跟前兩任統治者一樣的俄化政策，他希望透過人為方法來加速民族融合的腳步，³⁵⁴當時蘇聯政府強迫境內所有人民以俄語溝通並否認民族的多樣性，此種做法成為 1980 年代中期以前，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出發點。³⁵⁵而針對猶太人的態度，赫魯雪夫大致維持上述的俄化政策，例如：強迫猶太人用俄語交談、鼓勵猶太人與異族通婚和限制猶太人宗教活動等，但是赫魯雪夫對猶太人的態度還受到另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那就是一蘇聯和美國的關係。

³⁵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4, 2019.

³⁵³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68-969。

³⁵⁴ 趙常慶、陳聯壁、劉康岑、董曉陽，**蘇聯民族問題研究**，頁 72。

³⁵⁵ 張玉霞，「俄羅斯的猶太人一同化與移民」，**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1999），頁 17。

在蘇共第二十屆黨大會上，赫魯雪夫針對當時國際情勢提出三和路線：和平共存、和平競賽以及和平過渡，他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矛盾雖然無解，但是卻能透過一些方法避免戰爭的發生，蘇聯政府於 1956 年 4 月解散國際共產黨情報局（Коминформбюро），³⁵⁶另外，在 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Cuban Missile Crisis）中，赫魯雪夫最終選擇撤出飛彈，和平解決飛彈危機，此舉大大改善了美蘇關係，當時華府和莫斯科之間還為此設置熱線（hot line）。³⁵⁷赫魯雪夫在外交上推出的和平共存政策，使美蘇關係得到緩解，自 1960 年代起，雙方也開始進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在赫魯雪夫執政的最後一年，蘇聯首次批准境內 4667 名猶太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移民至以色列，³⁵⁸爾後的幾年陸續都有猶太人移民出境，但數量不多，其影響有限。

筆者認為可以透過蘇聯是否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來驗證當時的美蘇關係，1964 年 10 月 14 日布里茲涅夫取代赫魯雪夫上台執政，其外交政策仍延續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理念，並推出低盪政策（Разряд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希望和西方維持和平關係，採取低盪政策的主因為是為挽救蘇聯疲弱的經濟，冷戰的緣故使蘇聯和美國展開軍備競賽，為了製造新型武器，蘇聯的軍事支出連年上升，不僅浪費大量資源，也使國內經濟陷入停滯，經濟成長率呈現負成長，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所以布里茲涅夫決定在外交上採取低盪政策，以拯救蘇聯的經濟。³⁵⁹另外，面對境內想要移民的猶太人，布里茲涅夫也有所回應，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爆發六日戰爭（Шестидневная война）前兩年，蘇聯政府發放高達 4500 份簽證給境內猶太人並准許他們移民，當時每個月平均發放 150 份簽

³⁵⁶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18。

³⁵⁷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984-985。

³⁵⁸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40。

³⁵⁹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18-119。

證，³⁶⁰1966 年 12 月蘇聯總理柯錫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對那些想要與家人團聚的人，道路是開放的」，³⁶¹隨後，蘇聯內政部負責核發簽證的主席歐比丁（Владимир Обидин）也說道：「家庭團聚是蘇聯人民申請移民的唯一辦法，希望與家人團聚的移民有高達 95% 可獲得簽證，未獲准簽證的一般都是因為他們知道國家機密或正有案子受審中」。³⁶²

從上述可得知蘇聯猶太人申請移民的唯一理由就是與家人團聚，也因為得到了政府的承諾，蘇聯猶太人陸續開始申請移民簽證。1964~1967 年，蘇聯和以色列的關係非常緊密，除了允許境內猶太人移民外，蘇以官方還進行文化交流以及國民相互旅遊。³⁶³1967 年 6 月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大獲全勝，此戰爭的勝利喚醒了蘇聯猶太人的民族意識，³⁶⁴進一步促使更多猶太人以家庭團聚為由向政府提出移民申請，³⁶⁵但是，六日戰爭開始後，蘇聯對以色列的立場發生巨大的改變，宣布中斷和以色列的外交關係³⁶⁶，並選擇支持阿拉伯國家陣營，當時，蘇聯官方開始針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教進行抨擊，³⁶⁷並在蘇聯境內大肆宣傳反猶主義，也因為反猶氛圍的興起，讓更多猶太人決定移民至國外，但是，蘇聯政府卻在此時關閉

³⁶⁰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34.

³⁶¹ Colin Shindler, *Exit Visa: Detente, Human Rights and the Jewish E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U.S.S.R.* (London: Bachman & Turne, 1978), p. 99.

³⁶²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17。

³⁶³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38。

³⁶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³⁶⁵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動機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6），頁 801。

³⁶⁶ 在斷交前，雙方曾因為是否讓蘇聯猶太人移民產生些許爭執，1965 年蘇聯曾指責以色列在喬治亞秘密策畫猶太人移民運動，1966 年 10 月蘇聯官方甚至首次將猶太復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畫上等號，同年蘇聯還曾驅逐以色列遊客。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發動攻擊，史稱六日戰爭，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天，蘇聯宣布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此後，雙方間的公開來往幾乎完全中斷，但是以色列還是希望修復和蘇聯的外交關係，雖然雙方間檯面上沒有任何來往，但是蘇聯猶太移民運動仍持續進行。詳見：邵麗英，「俄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趨勢」，*西亞非洲*，第 4 期（1999），頁 37-38。

³⁶⁷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38。

了移民的大門，對那些渴望移民的蘇聯猶太人設下重重關卡，1968 年只剩下 231 位猶太人獲准移民。³⁶⁸當時西方猶太人團體透過各種方法向蘇聯施壓並希望其重啟移民大門，以國總理梅爾也在以色列議會上呼籲蘇聯政府讓境內猶太人自由移民。³⁶⁹

1968 年捷克布拉格之春（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運動後，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的態度又再次改變，1968 年 8 月蘇聯強行入侵捷克並以武力鎮壓捷克政治民主化運動，此舉讓蘇聯領導人在國際上的威信迅速下降，為了挽回蘇聯在國際上的形象，蘇聯政府再次打開移民的大門，甚至主動詢問先前申請移民的猶太人是否還有移民的意願。³⁷⁰布里茲涅夫在多方考量下，決定在此時放寬移民限制，採取更溫和且彈性的外交政策，試圖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除了挽回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失去的國際形象，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拯救蘇聯停滯的經濟。³⁷¹另外，1968 年蘇聯強行入侵捷克的行為也讓境內猶太人更加確定移民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未來如果繼續待在蘇聯生活，將會永遠活在專制和獨裁的陰影下，所以，布拉格之春事件後，蘇聯猶太人開始爭先恐後的申請移民，1969 年獲准移民人數攀升至 3033 人，³⁷²與前一年相比增加近 15 倍。也因為上述種種因素，開啟了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

1970 年代許多猶太人獲准移民國外，那這些蘇聯猶太人是如何申請簽證的呢？其手續如下：首先，想要申請移民的猶太人必須先向蘇聯簽證機

³⁶⁸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³⁶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³⁷⁰ 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頁 14。

³⁷¹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1015。

³⁷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關 (Отдел виз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й) 提出 11 項文件證明，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文件就是「移居申請書」，此申請書必須由居住在以色列的親戚先拿到以國的移民局進行認證，再翻譯成俄文寄到蘇聯，若沒有親人在以色列，申請人可以向以色列相關機關，如猶太組織 (Jewish Agency) 提出申請，這些機關將會協助尋找願意充當親屬的代理人。此外，蘇聯政府還規定：若有一位猶太人要離開蘇聯，必須得到其所有家庭成員的同意並取得證明才得以離開，所以，當時許多猶太家庭因對移民的想法不同或是對未來的不確定而產生歧見，最終造成家庭關係破碎。除了上述規定外，蘇聯政府還規定當境內猶太人提出移民申請後，必須公開宣示放棄蘇聯公民資格，並在移民後禁止重返蘇聯，蘇聯政府希望透過此規定來抑制猶太人的移民慾望，此規定確實讓一些原本猶豫不決的申請人感到卻步，因為移民後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個未知數，有些人最終選擇安於現狀繼續留在蘇聯，但是仍有許多猶太人願意接受政府的條件移民至國外。³⁷³

雖然蘇聯政府對外宣稱打開移民的大門，但是仍有不少申請者遭到拒絕，1971 年 2 月有一群簽證遭到拒簽的猶太人齊聚在白俄羅斯內政部大樓外抗議示威，他們要求政府讓他們移民至以色列，過了幾天，來自不同城市的 26 位猶太人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Президиум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接待處前宣布絕食抗議，要求政府正式承認每一位蘇聯猶太人都擁有回歸以色列的權利，後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德戈爾內 (Николай Подгорный) 承諾將成立一個專門研究移民的委員會後，此事才落幕³⁷⁴。蘇聯猶太人的移民決心大大感動了西方的猶太人，使他們開始設法援助蘇聯猶太人，1971 年 2 月底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猶太社區會議

³⁷³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24-125。

³⁷⁴ 其實從 1971~1976 年間猶太人在蘇聯發起無數次抗議活動，主旨都是希望蘇聯政府能夠讓境內猶太人自由移民，若讀者想更深入了解每一抗議事件，筆者建議參考以下連結：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Всемир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еврейских общин) 上，各國猶太代表要求蘇聯當局讓境內猶太人自由移民、消除猶太文化發展的障礙以及停止在境內推行反猶政策，³⁷⁵也因為國內外猶太人的齊心努力，1971 年蘇聯政府發放高達 13022 份出境簽證給境內猶太人，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蘇聯政府會准許猶太人移民是希望除掉境內的「麻煩製造者」，也就是反政府的異議份子。

376

1972 年五月尼克森 (Richard Nixon) 總統親自到蘇聯與布里茲涅夫會面，他是第一任訪問蘇聯的美國總統，此次會談雙方在縮減軍備上達成共識，同意限制反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的修造，並適度裁減軍備，以減輕雙方負擔，並承諾在貿易上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此次會談有效改善美蘇關係，也因為美蘇關係的緩和，蘇聯政府決定放寬移民限制，促使大量猶太人移民至國外，³⁷⁷1972 和 1973 年蘇聯政府各發放高達 31681 和 34733 份簽證給境內猶太人，蘇聯政府打開移民大門的原因除了美蘇關係緩和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希望和美國正常進行貿易以挽救蘇聯疲弱的經濟。³⁷⁸蘇聯猶太移民潮一直持續到 1979 年，隨著布里茲涅夫的低盪政策結束而畫上休止符。表 4-1 是 1964~1991 年蘇聯猶太人移民國外的人數，可從表中觀察出 1970~1979 年，這十年內蘇聯猶太移民總數高達 225493 人，約為當時蘇聯猶太總人口的十分之一，³⁷⁹移民人數非常可觀。

³⁷⁵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³⁷⁶ Nora Levin, op. cit., p. 696.

³⁷⁷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1016-1017。

³⁷⁸ Nora Levin, op. cit., p. 696.

³⁷⁹ 根據 1970 年蘇聯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蘇聯共有 2150700 位猶太人，1979 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蘇聯猶太總人數為 1810900 位猶太人。詳見：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372-374.

表 4-1 1964~1991 年猶太人移出蘇聯的人數

年份	移民人數	年份	移民人數
1964	4667	1978	28864
1965	750	1979	51333
1966	1613	1980	21471
1967	1412	1981	9448
1968	231	1982	2760
1969	3033	1983	1314
1970	1027	1984	896
1971	13022	1985	1140
1972	31681	1986	914
1973	34733	1987	8155
1974	20695	1988	18965
1975	13221	1989	71000
1976	14261	1990	184000
1977	16736	1991	147800

資料來源：Zev Katz 著，費孝通譯，**蘇聯主要民族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540、Robert Cullen, “After the Summit:Soviet Jewry,”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15 (1986), p. 260、Zvi Gitelman,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1991),

p. 155. 、Laurie Salitan,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p. 183 、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4, 2019.

1980 年代蘇聯政府決定縮減猶太移民數量，導致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銳減，到了 1984 年甚至只剩 896 人，導火線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 年 12 月為防範一個共產政權崩潰，蘇聯決定入侵阿富汗，此舉引起世界各國的指責，聯合國曾呼籲：「外國軍隊立即無條件撤離阿富汗」，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也宣布：³⁸⁰

在我自己對蘇聯的最終目標看法上，從我就任以來，蘇聯各項行動所造成的影響，以這次最為劇烈。波斯灣攸關美國安全，所以華府宣布對輸往蘇聯的穀物和科技產品實施部分禁運，並杯葛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部分成功。

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舉動讓美蘇關係迅速降至冰點，美國決定對輸往蘇聯的部分產品實施禁運，而蘇聯也予以回擊，決定縮減境內猶太移民數量，因此，自 1980 年起，蘇聯猶太移民人數快速減少，而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也正式為布里茲涅夫的低盪政策畫下句點，1980 年代起，蘇聯開始無視國際上的反對聲浪，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理國內各種反對政府的活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主席安德洛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開始用武力鎮壓所有反對勢力，當時，許多猶太人發起的活動都遭到壓制；³⁸¹ 1980 年代初期對蘇聯猶太人來說是個被逼

³⁸⁰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1018-1020。

³⁸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迫的時期，蘇聯當局不容許任何一個猶太運動在境內進行，當時，許多猶太活動家遭到迫害，如：基斯利克（Владимир Кислик）、祖布科（Сергей Зубко）和伯恩斯坦（Иосиф Бернштейн）等人。³⁸²

到了 1986 年局勢再次改變，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開始呈現直線上升趨勢，主因有兩個：第一、1985 年戈巴契夫上任後，提出「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與「公開」（Гласность）兩大政策，促使蘇聯人民開始與外部世界接軌，並接收到更多關於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資訊，拜公開政策所賜，戈巴契夫同意蘇聯許多民族，如德意志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得以自由移出蘇聯，因此，隨著這波自由民主浪潮，蘇聯猶太移民數量再度快速成長，此情況也誘使美國解除對蘇聯的貿易限制；³⁸³第二、1987 年 1 月 1 日蘇聯官方修改頒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入境出境條例」，此條例放寬公民出境和入境方面的限制，³⁸⁴所以，從 1987 年開始，蘇聯每年批准出境移民人數開始大幅增加，當然，猶太人也不例外，1989 年約有 71000 位猶太人離開蘇聯，到了 1990 年移民人數更是飆升至 184000 人。1970~1991 年間，總計高達七十萬名猶太人離開蘇聯，此現象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許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猶太移民潮的前後發展。

二、蘇聯猶太移民的去向

一般來說，蘇聯猶太人會選擇以色列或西方國家³⁸⁵作為他們的新定居地，移民潮開始的前幾年，大部分猶太人都選擇回歸以色列，1970~1972 年選擇移居以色列的人數佔蘇聯猶太移民總數高達 99%，1973 年為 95.8%，

³⁸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³⁸³ 蔡百銓，**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頁 1123。

³⁸⁴ 滙感百科，「原蘇聯出入境管理辦法概況」，**滙感百科**，<http://www.hgz.net/baike/91020.html>（20190213）。

³⁸⁵ 此處的西方國家大多是指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等當時比較先進的國家。

³⁸⁶但是，自 1974 年起，情況開始有所改變，可以從表 4-2 觀察出：蘇聯猶太移民選擇移居西方的人數逐年上升，在 1974 年的 20695 位蘇聯猶太移民中，有 3879 人（約 18.7%）選擇移往西方，³⁸⁷到了 1981 年，此比例已上升至 80.6%。³⁸⁸扎斯拉夫斯基和羅伯特兩位教授在書中《蘇聯猶太移民與民族政策》提及：有兩點因素顯著影響蘇聯猶太移民的去向：

表 4-2 移往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的蘇聯猶太人數量

年份	移往以色列	移往西方國家
1971	12839 (99.6%)	58 (0.4%)
1972	31652 (99.2%)	251 (0.8%)
1973	33477 (95.8%)	1456 (4.2%)
1974	16816 (81.3%)	3879 (18.7%)
1975	8523 (63.4%)	4928 (36.6%)
1976	7321 (51.1%)	7004 (48.9%)
1977	8348 (49.6%)	8483 (50.4%)
1978	12126 (41.8%)	16867 (58.2%)
1979	17614 (34.2%)	33933 (65.8%)
1980	7515 (35.0%)	13956 (65.0%)
1981	1820 (19.4%)	7580 (80.6%)
總數	158051(61.6%)	98395 (38.4%)

資料來源：Victor Zaxlavsky & Brym Robert,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p. 53.

³⁸⁶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53.

³⁸⁷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4, 2019.

³⁸⁸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53.

第一、蘇聯猶太移民的出生地區—從表 4-3 可以觀察出：來自蘇聯不同地區的猶太移民選擇的新定居點不盡相同，例如：來自中心地區，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猶太移民大多選擇移至美國或西歐等先進國家，而來自蘇聯其他較偏遠地區³⁸⁹的猶太移民則選擇以色列為其新定居地，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居住在中心地區的人民教育程度比較高，再加上長期和俄羅斯人生活，所以俄化程度比較高³⁹⁰，猶太民族和共同血脈對他們來說，並不會產生巨大共鳴，甚至還有許多人皈依東正教，因此，政治和經濟才是他們真正移民的動機，其實，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期，這些住在中心地區的猶太人並沒有移民的打算，直到後來，約從 1973 年開始，因為種種原因，如：蘇聯經濟情況日益惡化，以及蘇聯政府長期獨裁且剝奪猶太人受教育或就業權利等，讓住在中心地區的許多猶太高知識份子感到畏懼，因此才決定移民，他們認為蘇聯在短時間內將不可能走向民主化，也不會賦予境內猶太人和其他蘇聯公民相等的權力，³⁹¹曾有一位猶太科學家說道：

蘇聯的反猶主義不是讓我決定移民的原因，我覺得作為一名猶太人是我進入大學和找工作的障礙，而且這個障礙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沉重，這是我決定離開蘇聯的最根本原因。³⁹²

³⁸⁹ 此處的偏遠地區大多指的是二戰期間以及之後併入蘇聯的西部地區以及蘇聯南方一些自治共和國內的猶太人。

³⁹⁰ 根據 1970 年的數據顯示，有 37.6% 的蘇聯猶太人居住在俄羅斯，其俄化比例最高，排名第二的是居住在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烏克蘭和烏茲別克的猶太人，他們佔猶太總人口的 49.4%，而俄化程度最低的則是居住摩爾多瓦、喬治亞、亞塞拜然和土庫曼的猶太人，佔蘇聯總猶太人口約 10.4%。詳見：Mordechai Altshuler, *Soviet Jew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1987), p. 69.

³⁹¹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4.

³⁹² 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頁 22-23。

表 4-3 來自蘇聯不同地區猶太移民的去向（1974~1979）

出生地區	移居以色列	移居美國
俄羅斯、烏克蘭、白羅斯	19406	48653
其他地區	38537	4876

資料來源：Victor Zaxlavsky & Brym Robert,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p. 130.

但是 1970 年代，因為和阿拉伯國家長期進行戰爭的緣故，以色列國內政治和經濟情況不甚穩定，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也居高不下，且面臨住房短缺的問題，另外，因為以色列才剛建國，貿易市場規模偏小，如果這些猶太高知識份子選擇移民以色列，其發展性將會大受阻礙，³⁹³因為上述種種因素，當時許多蘇聯猶太人選擇移民至美國或其他先進的西方國家而不是以色列（從表 4-2 可以觀察出此趨勢）。³⁹⁴

而針對住在蘇聯較偏遠地區的猶太人則是完全相反，他們民族性非常強烈，俄化程度低，堅持信仰猶太教的比例也比較高，這些猶太人長久以來恪遵其民族的傳統和節期，因此，種族和民族性才是他們移民的主要動機，而當時以色列正聚集著上萬名他們的同胞，理所當然的，以色列將是他們移民的第一首選，總結上述，居住地區的不同著實影響著蘇聯猶太移民的去向。³⁹⁵

第二個影響蘇聯猶太移民去向的因素為一是否得到國際救助機構的援助：當蘇聯猶太人獲准移民後，會在奧地利維也納等候簽證，此時，來自美國的移民安置機構「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會全力協助猶太移民的安置事宜，甚至還提供住宿、食物、交通

³⁹³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32。

³⁹⁴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p. 48-53.

³⁹⁵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p. 131-132.

和醫療等等，因此，原先決定要前往以色列的移民，有許多人因而改變想法，決定移往美國或加拿大。³⁹⁶到了 1981 年，只剩 19.4%的猶太移民選擇移居以色列，其他高達 80.6%的移民都選擇移至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國政府擔心上述的狀況會使蘇聯關上移民的大門，所以開始對國際上幫助移民的機構施壓，甚至強迫這些機構停止幫助移民美國的蘇聯猶太人，上述的情況，直接影響了蘇聯猶太移民的選擇，³⁹⁷1977 年扎斯拉夫斯基和羅伯特教授在以色列移民部（Israeli Ministry of Immigrant Absorption）和猶太機構（The Jewish Agency）的支持下進行一項調查，在調查中，蘇聯猶太人被告知：如果要移民，以色列將是唯一選擇，如果執意要前往美國，將不會得到任何協助，調查結果顯示：32.9%的受訪者選擇繼續留在蘇聯，因為他們認為國際機構的援助是非常重要的，只有 18.7%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前往以色列，而這些人主要是老人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³⁹⁸從以上調查可以觀察出：由於 1970 年代蘇聯和西方國家的發展差距逐漸拉大，讓蘇聯猶太人想透過移民來改善生活，而一旦移民西方國家的想法落空，他們寧願選擇繼續留在蘇聯。³⁹⁹

³⁹⁶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3.

³⁹⁷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134.

³⁹⁸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p. 129-130.

³⁹⁹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學海*，第 6 期（2007），頁 100。

第二節 蘇聯猶太人移民動機

1970 年代開始的移民潮為蘇聯猶太歷史增添新的色彩，也改變了許多猶太人的一生。扎斯拉夫斯基和羅伯特兩位教授在書中提到：1978～1979 年間他們在義大利羅馬對 155 位蘇聯猶太移民進行訪問，此次調查希望了解的問題是：「什麼原因促使蘇聯猶太人離開蘇聯？」，經過整理後，他們列出了 21 種可能造成移民的原因，最後再把 21 種原因分類成四個廣義動機，分別是政治和文化（感覺思想被限制無法自由發揮，因此對智力的發展造成阻礙）、經濟（渴望提高生活水準）、種族（就業方面對猶太人的特定歧視）⁴⁰⁰和家庭（渴望和家人團聚），並依據受訪者提及次數製作出表 4-4，從表中可以看出政治和文化此移民動機被提及最多次，再來依序是經濟、種族和家庭，⁴⁰¹筆者在此節將詳述這四個移民動機，另外，也會加入筆者在俄國訪問共九位猶太人的看法共同進行探討。

表 4-4 蘇聯猶太人移民動機

動機	提及次數	比例
政治和文化	319	38.8%
經濟	207	25.2%
種族	179	21.8%
家庭	117	14.2%
總計	822	100%

資料來源：Victor Zaxlavsky & Brym Robert,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p. 51.

一、政治和文化—自由民主浪潮席捲世界，但蘇聯仍採高壓集權

⁴⁰⁰ 筆者將四個移民動機裡面的「種族」分兩個部分來描述，第一部分為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態度，第二則是蘇聯一般社會對猶太人的偏見和歧視。

⁴⁰¹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49.

上述已提及，在赫魯雪夫執政期間，蘇聯官方發起一波解凍政策，將許多史達林時代的規定廢除，例如：放寬對西方廣播電台⁴⁰²進入蘇聯的標準，讓人民更有機會接收到來自國外的消息，這些報導從而成為蘇聯猶太人和西方國家的聯繫渠道。⁴⁰³1960 年代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穩定成長，在政治上，民主體制也逐漸成熟，人民享有憲法保障的人權，能夠自由發表意見，並擁有投票的權力，西方世界正吹起一波自由民主的浪潮，但是反觀當時的蘇聯，布里茲涅夫剛上任，他有意恢復史達林時代的高壓統治，並開始強化對意識形態的嚴厲控制，對政治異議份子更是採取嚴酷手段，⁴⁰⁴他曾利用祕密警察來壓制國內鼓吹民主的人士，但是，經歷短暫的解凍後，蘇聯人民已經對民主、自由和人權有初步的認識，而國際上盛行的自由民主浪潮也推動他們將想法付諸於行動，因此，當時，在蘇聯出現很多抗議組織，而猶太人也加入其中。但是，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卻讓蘇聯政府變本加厲，決定用更嚴厲的手段來壓制這些抗議運動，當時，思想限制的範圍擴大、迫害對象的人數增加，社會上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圍明顯變質，不久前還准許說的話或做的事情，如今都被禁止，⁴⁰⁵也因為蘇聯這樣獨裁又高壓的統治，讓許多猶太人決定移民。

根據兩位教授的研究顯示：因為蘇聯政治獨裁和文化封閉等因素決定移民的猶太人往往有幾項共同特徵：一、出生於俄羅斯；二、住在大城市；三、受過高等教育；四、護照上記錄的是猶太人或別的民族。在書中舉出

⁴⁰² 當時，西方民主陣營為了對蘇聯及東歐國家進行宣傳和滲透，在慕尼黑設立了「自由電台」，每天 24 小時不間斷地廣播，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人民了解世界脈動或國際事務的媒介，此外，「美國之音」和「自由之聲」等不僅提供關於外國事件的信息，也提供關於蘇聯國內新聞。詳見：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動機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6），頁 802。

⁴⁰³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動機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6），頁 802。

⁴⁰⁴ 中華網，「勃列日涅夫時代：在笑話中和蘇聯一起陷入泥潭」，*中華網*，<https://kknews.cc/zh-tw/history/ma299z.html>（20190320）。

⁴⁰⁵ Георгий Арбатov, *Дело. Ястребы и голуб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1998), С. 191-192.

一位屬於此類型的猶太移民，他是一位 37 歲的猶太科學家，受訪當時是新西伯利亞科學實驗室（Scientific laboratory in Novosibirsk）的負責人，並曾在莫斯科大學（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任教，他於 1978 年決定移民，並說道：⁴⁰⁶

我曾經受邀至波蘭參加科學會議，波蘭的生活對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閱讀和欣賞了許多在蘇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書籍、電影和戲劇，另外，當波蘭學者給我看他至西方訪問時所拍攝的幻燈片和照片時，我再次感到無比震驚。當我回國後，我立刻前往研究所的最高部門，詢問是否能夠獲得再次出國的機會，但是，我卻被告知要等到至少四、五年後才能再出國，猛然間，我深刻體會巴甫洛夫（Иван Павлов）所提出的「自由反射」（the reflex of freedom）之涵義：渴望無拘束的活動，我已對繁雜的證件系統以及蘇聯的生活方式感到厭倦，反猶主義不是我離開蘇聯的原因，雖然作為一個猶太人進入大學和找工作都會遇到一定的阻礙，但是總能找到一些方法來排除這些障礙，無法至國外訪問、旅行和接收新知識是我離開蘇聯的最根本原因。

從上述這位猶太科學家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在蘇聯政府嚴格的控管下，境內許多詩人、作家和科學家都無法自由地寫作和從事研究，一位 64 歲現居俄羅斯的猶太受訪者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也提到：1970 年代許多猶太人，特別是有創作天分的猶太人，例如：詩人和作家，因為渴望獲得無拘束的生活和自由創作的權力，所以決定離開蘇聯。⁴⁰⁷ 上述的例子一再證明，當時蘇聯政府採取的高壓集權統治方式已嚴重影響境內猶太人的生活，他們認為其職業在蘇聯的發展性受到限制，使他們無法發揮出真正的才能，

⁴⁰⁶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p. 56-57.

⁴⁰⁷ 筆者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人亞歷山大進行電話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為半小時。

同時，政治活動和公民權利也受到壓迫，所以，許多猶太人決定離開蘇聯，以換取自由和更優渥的生活品質。此外，許多已經移民到國外的猶太人會寫信給還留在蘇聯的親友，在信中，他們描述西方世界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民，蘇聯人民對這些信非常感興趣，一傳十十傳百，這些信件逐漸在蘇聯社會傳開，有些甚至被印刷成地下出版物，並成功推動那些潛在的猶太移民者將移民的想法付諸實際行動。⁴⁰⁸

二、經濟—蘇聯經濟每況愈下，與西方國家差距拉大

20 世紀中期，因為戰爭的需要，蘇聯致力發展軍事化經濟，但是此種高度集中的軍事化經濟結構、體制和方法，有很大的歷史侷限性，二戰結束後，蘇聯由戰時經濟轉入和平建設時期，本應要及時放棄軍事化經濟，轉向發展民生工業，以便將經濟引向正常發展軌道，但是因為和美國進行冷戰的緣故，蘇聯反而更致力於發展軍事化經濟，並持續將大筆國家預算投入軍事相關用途，據估計，1948~1957 年、1958~1964 年、1965~1980 年的三階段中，蘇聯軍事支出分別佔國民收入的 15%、14~20%、18~22%，此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在 1970 年代的高峰期裡，蘇聯每年大約把四分之一的國民收入用於軍事目的，⁴⁰⁹導致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蘇聯經濟發展如表 4-5 所呈現的陷入停滯，和西方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1982 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率僅為 1960 年代下半期平均增長率的 44%，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也由 8.4% 降至 2.8%，⁴¹⁰到了 1990 年代初期，經濟成長率甚至呈現負數，蘇聯經濟趨近崩潰，最終於 1991 年 12 月 26 日正式解體。

⁴⁰⁸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頁 101。

⁴⁰⁹ 伏廣存，「冷戰與蘇聯解體關係論析」，*東歐中亞研究*，第 6 期（1997），頁 4-5。

⁴¹⁰ 余偉民、鄭寅達，*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選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3。

表 4-5 蘇聯經濟增長率下降趨勢 (%)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0
社會總產值	7.4	6.3	4.2	3.3	1.8	-2
國民收入	7.8	5.7	4.3	3.2	1.0	-4
勞動生產率	6.8	4.5	3.3	3.1	NA	-3

資料來源：陸南泉，「如何評價蘇聯經濟建設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1 期（2007），頁 23。

因為發展軍事化經濟的緣故，蘇聯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明顯偏向重工業，布里茲涅夫執政初期，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產值比例為 6：2：2，⁴¹¹也因為經濟結構比例長期失調，造成 1970 年代中後期蘇聯經濟陷入停滯，此時，許多猶太人因為經濟的緣故決定移民至其他國家，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因為經濟考量而決定移民的猶太人大多來自小城鎮且沒念過大學，從事的工作也是屬於較底層的職業，書中採訪一位住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Ташкент）的猶太女性，她在雜貨店擔任店員，並於 1976 年決定移民，她說道：⁴¹²

為了在蘇聯生存，你必須要從事一些非法的工作，只要這樣才能獲得體面的生活，但是你卻必須常常活在恐懼中，並將所賺到的錢分享給長官、檢查員或警察等等，儘管如此，經濟警察（economic police）還是經常上門搜索。

我的丈夫也面臨相同的問題，他是一名牙醫，並從事黃金相關買賣工作，當時人們必須在黑市上才能買到黃金，因此屬於非法交易，如果被政府發現，我的丈夫將因經濟犯罪而被送往西伯利亞。

⁴¹¹ 伏廣存，「冷戰與蘇聯解體關係論析」，頁 22-23。

⁴¹²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60.

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我的孩子們在學校表現非常好，我希望他們都能夠上大學，但是在塔什干你如果沒有透過關係進入大學，其學費將會非常昂貴。

在 1976 年的某一天發生了以下事件：雜貨店的商品數量與倉庫裡的清單數字出現差異，我們非常努力地設法解決問題，但整個事件令我非常緊張，所以我們決定申請移民簽證。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這位受訪者的無奈，眾所皆知，猶太民族擅長經商，但是在蘇聯計畫經濟體制中，私人進行買賣是屬於違法行為，所以很多猶太人無法發揮長才，雖然還是有許多人會鋌而走險進入黑市交易，但是，蘇聯猶太人最終還是嚮往能夠自由的進行買賣。另外，現居俄羅斯的一位 62 歲猶太心理醫生戈爾曼（Иосиф Гольман）也說道：他認為當時離開蘇聯的猶太人大多沒有接受過很好的教育，其職業也較低下，所以會受到壓迫或歧視，因此希望透過移民來提高生活水準，而他的家庭則沒有遇到這種問題，因為其父母都是工程師，在當時屬於受人尊敬的職業，而且他認為蘇聯是他真正的祖國，所以他和他的家人從來沒想過要移民。⁴¹³而另一位受訪者為 69 歲的心理學教授艾爾科寧（Борис Эльконин），他說道：在猶太移民潮的推波助瀾下，他的表姊為要獲得自由以及更好的工作機會決定移民美國。⁴¹⁴

1970 年代有許多猶太人因為經濟的原因決定移民，他們認為在蘇聯充斥著諸如收入低、住房困難和日用品短缺等緊張的經濟氛圍，⁴¹⁵因此蘇聯猶太人將移民視為改善生活品質和獲得更佳工作機會的途徑。

⁴¹³ 筆者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人戈爾曼進行電話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為 40 分鐘。

⁴¹⁴ 筆者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教授艾爾科寧進行面對面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半小時。

⁴¹⁵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60.

三、種族—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態度

蘇聯政府對猶太人有著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鼓勵猶太人俄化並融入蘇聯社會，但另一方面，又在猶太人融入蘇聯社會中設立了多重阻礙，⁴¹⁶面對這種現象，蘇聯猶太人有兩種選擇：第一、成為完全的俄羅斯人；第二、成為完全的猶太人，但是，因為蘇聯官方態度的矛盾，使得境內猶太人也無所適從，蘇聯境內的猶太問題依舊無解。

在 1970 年代，猶太人是蘇聯的第十三大民族，佔蘇聯人口總數約 1%，⁴¹⁷但猶太人卻佔蘇聯醫生總數的 17.4%，也佔科學家總數約 13.6%，⁴¹⁸另外，在蘇聯管理和技術部門中，猶太人的比例都高於其他民族⁴¹⁹，會造成此現象的主因是：猶太人對於教育非常重視，俄國猶太幼童第一個接觸到的教育系統是猶太兒童宗教學校（Kheders），老師需要教導學生希伯來文以及摩西五經，而父母每年必須支付 13 元當學費，對當時的猶太人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但是他們認為必須讓小孩接受教育，⁴²⁰也因為父母的堅持，猶太人普遍受教育比例高於蘇聯其他民族，在每 1000 名蘇聯猶太人中，就有 239 位受過高等教育，此比例為蘇聯平均值的整整四倍。⁴²¹

雖然猶太人的教育程度是全蘇聯第一名，但是，實際上，蘇聯政府對猶太民族的歧視眾所皆知，在教育方面，蘇聯官方對猶太人實行高等教育配額制度，史達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曾提到：她的許多猶太朋友在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中都

⁴¹⁶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歷史探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5 期（2006），頁 202。

⁴¹⁷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372-374.

⁴¹⁸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15.

⁴¹⁹ 僅次於俄羅斯民族。

⁴²⁰ Emanuel Goldenweiser,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Jews in Russia," *Taylor & Francis group*, Vol. 9, No. 70 (1905), p. 247.

⁴²¹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14.

受到嚴格的限制，⁴²²這種在教育上對猶太人的歧視於布里茲涅夫時期更加明顯，1956~1957年，猶太人佔蘇聯大學生總數約4.2%，而到了1978~1979年，只剩1.2%，另外，在1970年，每10000名猶太人中，有512人是大學生，但是到了1979年，卻只剩下329人，在研究所的招生上，針對猶太人的歧視更加明顯，1970~1975年，猶太研究生人數就從4945人降至2841人，⁴²³因此，許多猶太父母擔心自己小孩未來在受教育和工作的路上會跟他們一樣受到迫害和歧視，所以下定決心離開蘇聯。除了在教育上受到不公平待遇外，外交部門、科研單位以及安全部門也都針對猶太人有著嚴格的限制，例如，在1970年代末期，猶太科學家佔全蘇聯科學家的比例從1960年代前期的11%跌至5.5%。⁴²⁴

因為種族因素而離開蘇聯的猶太人較多樣化，他們屬於不同職業、不同年齡、大多不住在俄羅斯且護照上登記為猶太民族，較為典型的例子為一位42歲的工程師，他和他的家人於1978年決定移民，他說道：⁴²⁵

我害怕自己的女兒因為是猶太人而無法接受高等教育，1978年8月我公司舉辦了一場內部演講，其主題為：「與猶太復國主義奮戰」，在演講中，公然的反對一切與猶太相關的人事物，令我感到非常難過，演講過後，我立刻和妻子商討並決定移民，在我的公司裡，高達40%的工程師和設計者都是猶太人，演講過後，有11位猶太同事決定移民。

克魯斯塔萊娃（София Хрусталёва）是一位現居俄國的82歲猶太女性，她提到：猶太人在當時很難進入蘇聯優秀的學校就讀，而且就算成功進入也會受到歧視，1953年她在中學上課時，她深刻感受到因猶太身分而招來的歧視和壓迫，物理老師和作文老師都因為她是猶太人而給她很差的成績，物理老師甚至

⁴²² Lione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12.

⁴²³ Mordechai Altshuler, op. cit., pp. 118-119.

⁴²⁴ Laurie Salitan, op. cit., p. 95.

⁴²⁵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p. 57-60.

對她說：「你們猶太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作文老師則是命令她上課必須坐第一排，雖然她文學造詣很好，但是老師總能找到藉口給她低分。另外，克魯斯塔萊娃提到她身邊有許多聰明和有天賦的猶太朋友，卻因為種族的緣故而找不到工作或是無法接受高等教育。⁴²⁶另外一位受訪者為戈爾曼的妻子伊里娜·戈爾曼（Ирина Гольман），現年 59 歲，她也提到當時許多優秀的猶太人明明可以進入頂尖大學就讀，卻因為他們的猶太姓氏而被拒之門外。⁴²⁷蘇聯政府長久以來針對猶太人的歧視態度，儼然成為猶太人離開蘇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種族—蘇聯一般社會對猶太人的歧視與偏見

除了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態度之外，蘇聯一般社會也存在著對猶太人的偏見，本論文第貳章曾提到：早在沙皇時期俄國就存在著反猶主義氛圍，雖然列寧於 1917 年十月革命後發佈「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以及自由權，但是，在一個長期對猶太人有偏見的國家裡，短時間要改變民眾心理的反猶情節是非常困難的。⁴²⁸

其實，猶太人在歷史上屢屢遭受排擠，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猶太民族居無定所—在以色列建國之前，猶太人一直是一個流浪民族，他們為了生活，必須要和俄羅斯人或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爭奪土地以及資源，這時候，原本在此地居住的人民就會感到不滿，再加上猶太民族天生擁有生意頭腦並擅長經商，所以他們往往都比原先居民來的富有，因此容易引起當地居民的嫉妒心理；第二、猶太民族的排外個性—猶太人從中世紀開始就一直受到各地區人民的歧視，這樣的情況不只讓猶太民族更加團結，還使他們容易對其他民族懷有警戒，所以，猶太人不會輕易相信外族人，更無法輕易被同化，猶太民族的凝聚力非常

⁴²⁶ 筆者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人克魯斯塔萊娃進行電話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為一小時。

⁴²⁷ 筆者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人伊里娜進行電話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為 20 分鐘。

⁴²⁸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歷史探源」，頁 203。

強，赫魯雪夫曾說過：一旦有猶太人擔任黨內領導，就會有一大群猶太人圍在他身邊，⁴²⁹外人通常無法輕易打入猶太人的生活圈，他們會將好處和利益留給自己人，對其他人較小氣苛薄，所以，這種排外的性格促成其他民族對猶太人的不諒解，進而開始排擠猶太人；⁴³⁰第三、對猶太人形象的偏見—猶太人常被認為是一個奇怪和與眾不同的民族，其行為和舉止都迥異於其他民族，典型猶太人擁有的特徵為：黑頭髮、窄長臉、小眼睛、短下巴、身材矮小，最顯著的特徵是擁有大大的鷹勾鼻，上述這些特徵都給人一種陰險、奸詐的感覺，⁴³¹而且當時許多猶太人常透過放高利貸以賺取暴利，並用小聰明和俄國或蘇聯人民進行實際上並不公平的買賣，時間一久，蘇聯人民自然就會對猶太人產生偏見，進而培養出反猶心理。猶太受訪者克魯斯塔萊娃曾提到：她母親過世後，家人想要買棺材，大家卻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不願意賣，最後費盡千辛萬苦才順利將母親下葬。猶太人長期遭受蘇聯社會不平等的待遇，當一有機會，他們決定申請移民，逃離這個對猶太人百般歧視的蘇聯。

五、家庭—為要與家人團聚

一般來說，選擇家庭為其移民動機的猶太人通常是婦女或超過五十歲的中老年人，許多受訪者都提到：我的親戚們都離開了，我得和他們在一起，而且，當時蘇聯政府禁止境內人民前往西方旅遊，導致猶太人無法見到遠方的家人，也是他們移民的其中一個原因，⁴³²有一對已經退休的中年夫妻，於 1978 年決定移民，丈夫說道：

1978 年我們的女兒愛上了一位剛離婚的男子，而這位男子已移民至國外，而我們的女兒也想要跟他一起離開，但是她申請移民簽證卻遭拒，她被告知，父母必須一起離開蘇聯才能獲得簽證，也因為我們是如此

⁴²⁹ Robert Conquest 著，劉靖北、劉振前譯，**最後的帝國—民族問題與蘇聯的前途**（北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81。

⁴³⁰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歷史探源」，頁 202。

⁴³¹ 尚憲，**猶太人：謎一般的民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164。

⁴³²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61.

的深愛著女兒，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繁雜的簽證申請手續，最終成功移民。

另外，許多已經移民國外的猶太人會寫信給還留在蘇聯的親戚，在信中，他們詳細描述西方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民，並表達希望家庭團聚的想法，此現象也推動更多猶太人將移民想法付諸實際行動。



第三節 蘇聯猶太移民潮成因與影響

前一節已針對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動機進行探討，但是移民潮的形成必須再加上許多複雜的因素，佐爾伯格（Aristide Zolberg）指出：不能只從經濟、移民的動機和人口結構來了解移民的形成，是否能成功移民的關鍵決定者是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⁴³³換句話說：國家偏好比個人偏好在移民形成的過程中有著更大的影響力，所以本節的第一部分將探討：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至國外？；而第二部分則是研究：蘇聯猶太移民潮所帶來的影響。

一、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至國外？

筆者認為：蘇聯政府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外部加內部壓力所造成的結果，所以此處筆者將分成兩部分進行探討：第一、有哪些內部壓力促使蘇聯政府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第二、有哪些外部因素影響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的態度？

（一）、蘇聯政府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的內部壓力

蘇聯歷史學家阿馬立克（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說道：蘇聯政府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並不完全是低溫政策或國際關係緩和的結果，而是一種溫和的方式，旨在清除蘇聯境內那些異議份子以及潛在的抗議份子。⁴³⁴上述曾提及，1960年代中期開始，自由民主浪潮進入蘇聯，當時境內出現許多抗議人士，他們會組成團體並積極推動政治民主化運動，而當時許多猶太人也參與其中，甚至成為抗議運動的領導者，蘇聯政府將這些異議人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

（диссидент），在當時，這些持不同政見者令蘇聯政府非常頭疼，於是，蘇聯政府決定透過移民讓這些鼓吹自由民主的異議人士離開蘇聯，以此降低境內抗

⁴³³ 盧倩儀，「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第10卷第12期（2006），頁219。

⁴³⁴ 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 *СССР и запад в одной лодке* (London: 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LTD., 1978), С. 204-205.

議的聲浪，⁴³⁵而剛好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猶太人，所以，就透過准許猶太人移民來達到蘇聯政府背後的真正目的——剷除蘇聯境內的異議份子。

另外，有一位猶太移民也曾說道：蘇聯政府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可以得到一舉兩得的功效：一、消除令他們頭疼的異議份子；二、在異議份子身上冠上猶太人的標記，這樣一來，就可以利用蘇聯人民對猶太人的偏見來反對國內的民主運動。⁴³⁶

（二）、影響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態度的外部因素

1. 國際人權意識的抬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聯合國成立，各國代表深刻體悟戰爭對人民造成的極大傷害，因此決定將人權的保障列入聯合國憲章，⁴³⁷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這是第一份國際性的人權保證文件，此宣言不具法律強制效力。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兩個國際條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正式將世界人權宣言轉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⁴³⁸從上述可以觀察出：自二戰後，國際上對人權議題的關注度逐年提高，人權議題也從一國的內政問題轉為國際問題。

本章第二節曾提到布里茲涅夫上任後，有意恢復史達林時代的高壓統治，他開始逼迫境內的異議份子，以及加強對蘇聯人民意識形態的控制，此舉讓國

⁴³⁵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著，劉明與洪歷建譯，**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頁 25。

⁴³⁶ Victor Zas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124.

⁴³⁷ Hirsch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Stevens, 1950), p. 1.

⁴³⁸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43。

際人權組織開始針對蘇聯境內人權議題進行關注。1970年6月15日爆發「列寧格勒劫機事件」（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самолётное дело），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在一架俄羅斯航空（Аэрофлот）準備飛往瑞典的飛機上，逮捕了十二名猶太旅客，並指出他們計畫要將本班機劫持至以色列，其中兩位猶太人一庫茲涅佐夫（Эдуард Кузнецов）和德緒次（Марк Дымшиц）被指控為此次行動的主謀，並在九月的審判中被判死刑，而其他人則被判處五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蘇聯政府有意透過此事件來殺雞儆猴，希望境內猶太人能打消移民念頭。

但是，判決結果公布後，來自國內外的抗議批評聲浪接踵而至，一夕之間國際輿論都轉向此事件，也促使猶太移民運動因為得到世界的支持而變得更強大，⁴³⁹同年12月30日美國政府在華盛頓舉行國家緊急會議，為要探討蘇聯猶太問題。⁴⁴⁰蘇聯政府從沒料想到，此事件會讓蘇聯遭受如此沉重的輿論攻擊，最後，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將兩位猶太人改判入勞工營服役。列寧格勒劫機事件促使猶太移民問題從原本蘇聯的內政問題轉變為國際上眾所關注的重要事件，當世界目光焦點都轉向猶太移民問題時，此狀況直接影響蘇聯政府的決策，並促使當局於1971年放寬對蘇聯猶太移民的限制，最終形成大規模的猶太移民潮。另外，蘇聯猶太移民潮過後，國際人權組織並未降低對蘇聯猶太人的關注，而是將目光轉向選擇留在蘇聯的猶太人們，並持續關注他們的基本人權是否在蘇聯受到侵害。⁴⁴¹

⁴³⁹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 540。

⁴⁴⁰ Nora Levin, op. cit., pp. 672-678.

⁴⁴¹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45-146。

2. 美國的介入

在本章第一節曾提及：美蘇關係的好壞，將會影響蘇聯當局對猶太人的態度與政策，所以，此段將敘述美國透過哪些方法促使蘇聯政府打開移民的大門。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非常關心蘇聯猶太人的處境，也表達支持他們移民至以色列⁴⁴²，1972年7月美國政府通過法案，決議給予以色列8500萬美元，做為安置蘇聯猶太移民的費用。⁴⁴³1972年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傑克森（Henry Jackson）提出一項美蘇貿易修正案，史稱「傑克森修正案」（The Jackson Amendment），內容為：如一國侵害人民自由或設有移民限制，美國將拒絕給予其最惠國待遇以及信用貸款，顯然的，此修正案是針對蘇聯所提出的，希望藉由經濟利益誘使蘇聯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而此方法也確實奏效，蘇聯於1972年准許高達三萬名猶太人移民。另外，在1973年布里茲列夫訪美前，美國猶太領袖要求其准許738名蘇聯猶太人移民至以色列，當時布里茲列夫也欣然答應，⁴⁴⁴同年六月紐約時報也報導：蘇聯領導人曾向美國保證，每年將會發放約36000~40000份移民簽證給境內猶太人。⁴⁴⁵

⁴⁴² 其實美國會如此關心蘇聯猶太人的處境是因為：在美國，許多對經濟有影響力的富豪都是猶太人，他們會組成猶太團體向政府進行遊說，進而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1974年美國大選中。猶太人為民主黨和共和黨提供的經費占競選資金總額高達60%和40%，從此處可以發現美國猶太人的勢力非常龐大，因此，美國政府在做決策時不得不考慮猶太人的意見。1951年「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成立，在當時對美國外交政策擁有巨大影響力，1970年代此委員會有三個主要負責事項：一、促使蘇聯放寬境內猶太人移民之限制；二、協助逃出共產主義國家的猶太人定居以色列；三、促進中東的經濟發展與和平；在當時，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透過遊說的方式使美國政府幫助其達成上述三個事項。詳見：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頁153-154。

⁴⁴³ Donna Dold, *Soviet Jewry: U.S. Policy Consideration* (Washington: Congression Research Service, 1985), p. 41.

⁴⁴⁴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150-151。

⁴⁴⁵ 費孝通，*蘇聯主要民族手冊*，頁541。

雖然蘇聯政府已在猶太移民問題上做出讓步，但是1974年2月20日美國議會仍通過「傑克森修正案」，規定蘇聯必須放寬對境內猶太人移民的限制，才會給予其最惠國待遇，此舉使美蘇關係又再次陷入緊張，1975年1月蘇聯官方宣布：拒絕接受美國所提出的貿易協定，因為移民政策乃屬一國內政範疇，美國以貿易條件交換的舉動已經嚴重干涉蘇聯內政，美蘇貿易協定破局後，蘇聯決定減少境內猶太移民人數，於是，1975和1976年移民人數下降到只剩約一萬人。到了1977年，美蘇關係才有所緩和，當時，因為蘇聯國內糧食短缺，決定和美國採購大量穀物，而美國也承諾將給予蘇聯貸款，美蘇關係再度回溫，⁴⁴⁶而蘇聯也在此時決議放寬對蘇聯猶太移民的限制，移民人數再次攀升，一直持續到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

3. 以色列的介入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在此次表決中，蘇聯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以色列建國將難以實現。在以色列剛成立時，蘇以關係非常密切，蘇聯副外交部長佐林（Валериан Зорин）在接見以色列第一任駐蘇大使梅爾時說道：蘇聯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不會改變，⁴⁴⁷但是在醫生陰謀案後，蘇以關係陷入緊張，到後來甚至斷交，雖然不久後即重新建交，但是雙方之間一直存在著對彼此的不信任感。

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此戰爭的勝利喚醒了蘇聯猶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許多人開始萌生移民以國的想法，但是，在此時，蘇聯卻宣布和以色列斷交，並縮減境內猶太移民人數，雖然雙方在外交關係上已正式破局，但是以國還是透過各種管道和蘇聯私下保持聯繫，⁴⁴⁸因為以色列希望幫助蘇聯境內

⁴⁴⁶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50-152。

⁴⁴⁷ 徐向群、余崇健，**第三聖殿以色列的崛起**，頁 454。

⁴⁴⁸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 156。

猶太人順利移民，以國總理梅爾也在議會上呼籲蘇聯政府放寬對猶太移民的限制。⁴⁴⁹另外，1970年代猶太移民潮剛開始時，幾乎所有蘇聯猶太人都選擇移往以色列，以國政府也積極接收來自蘇聯的移民，但是，自1974年起，許多蘇聯猶太人開始選擇移民至美國而不是以色列，而此時以國政府擔心蘇聯會因此關上移民的大門，所以開始對幫助移民的機構施壓，甚至強迫他們停止幫助移民美國的猶太人。⁴⁵⁰雖然以國對蘇聯猶太政策的影響沒有美國來的大，但是以色列的選擇（親美或親蘇）卻深深影響著蘇聯中東政策的成敗，所以蘇聯也不能對以色列的呼籲置之不理。

以色列之所以會如此積極的幫助蘇聯猶太人移民，除了因為彼此都是猶太民族之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通常教育程度比較高，屬於高知識份子，⁴⁵¹而職業大多是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等，他們的到來對才建國不久的以色列來說助益非常大，將可以有效促進以國的各方發展，所以，以色列政府願意傾盡全力幫助蘇聯猶太人順利移民。

二、蘇聯猶太移民潮帶來的影響

移民的離開對移出國來說意味著喪失優秀的人員以及珍貴的人力資本，例如：擁有創造力和行動力的年輕人。⁴⁵²所以1970年代大批猶太人的遷出勢必為蘇聯帶來一定的影響，此段將敘述這些影響。

⁴⁴⁹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11, 2019.

⁴⁵⁰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134.

⁴⁵¹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頁156。

⁴⁵² 羅愛玲，「移民的經濟學思考—以前蘇聯猶太移民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為例」，*世界經濟研究*，第8期（2005），頁80。

（一）、喚醒蘇聯公民的民主意識以及削弱蘇聯政權

1960年代後期，經歷了短暫的解凍政策後，蘇聯國內的民主運動開始蓬勃發展，此時期出現許多反政府的組織和抗議運動，其中，有很大的部分都是由蘇聯猶太人所領導，鑑於上述情況，蘇聯政府希望透過移民來減少國內民主運動和抗議的聲浪，因為如果用大規模逮捕或判刑等方式來對待這些異議份子的話，將會招致西方各界和人權組織的批評，⁴⁵³讓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所以，蘇聯政府決定透過准許猶太人移民來清除這些異議份子以及潛在的抗議份子。

但是實際情況卻沒像蘇聯官方計畫的那麼順利，1970年代大批猶太人的離去，反倒更加激勵蘇聯境內的民主運動，因為那些已經移民的猶太人會透過信件或訊息向蘇聯親友描述西方的生活，讓他們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概念更加認識，就像蘇聯作家科佩列夫（Лев Копелев）所指出的：蘇聯猶太移民運動不僅改變了猶太人個人的命運，還徹底改變蘇聯公民的世界觀，讓他們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在蘇聯的生活是如此不自由，他們只是被國家控制的棋子，無法擁有表達己見的權利。⁴⁵⁴蘇聯猶太移民運動讓境內公民的民主意識高漲，從根本上改變蘇聯政治氣氛，也間接削弱了蘇聯政府的威權，⁴⁵⁵並提高蘇聯人民與高壓政權對抗的能力。此外，蘇聯人民看見猶太人努力為自己移民的權利進行抗爭也深受激勵，而最終成功移民的結果，也讓蘇聯人民更加確立自己向政府抗議的決心，此情況象徵著蘇聯人民在追求民權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⁴⁵⁶而且幕後推手是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

⁴⁵³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 138.

⁴⁵⁴ Лев Копелев, *о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New York: Khronika, 1978), С. 31.

⁴⁵⁵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Brym, op. cit., pp. 138-139.

⁴⁵⁶ 梁中芳，「略論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頁100。

（二）、喚醒蘇聯其他民族移民的想法

蘇聯猶太移民潮不僅改變了數十萬猶太人的命運，也激起了蘇聯其他民族移民的欲望，一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指出：移民情緒的高漲並不僅限於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德意志人，⁴⁵⁷言下之意就是說：當時還有許多生活在蘇聯的人民都開始考慮移民，原本蘇聯用高壓專制形成的表面團結形象開始崩解，到了 1980 年代後期，許多蘇聯人民為要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而選擇離開祖國，再加上經濟和政治的崩解，蘇聯整體向心力失去平衡，最終，於 1991 年全盤解體。

（三）、導致蘇聯人才流失

本節第一部分已提過：因為猶太人普遍受教育的比例高於其他民族，所以大多數猶太人在蘇聯的職業屬於白領階級，如：科學家、醫生、工程師、藝術家和作家等。1970 年代中期，數以千計的猶太知識份子、科學家和作家陸續離開蘇聯，對蘇聯的經濟、藝術和文學等領域帶來不小的衝擊，因為以傳統的觀點來說，文學和藝術對蘇聯社會和政治生活影響非常重大。⁴⁵⁸現年 69 歲的心理學教授艾爾科寧、69 歲的心理醫生阿爾希波夫（Борис Архипов）、⁴⁵⁹59 歲的伊里娜以及 35 歲的在學心理博士戈塔倫科（Алексей Гонтаренко），⁴⁶⁰他們四位在受訪時都有提到：1970 年代大規模的猶太移民潮讓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年輕、優秀、有才氣和聰明的猶太人離開蘇聯，造成境內人才大量流失（утечка мозгов），他們一致認為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⁴⁵⁷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139.

⁴⁵⁸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頁 101。

⁴⁵⁹ 筆者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心理醫生阿爾希波夫進行面對面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半小時。

⁴⁶⁰ 筆者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跟猶太人戈塔倫科進行面對面訪談，整個訪談過程大約半小時。

根據研究顯示，來自蘇聯的優秀猶太移民為以國經濟帶來很大的助力及正面影響⁴⁶¹，反觀，蘇聯當時的經濟則是每況愈下⁴⁶²，雖然導致蘇聯經濟衰退的原因有許多種，例如：體制僵化、貪汙和監督不周等等，但是 1970 年代開始的猶太移民潮也為蘇聯經濟、社會、藝術和文化等層面帶來負面影響，筆者認為這是蘇聯巨大的損失。



⁴⁶¹ 調查數據顯示，到以色列的 23000 名移民中，就有 11300 位工程師、2000 位科學家和 2600 名醫生。詳見：羅愛玲，「移民的經濟學思考—以前蘇聯猶太移民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為例」，*世界經濟研究*，第 8 期（2005）。

⁴⁶² 可參考表 4-5。

第四節 小節

此章主題為 1970 年代開始的蘇聯猶太移民潮，本章第一節主要敘述猶太移民潮的歷程以及猶太移民的去向；第二節則是探討蘇聯猶太人移民的動機，此節將加入俄國猶太受訪者的意見；第三節則是分兩部分：第一、探討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至國外；第二部分則是研究蘇聯猶太移民潮帶來的影響。

在本文第參章曾提及：蘇聯猶太人在史達林統治後期受到政府的壓迫和歧視，使他們對蘇聯失去希望，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長期流散各地的猶太人終於擁有自己的家園，這也種下了日後猶太人移民以國的伏筆。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在蘇聯實行短暫的解凍政策，使蘇聯人民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消息，在赫魯雪夫統治的最後一年，首次批准四千多名猶太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移民以色列，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勝利後，蘇聯猶太人開始積極填寫移民申請，希望政府批准他們移民至以色列，而1970年代剛好正值布里茲涅夫的低盪政策，美蘇雙方都不希望發生武力衝突，而且此時蘇聯為要挽救國內經濟，期盼和美國進行正常貿易，另外，在1968年爆發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讓蘇聯政府意識到必須挽救蘇聯在國際上的形象。在綜合許多因素後，1969年蘇聯政府決定打開移民的大門，在1970~1979年有高達二十萬名猶太人離開蘇聯，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

第一節的第二部分則是探討蘇聯猶太移民的去向，筆者根據過往文獻得出兩點影響蘇聯猶太移民去向的因素：蘇聯猶太移民的出生地區以及是否得到國際救助機構的援助，根據研究顯示：住在中心地區的猶太人因為俄化程度較高，所以會選擇移往美國或西歐等先進國家，而住在偏遠地區的猶太人，其民族性較強烈，他們一般會選擇移往以色列。另外，是否得到國際救助機構的援

助也會影響猶太人的選擇，猶太人在獲得移民簽證後，會先到維也納等候轉機，而當時美國的救助協會會對他們提供協助，所以許多原先決定要前往以色列的移民，因而改變想法，決定移往美國。

在第二節中，筆者提出四個蘇聯猶太人想要移民的廣義動機，依序是政治和文化、經濟、種族和家庭。第一、政治和文化動機—猶太人認為在蘇聯生活很不自由且在許多方面受到限制，無法施展其才，另外，蘇聯政府壓制民主的行為也讓他們感到懼怕，因此決定移民；第二、經濟動機—猶太人認為在蘇聯充斥著收入低、住房困難和日用品短缺等緊張的經濟氛圍，而且自 1970 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經濟陷入停滯，因此，為要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以及改善生活品質，蘇聯猶太人決定移民；第三、種族因素—筆者將種族動機分為兩部分敘述，一、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態度—不管是在受教育還是找工作的過程中，蘇聯猶太人都受到來自政府的壓迫和歧視，在大學或研究所甚至設有對猶太學生的配額，也因為蘇聯政府長期的歧視態度，讓境內猶太人決定移民；二、蘇聯社會對猶太人的偏見—其實早在沙皇時期俄國社會就充斥著反猶主義，到了蘇聯時期，反猶情緒仍存在，不管是日常生活或是工作，猶太人都受到排擠或歧視，猶太人長期遭受蘇聯社會不平等的待遇，所以，當一有機會，蘇聯猶太人便決定申請移民，逃離這個對他們百般歧視的蘇聯；第四、家庭因素—許多猶太人渴望與在國外的家人團聚，但是當時蘇聯政府禁止境內人民前往西方旅遊，所以，為解思親之苦，許多蘇聯猶太人決定申請移民。

第三節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探討蘇聯政府為何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至國外，此處又可分為兩個部分進行探討，分別是：影響蘇聯政府對境內猶太人移民態度的內在和外在因素，在此處筆者舉出一個內在因素—剷除蘇聯境內的異議份子，以及三個外在因素—國際人權意識的抬頭、美國與以色列的介入，

以上四個因素都深深影響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移民的態度。筆者認為：美國的介入對蘇聯政府的決策影響最大，因為 1960 年代後期，蘇聯經濟開始衰退，此時，布里茲涅夫明白必須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才能挽救蘇聯的經濟，而美國剛好又特別關心蘇聯猶太移民議題，因此，蘇聯政府希望透過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跟美國交換一些在貿易上的好處，此外，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也是蘇聯向美國釋出善意的舉動；第二部分則是研究蘇聯猶太移民潮所帶來的影響，總共有三個—喚醒蘇聯公民的民主意識和削弱蘇聯政權、喚醒蘇聯其他民族移民的想法以及導致蘇聯的人才流失，其實，大批受過教育且優秀的猶太人陸續離開，對蘇聯來說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傷害，雖然猶太人只佔蘇聯總人口不到 1%，但是卻培養出許多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而這些猶太人移民後，也為以色列和美國帶來許多貢獻，所以筆者對此感到可惜且認為這是蘇聯巨大的損失。



第五章 結論

猶太人是一個團結且聰明的民族，但是，他們的歷史際遇卻非常悲慘，自古以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常遭到當地人排擠甚至屠殺，在俄國也不例外，早在沙皇時代就曾發生多起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俄國史上第一次屠猶暴動發生於1881年，導致數十萬猶太人無家可歸，除了民間充斥著反猶情緒外，沙皇政府也曾針對猶太人發佈歧視法令，例如：1791年的定居點法、1827年的猶太義務兵役法以及1882年俄國史上對猶太人最為歧視的五月法規。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時期，俄國爆發由沙皇政府主導的第二波屠猶暴動，使俄國全境的反猶情緒達到最巔峰。

猶太人在沙皇時代長期被歧視和逼迫，此情況造就他們想要藉由參與革命運動來翻轉自身命運，早在1870年代就有猶太學生參與革命運動，只是數量不多，其影響力有限。到了20世紀初期，越來越多猶太人選擇加入革命抗爭，筆者將參與革命的猶太人大致分成三類：猶太復國主義者、崩得成員和已被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雖然因觀點不同而分散至不同革命團體，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一推翻沙皇政權。二月革命後，長達近四百年的沙皇政權正式結束，而布黨也在十月革命後正式掌權，當時在布黨領導階層中，猶太人佔了很高的比例，在國際上甚至還曾流傳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將猶太人和布黨畫上等號，但是，筆者認為：這些布黨領導人均屬已被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猶太血統或文化對他們來說意義並不大，他們參與俄國革命的目的並不是要提升自身猶太民族的影響力，而是單純想要獲得較高的權力，並擺脫先前在沙皇時代被歧視的命運，而列寧也十分相信這些猶太人，並將他們擺在黨內重要位置，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仍然被貼上猶太人的標籤。

列寧認為：對猶太人最適當的政策就是將其完全俄化，自然融入於俄國社會中，但在達到目標以前，必須賦予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樣平等的權利，讓他們不會再次經歷沙皇時代被歧視和屠殺的惡夢。筆者非常認同列寧的想法，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接替列寧之位的史達林卻沒有如此宏觀的視野，他只在乎自己的統治地位和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在史達林統治初期，他想要使蘇聯經濟快速進步，因此推出五年計畫，為了要有效推動計畫，史達林對境內猶太人釋出善意，並促使許多猶太人進入政府部門任職，1934年史達林在遠東地區設立猶太自治州，希望世界各地流散的猶太人能遷居此地，但是因為此地氣候嚴寒和地處偏遠，猶太人不願遷居，所以此計畫以失敗收場。1939年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史達林對猶太人的態度大翻轉，開始打壓境內猶太人，許多猶太官員、復國主義者和宗教人士都遭到逮捕或免職，這一系列的打壓行為讓蘇聯猶太人對未來感到堪憂。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史達林明白此刻蘇聯正陷入危機，為了使蘇聯脫困，史達林決定停止打壓猶太人並打出親猶牌，希望利用境內猶太人的影響力向西方各國尋求援助，1941年在史達林的批准下，舉行了猶太人代表大會，蘇聯猶太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並向世界猶太同胞尋求支援，而此次大會也使蘇聯獲得國外人士的支持和大量金援，史達林從中發現蘇聯猶太人可觀的影響力。1942年史達林宣布猶委會正式成立，並派遣猶委會的成員到世界各國宣傳和舉辦集會，最終，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蘇聯成功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蘇聯的危機正式解除，史達林開始將目光轉回國內，此時他發現猶委會的猶太人和美國有著很頻繁的聯繫，多疑的史達林開始懷疑境內猶太人的忠誠，冷戰開始後，史達林變得更加極端，他認為猶太人將會威脅到其統治地位和蘇聯的存亡，因此從1948年起，史達林在蘇聯發起反世界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針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逮捕，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到槍斃，此時期被蘇

聯猶太人稱為黑暗年代。但是，矛盾的是，史達林卻在逼迫猶太人的同時積極支持以色列建國，筆者認為：史達林並未把蘇聯猶太人和世界其他猶太人視為同一群體看待，所以他認為支持以色列建國此政策和境內猶太人毫無關聯，但是史達林卻沒料到，當以色列正式建國後，會帶來如此巨大的改變，蘇聯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在一夕之間被喚醒，許多猶太人要求移民至以色列，在多方考量下，史達林決定除掉境內所有猶太人，筆者認為是因為他想要徹底清除任何可能威脅其統治地位或蘇聯存亡的因子，1953年是蘇聯猶太歷史上最痛苦的一年，同年1月爆發的「醫生陰謀案」讓蘇聯全境的反猶情緒達到最高點，史達林死後，蘇聯政府才停止逼迫猶太人，但是，1946~1953年史達林的殘忍行徑已在猶太人心中烙下無法抹去的傷痕，他們爭先恐後離開蘇聯，並在1970年代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

1964年蘇聯政府首次批准境內4667位猶太人移民至以色列，到了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人數逐年增加，短短十年內已有超過二十萬名猶太人移民至國外，形成蘇聯猶太移民潮。筆者認為：蘇聯政府會准許境內猶太人移民是許多因素加起來的結果，例如：趁機清除蘇聯國內異議份子和民主運動抗議份子、國際人權意識的抬頭以及美國和以色列的介入，所以，要透徹了解蘇聯猶太移民潮成因必須要從多方面的角度進行分析。此外，筆者也針對蘇聯猶太人為何想要移民進行探討，並親自到莫斯科訪問九位猶太人，根據過往文獻以及採訪結果，筆者提出四個蘇聯猶太人移民動機，依序是政治和文化、經濟、種族和家庭，這四個移民動機背後都有上萬個蘇聯猶太移民親身經歷的故事。另外，筆者也有針對猶太移民潮為蘇聯帶來的影響進行探討，根據過往文獻以及採訪結果共歸納出三點：喚醒蘇聯公民的民主意識和削弱蘇聯政權、導致蘇聯人才流失以及喚醒蘇聯其他民族移民的想法，1970年代大批優秀的猶太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相繼離開蘇聯，筆者認為這是蘇聯巨大的損失，此外，筆者也認為

蘇聯政府必須要進行反思，為什麼那麼多猶太人或其他蘇聯人民想要用盡一切方法逃離蘇聯，或許是蘇聯當局一直以來的高壓統治使境內人民感到權懼怕，又或者是蘇聯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結果，如果可以釐清背後因素，或許可以為1991年蘇聯解體的原因做更完善的詮釋。

以下筆者將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發現：

- 一、20世紀初，許多猶太人參與俄國革命，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這些革命家均屬已被俄化的猶太知識份子，猶太血統或傳統對他們來說意義並不大，所以，筆者認為：他們參與革命的目的是想要獲得更高的權力，並擺脫先前在沙皇時代被歧視的命運。
- 二、1947年在聯合國的表決中，蘇聯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國，筆者認為這是史達林精心算計後所做出的決策，為要使蘇聯從中得利。當時蘇聯對阿拉伯國家戰時親德之舉感到失望，在利益權衡之下，蘇聯決定將目光轉向猶太人，史達林希望透過支持以色列建國使蘇聯勢力範圍擴大至地中海地區，以利其在冷戰期間能和美國相抗衡。綜上所述，支持以色列建國是史達林仔細考慮蘇聯利益後所做出的決策。
- 三、史達林統治後期開始大動作的整肅境內猶太人，其原因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史達林並不是反猶主義者，他會對猶太人痛下毒手的原因是：他認為猶太人正在威脅其統治地位和影響蘇聯的存亡，對於史達林而言，反對他或是威脅到其統治地位的人，就是他眼中的敵人，史達林將會不顧一切的除掉所有可能的威脅，至於這個人是猶太人還是其他民族則並不那麼重

要。

四、在研究蘇聯猶太人移民的動機時，筆者發現兩個特殊現象：第一、學術上普遍認為猶太人非常重視自身的民族性、文化和傳統等，但是，真正深入了解蘇聯猶太人背後的移民動機時，會發現大部分猶太人不是因為害怕自己猶太教的傳統或文化遭到禁止而移民⁴⁶³，真正推動他們移民的關鍵因素是經濟和政治，⁴⁶⁴所以，從此處可以發現，其實猶太人對自身的文化、傳統、民族性和宗教的重視並沒有原先預期的高。筆者認為這是因為1973年以後的猶太移民大部分來自市中心，所以俄化程度和教育程度都比較高，他們對自身猶太血統、文化和傳統重視程度較低，這些猶太人在意的是偏向現實面的利益以及未來發展等方面，因此，才會出現這樣的調查結果。而第二個現象則是透過實地訪談觀察到的：筆者訪問的九位猶太人中，有四位屬於「半猶太人」，意指其母親是猶太人，父親則屬於別的民族，他們都一致認為，在蘇聯時期並沒有特別感受到身為猶太人而被歧視和逼迫的氛圍，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父親不是猶太人，從姓氏中無法直接辨別其有猶太血統，因而逃過被歧視和逼迫的命運。

筆者對於本論文的后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俄國境內就曾發生過猶太移民潮，當時約有兩百萬名猶太人離開俄國，而這波俄國猶太移民潮過後不久，沙皇政府就被推翻，而本論文所探討的197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也是結束後不久，蘇聯就正式解體，所以，筆者認為可以針對俄國猶太移民潮和蘇聯猶太移民潮進

⁴⁶³ 根據扎斯拉夫斯基和羅伯特兩位教授的調查顯示：因為種族而決定移民的受訪者中，只有3%的猶太人是因為其民族文化和宗教受到限制而決定離開蘇聯。

⁴⁶⁴ Victor Zaxlavsky & Robert J. Brym, op. cit., p. 54.

行比較研究，或許會有更多新的發現。

二、早在沙皇時代俄國就存在著反猶主義和對猶太人的歧視，並延續到現今，俄國朋友曾對筆者說：「猶太人都是狡猾的騙子」，所以，筆者認為可以針對俄國長期以來的反猶情節進行研究，並追溯促成俄國人民反猶的真正根源。

三、1970年代大批猶太人離開蘇聯前往以色列或美國，筆者認為可以針對這些猶太移民後續的生活進行探討，並從中了解他們對於離開蘇聯這個決定是感到慶幸或懊悔。

四、史達林、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等多位蘇聯領導人都曾利用境內猶太人向美國或世界尋求支持和援助，代表猶太民族在世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筆者認為可以針對猶太民族的性格或歷史做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中文專書

- 史達林，**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史達林，**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朱宏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中正書局，1999）。
- 列寧著，中共中央編譯局譯，**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肖憲，**猶太人：謎一般的民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余偉民、鄭寅達，**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選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青覺、栗獻忠，**蘇聯民族政策的多維審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 徐向群、余崇健，**第三聖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 趙常慶、陳聯壁、劉康岑、董曉陽等著，**蘇聯民族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 Babbie Earl著，林秀雲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6）。
- Chuev Feliks 著，王南技、孫瑞玉譯，**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談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 Conquest Robert 著，劉靖北、劉振前譯，**最後的帝國—民族問題與蘇聯的前途**（北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 Herzog Thomas 著，朱柔若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1996）。
- Mackenzie David & Curran Michael 著，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 Roth Cecil 著，黃福武譯，**簡明猶太民族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Katz Zev 著，費孝通譯，**蘇聯主要民族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Млечин Леонид 著，李惠生等譯，**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Медведев Рой 著，劉明與洪歷建譯，**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

Радзинский Эдвард 著，李惠生譯，**斯大林祕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Сталин Иосиф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文集 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Эренбург Илья 著，秦順新譯，**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下）**（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中文期刊

白玉廣、宋正，「試析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形成及影響」，**史學月刊**，第 4 期（2002），頁 90-97。

朱開芳，「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問題」，**問題與研究**，第 13 卷第 8 期（1974），頁 92-100。

伏廣存，「冷戰與蘇聯解體關係論析」，**東歐中亞研究**，第 6 期（1997），頁 3-10。

肖瑜，「冷戰與蘇聯猶太政策的變化」，**中山大學學報**，第 52 卷第 2 期（2012），頁 111-119。

孟君、孫慧宗，「簡論沙皇政府的對猶政策」，**西伯利亞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2011），頁 80-84。

余建華、康璇，「蘇聯對猶政策的歷史考察」，**史林**，第 2 期（2007），頁 157-164。

- 邵麗英，「俄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趨勢」，**西亞非洲**，第 4 期（1999），頁 33-40。
- 周雪舫，「俄國的反猶太主義」，**輔仁歷史學報**，第 25 卷第 7 期（1990），頁 119-145。
- 張娟，「簡述猶太人與 20 世紀初俄國革命」，**井岡山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3 期（2009），頁 89-92。
- 張玉霞，「俄羅斯的猶太人—同化與移民」，**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1999），頁 15-21。
- 陸南泉，「如何評價蘇聯經濟建設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1 期（2007），頁 22-27。
- 郭宇春，「簡析俄國對猶太人政策的歷史演變」，**西伯利亞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15），頁 78-84。
- 高麥愛，「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猶太人的政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03），頁 381-383。
-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動機考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6），頁 800-804。
- 梁中芳，「略論 19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學海**，第 6 期（2007），頁 97-101。
- 梁中芳，「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歷史探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5 期（2006），頁 201-205。
- 劉心華，「蘇聯境內猶太人的問題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25 卷第 7 期（1986），頁 80-98。
- 盧倩儀，「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第 12 期（2006），頁 209-261。

- 羅愛玲，「移民的經濟學思考—以前蘇聯猶太移民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為例」，*世界經濟研究*，第 8 期（2005），頁 80-85。
- 譚靜，「俄國猶太人問題的由來和發展」，*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第 7 卷第 3 期（2007），頁 48-51。

中文學位論文

- 肖瑜，「對蘇聯支持以色列建國原因的歷史考察」，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
- 宋永成，「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悲劇」，陝西師範大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 周克宣，「俄國德意志人之研究—遷入、流放與回歸」，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 唐梧耿，「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猶太移民潮之研究」，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6）。
- 郭宇春，「俄國猶太人研究（18 世紀末～1917 年）」，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 陳曉宜，「報社記者抵抗資源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2006）。
- 梁中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猶太移民問題的歷史考察」，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

中文網路資料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1918年蘇俄憲法」，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ussia-19180710.htm>
(20181210)。

中華網，「勃列日涅夫時代：在笑話中和蘇聯一起陷入泥潭」，中華網，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ma299z.html> (20190320)。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
(20181126)。

瓦爾特·胡巴奇，「4月5日第41號指令(東線作戰)」，戰史資料，

http://warstudy.com/history/world_war/hitler_orders/041.xml (20190105)。

列寧，「中國的戰爭」，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0012.htm>
(20181126)。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506-07/index.htm> (20181127)。

列寧，「怎麼辦？」，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03.htm> (20181127)。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10-12.htm>
(20181127)。

列寧，「關於民族政策問題」，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040406.htm>
(20181128)。

列寧，「民族問題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306.htm>

(20181128)。

每日頭條，「二戰時蘇聯游擊隊是歐洲最強大的人民武裝 德軍損失 150 萬」，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5o9k3r.html> (20190101)。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幫會」，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 (20181128)。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606> (20180929)。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090/> (20180929)。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1089/> (20180929)。

滙感百科，「原蘇聯出入境管理辦法概況」，滙感百科，

<http://www.hgzz.net/baike/91020.html> (20190213)。

英文專書

Altshuler Mordechai, *Soviet Jew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Praeger, 1987).

Beckerman Gal, *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0).

Brent Jonathan & Naumov Vladimir,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London: John Murray, 2003).

Baron Salo, *The Russian Jews Under Tsars & Sovie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Chamberlin William, *Russia's Iron Age* (Whitefish: Literary Licensing LLC, 2012).

- Dold Donna, *Soviet Jewry: U.S. Policy Consideration* (Washington: Congression Research Service, 1985).
- Eckart Dietrich, *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 A Dialogue Between Adolf Hitler and Me* (Hillsboro: National Vanguard Books, 1999).
- Eckman Lester, *Soviet policy towards Jews and Israel, 1917-1974* (New York: Shengold Publishers, 1974).
- Fischl Viktor, *Moscow and Jerusalem: Twenty years of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7-1967* (London: Abelard-Schuman, 1970).
- Francis David, *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1916-1918* (New York: C. Scribner, 1921).
- Gilbert Martin, *The Jews of Russia: their history in maps and photographs* (Oxford: Merton College, 1976).
- Gitelman Zvi, *Jewish Nationalities and Soviet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Hitler Adolf, *My Struggle* (Scotts Valle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6).
- Kimche Jon & Kimche David, *Both sides of the Hil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0).
- Kochan Lionel,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halidi Walid, *Palestine Reborn* (New York: I.B. Tauris, 1992).
- Katsenelinboigen Aron, *The Soviet Union: Empire, Nation and syste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 Krammer Arnold, *The forgotten friendship: Israel and the Soviet Bloc, 1947-1953* (Illiniu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 Korey William, *The Soviet Cage: Anti-semitism in Russi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 Lauterpacht Hirsch,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Stevens, 1950).
- Lustinger Aron, *Stalin and the Jews: The Red Book: 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Jews and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New York: Enigma, 2003).
- Levin Nora, *The Jews in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New York:I.B. TAURIS&Co Ltd, 1988).
- Laqueur Wal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59).
- Mackenzie David & Curran Michael, *A History of Russia and Soviet* (New York: Dorsey Press, 1984).
- Muller Jerry,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inkus Benjamin, *The Jews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Rosenberg Alfred, *The Myth of the 20th Century* (Lutterworth: Black Kite Publishing, 2017).
- Rapoport Louis, *Stalin's War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 Ro'I Yaacov, *Soviet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1954*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0).
- Simon Gerhard,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 Shindler Colin, *Exit Visa: Detente, Human Rights and the Jewish E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U.S.S.R.* (London: Bachman & Turne, 1978).
- Salitan Laurie,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Sawyer Thomas, *Jewish Min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Sanders Thomas, *Historiography of Imperial Russia: The Profession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London: M.E. Sharpe, 1999).

Vaksberg Arkadi,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Yosef Govrin, *Israel-Soviet relations: 1964-1966* (Jerusalem: Hebrew Univ Jerusalem, Soviet & East European Res Center, 1978).

Zaxlavsky Victor & Robert Brym, *Soviet-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83).

英文期刊

Cullen Robert, "After the Summit: Soviet Jewry,"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15 (1986), pp. 252-269.

Churchill Winston, "Zionism versus Bolshevism: 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Jewish People," *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 (8 Feb, 1920), p. 5.

Fullerton Kemper, "Zionism,"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4 (1917), pp. 313-335.

Gitelman Zvi, "Glasnost, 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1991), pp. 141-159.

Goldenweiser Emanuel,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Jews in Russia," *Taylor & Francis group*, Vol. 9, No. 70 (1905), pp. 238-248.

Weber Mark, "The Jewish Role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s Early Soviet Regime,"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Vol. 14, No. 1 (1994), pp. 4-22.

英文網路資料

Brook Kevin, "Are Russian Jews Descended from the Khazars?,"

<http://www.khazaria.com/khazar-diaspora.html>, Accessed: Nov 3, 2018.

Danilenko Vladimir, "The Beilis Case Papers, "

<https://www.bsb-muenchen.de/mikro/lit471.pdf>, Accessed: Nov 5, 2018.

俄文專書

Амальрик Андрей, *СССР и запад в одной лодке* (London: OPI, 1978).

Арбатов Георгий, *Дело. Ястребы и голуб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1998).

Будницкий Олег, *Российские евреи между красными и белыми (1917-1920)*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Будницкий Олег, *Евре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Гешарим, 1999).

Брент Джонатан и Наум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Проспект, 2004).

Борщаг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обвиняется кровь*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1994).

Ваксберг Аркадий, *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евреев: секреты страшной эпохи* (New York: Liberty Publishing House, 1995).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7 декабря 1926 г., *Вып. 5: Возраст и грамотно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часть РСФСР.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СР.* (Москва: ЦСУ СССР, 1928), С. 75.

Дубнов Семён, *Книга жизни* (Москва: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 гешарим, 2004).

Дикий Андрей, *Евреи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Книга, 2010).

Дякин Валенти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ЛИСС, 1998).

-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еннадий,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еннадий,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4).
- Копелев Лев, *о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New York: Khronika, 1978).
- Млечин Леонид,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Израиль* (Москва: Яуза, 2005).
- Млечин Леонид, *Иосиф Сталин—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йля* (Москва: Яуза, 2006).
- Наумов Владимир,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 Платонов Олег,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итянин, 1996).
- Шуб Дави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и 1850-ых—1920-ых гг.* (Москва: Новый Журнал, 1969).

俄文期刊

- Исаев Гумер,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48-1951 гг.,”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 Vol. 3 (2006), С. 114-130.
- Медведев Жорес,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Vol. 1 (2003), С. 78-86.
- ПРАВДА, “Подлые шпионы и убийцы под маской профессоров-врачей,” *Правда*, 13/1/1953.
- Эренбург Илья, “По поводу одного письма,” *Правда*, 21/09/1948.

俄文網路資料

Мировалев Мансур, “Московский музей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еврейских корнях Ленина,”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https://inosmi.ru/history/20110524/169790051.html>, Accessed: Jan 6, 2018.

Награды России,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http://ordenrf.ru/geroi-rossii/geroi-sssr/>, Accessed: Jan 1, 2019.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я. Евреи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 в.,”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general/15440/>, Accessed: Nov 3,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1503/>, Accessed: Nov 16,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УНД,”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movements-parties/10791/>, Accessed: Nov 16,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1917–2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5/#01>, Accessed: Dec 8,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22–41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6/>, Accessed: Dec 9,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атастрофа,”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7/>, Accessed: Dec 29, 2018.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state-and-anti-semitism/10244/>, Accessed: Jan 4, 2019.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45–53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8/>, Accessed: Jan 13, 2019.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е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1953–67 гг.,”

<https://eleven.co.il/jews-of-russia/history-in-ussr/15419/>, Accessed: Feb 4, 2019.